



READERS

读者®

人言有多可畏

古城卫士

有多少人还能回到童年住的房子



ISSN 1005-1805



9 771005 180158



扫描二维码 关注《读者》

2017·8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637期 四月下



春 天

◎冯骥才

春天不是一种气象或景象，而是一种生命的状态。正如夏天的张扬，秋天的成熟，冬天的安闲，都是生命的状态。春天是生命的勃兴。

从这一理解来看，那种对春天青山绿水、万紫千红的描述，不是过于表面与浅显，或只局限于视觉吗？

在描写春天的古诗中，我最喜欢韩愈的“二月初惊见草芽”。这一句是对春天惊人的发现，写尽了春天的勇气和蓬勃，实际上也是在写生命的勇气与蓬勃。

春天是生命核子的大爆炸时期。巨大的生命能量无穷无尽地散发出来，勃发之力势不可当。

春天告诉我们什么是生命的本质。

这样，我的笔饱含着的不是墨彩，而是充沛的生命元气。下笔时，流畅、自由、鼓胀、勃发，好像还有一种光芒闪闪地放散出来。 ❁

（张建中摘自《广州日报》2017年2月3日）

春风杨柳万千条
傅抱石



卷首语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王永生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恢

副社长 侯润章 袁勤怀 任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主任 张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陈天竺

编辑 贾真 李霞

马逸尘 南衡山

美术编辑 刘全键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焱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胡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任 王伟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进 (010)64701208

经理(兰州) 周丹 (0931)8773170

目录 2017年第8期

文苑

【卷首语】 1 / 春天 冯骥才

【文苑】 4 / 一场决斗 莫泊桑

10 / 人言有多可畏 韩少功

34 / 炕和猫 张炜

58 / 朗诵记 北岛

【书林一叶】 60 / 草坪是如何征服人类的 尤瓦尔·赫拉利

【诗帖】 72 / 黎明 海子

人物

【人物】 14 / 古城卫士 陈全忠 二向箔

22 / 旅行家 毛旭

【名人轶事】 45 / 齐白石的童心 汪曾祺

社会

【杂谈随感】 9 / 鸚哥与赛鸽 张大春

13 / 磕头听来真故事 梁冬

26 / 残酷的选美 梁文道

38 / 考试和马拉松 薛涌

52 / 不通人性的机器 方可成

【话题】 20 / 有多少人还能回到童年住的房子 鞠白玉

【警世钟】 18 / 最丑的风景是人 老边

【社会之窗】 46 / 什么在悄然影响人生 子非鱼

人生

【人世间】 40 / “赌”出的骨气 梧桐雨

【人生之旅】 7 / 皮箱与柿子 尤今

48 / 练摊儿 梁晓声

63 / 掉了三回泪 谢添

【婚姻家庭】 69 / 荷西的开关 三毛

【两代之间】 28 / 被嫌弃的我的前半生 慕荣

31 / 梦中的父亲 南派三叔

【青年一代】 50 / 小镇出来的孩子 路明

生活

【心理人生】 35 / “老”男人 侯文咏

61 / 抛低球 罗伯特·西奥迪尼

【经营之道】 30 / 一秒钟换角色 吴建雄



首届
国家期刊奖



第二届
国家期刊奖



第三届
国家期刊奖



双高期刊

(总第637期) 四月(下)

生活

【品位】 54 / 从容笑看风景 百合

【乐活】 32 / 百岁的青春模范 陈璇
39 / 好吃勤做 章诒和

文明

【在海外】 64 / 巴黎絮语 于坚

【风情录】 8 / 我住翡冷翠 黄永玉

【知识】 66 / 怎样看懂一张照片：西装与照片 约翰·伯格

【历史一页】 44 / 马丁·路德·金为啥争自由 黄昉萼

【文化茶座】 12 / 独立与抱团 郭恺迪
62 / 鸿蒙初开踏青时 邓康延

【史海拾贝】 68 / 尼克松保镖吃烤鸭 萨苏

悦读

【幽默小品】 19 / 两难 易中天

【言论】 17 / 言论

【漫画与幽默】 36 / 漫画与幽默

【话与画】 24 / 唤醒心灵

【影像】 56 / 如果那时年轻

点滴

【意林】 43 / 菜单与盛宴 安东尼·德·梅勒
43 / 穿衣 静水
43 / 上帝要借你的手 保罗·科埃略
43 / 想象力 至善

【点滴】 23 / 天才的眼睛 明前茶
27 / 十九岁以下的誓言才美丽 王鼎钧
35 / 路边狗 切斯瓦夫·米沃什
49 / 扑满哲学 黄永武
53 / 自己的闹铃 赛斯·高汀
53 / 劝戒 山下英子

【智趣】 63 / 找金币

互动

【互动】 70 / 全国中学生原创征文比赛
71 / “《读者》光明行动”(47)

艺术

【封面】 媗(摄影作品)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www.duzhe.com

《读者》微信 duzheweixin

《读者》微博 @读者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Web版 通过读者网订购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10659000

《读者》手机杂志发送短信KTDZB到
1065808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读者微信



读者书房



读者iOS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玉榕律师事务所

(0931)8177627转8122

本刊部分文章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 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 100050, 电话: 010-65978917, 传真: 010-65978926, E-mail: wenzhuxie@126.com。

《读者》(盲文版) 《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 定期出版



文苑·文苑

一场决斗

◎〔法〕莫泊桑

◎李青崖 译





战争结束了，普鲁士军队仍旧驻扎在法国，法国张皇得如同一个失败的角力者被压在得胜者的膝头下面一样。

从那座精神错乱、饥饿不堪且令人百般失望的巴黎市里，头几列火车出发了，开向新定的国界去，慢吞吞地穿过好些村落和田园。初次旅行的人都从列车窗口里注视着那些完全成了颓垣败瓦的小村子。每逢列车经过城市的时候，大家就看见整团整团的普鲁士兵在广场上操演，尽管有列车轮子的喧闹声，但是他们的口令声竟一阵阵传到列车里。

杜步伊先生在巴黎被围的整个时期中，一直在城里的国民自卫军服务，现在他乘列车到瑞士去找他的妻子和女儿——在敌人入侵以前，为了谨慎起见，她们母女俩早已到了国外。

杜步伊本有一个爱好和平的富商式的大肚子，围城中的饥馑和疲乏并没有使它缩小一点儿。从前对于种种骇人的变故，他是用一片悲恸的忍耐心和好些批评人类野蛮行为的牢骚话去应付的。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他到了边界上，才第一次看见好些普鲁士人，虽然从前在寒冷的黑夜里，他也尽过守城和放哨的义务。

他现在既生气又害怕地向这些留着胡子、带了兵器、把法国当老家住着不走的人细看。后来，他心灵上感到一阵衰弱无力的爱国热情，同时，也感到那种迫切的需要，那种明哲保身的新本能。

在客车的那个车厢里，还

有两个来游历的英国人，他们用宁静而好奇的眼光观察着四处。这两个人也都是胖子，他们用本国话谈天，有时候打开他们的《旅行指南》高声读着，并尽力辨认那些标在书上的地名。

忽然，列车在一个小城市的车站停住了，一个普鲁士军官，在佩刀和客车的两级踏脚板相触的巨大响声里，从车厢的门口上了车。他的高大身躯被紧紧裹在军服里，胡子几乎连到了眼角。下巴颏的长髯红得像是着了火，上唇的长髯须的颜色略微淡些，分别斜着向脸的两边翘起，脸好像被分成了两截。

那两个英国人开始微笑着端详他，杜步伊先生却假装看报，没有去理会。他不自在地坐着，仿佛是一个在警察对面坐下的小偷。

列车又开动了。两个英国人继续谈天，继续寻觅着当日打过仗的确切地点。后来，他们当中有一个忽然举起胳膊，当他向远处指点一个小镇的时候，那个普鲁士军官伸长了他那双长腿，身子在座位上向后仰着，他用一种带口音的法语说：“在那个小镇里，我杀死过12个法国兵，俘虏过200多个。”

他又说：“那些法国小子，我狠狠揪他们的耳朵。”

后来他瞧着杜步伊先生，同时在胡子里露出骄傲的笑容来。

列车前进着，经过好些始终被普鲁士兵占据的村子。

普鲁士军官伸出一只手

说：“倘若我担任总司令，早就攻克巴黎了，那就会什么都烧掉，人都杀掉。再不会有法国了！”

两个英国人出于礼貌，简单地用英语答应了一声：“Oh! Yes!”

他却继续往下说道：“20年后，整个欧洲，整个，都要属于我们了。普鲁士，比任何国家都强大。”

两个担忧的英国人再也不答话了。他们那两张脸在长髯之下，像是蜡做的一样，绝无表情。这时候，普鲁士军官开始笑起来。他讥笑那个被人制伏的法国，侮辱那些业已倒下的敌人；他讥笑奥地利——往日的战败者；他讥笑法国各地激愤而无效的抵抗；他讥笑法国的国民自卫军，那些无用的炮队；他声称俾斯麦将要用那些从法国夺来的炮去造一座铁城。末了，他忽然伸出了那双穿着长筒马靴的脚，靠着杜步伊先生的大腿，杜步伊先生却把眼睛避开，连耳朵根都是绯红的了。

两个英国人仿佛对什么都漠不关心，俨然他们已经回到自己的国家，远离了世界上的种种喧闹。普鲁士军官抽出自己的烟斗，瞧着这个法国人说：“您身上没有带烟吗？”

杜步伊先生答道：“没有，先生！”

普鲁士军官接着说：“等会儿车子停了的时候，请您去给我买点来。”他又笑了起来，“我一定给您一份小费。”



列车呜呜地叫了，速度渐渐降下来，列车在一座被火烧毁的车站前经过，随即完全停住了。

普鲁士军官打开车厢的门，随即抓住杜步伊先生的胳膊，对他说：“您去替我跑腿吧！快点，快点！”

有一队普鲁士兵在这车站上驻防，还有好些，沿着月台上的木栅栏外面站着看。这时，车头已经呜呜地叫起来，准备开车了。突然，杜步伊先生向月台上一跳，任凭站长做了好些手势，随后他连忙跳进这列火车的另一个车厢里。他独自一个人了！他解开马甲的扣子，心跳得厉害，他喘着气去擦额上的汗。

列车又在另一个站停住了。那个军官忽然在杜步伊先生所在的车厢门口出现并且进来了。随后，那两个被好奇心驱使的英国人也上来了。那个普鲁士军官在杜步伊先生的对面坐下，始终带着笑容：“您刚才不肯替我去跑腿。”

杜步伊先生回答：“不肯，先生！”

列车又开动了。

普鲁士军官说：“那么我剪您的胡子来装进我的烟斗吧。”

于是他向着杜步伊先生的脸伸过手去。

普鲁士军官已经抓住他嘴唇上的一撮胡子拔起来，在这当口儿，杜步伊先生只反手一下就托起了普鲁士军官的胳膊，抓住了他的脖子，把他推倒在座位上。接着，杜步伊先生气得发狂了，鼓起腮帮子，

睁圆两只冒火的眼睛，一只手始终扼住对方的脖子，另外一只手握成拳头，怒不可遏地向对方脸上打个不停。普鲁士军官猛力挣扎，想去拔刀，想箍住这个压在自己身上的对手。但是杜步伊先生用自己那个大肚子压住了他，并且打着，不住手，不停歇。血出来了，那个脖子被扼住的普鲁士军官只是干喘，咬牙切齿，极力想推开那个气得发狂、对他乱打的汉子，但是毫无用处。

两个英国人为了看得清楚一些，都已经站起来并且走到跟前来。他们满腔的快乐和惊奇，准备从这两个打架的人当中各选一个，来赌胜负。

最后，杜步伊先生被这样一个劲儿的死斗弄乏了，他忽然站起来，一言不发地重新坐到原来的座位上。

那个普鲁士军官由于惊惶和疼痛，一时摸不着头脑，所以并没有向杜步伊先生扑过来。在缓过气来之后他才说：“倘若您不肯用左轮手枪来和我决斗，我就要宰掉您！”

杜步伊先生回答：“只要您愿意，我完全同意。”

普鲁士军官接着说：“我们立刻就要到斯特拉斯堡了，我可以找两个军官来做公证人，在这趟车子离开斯特拉斯堡以前，我想是来得及的。”

像火车头一般呼啸的杜步伊先生，对那两个英国人说：“您两位可愿意替我做公证人？”

他们俩齐声用英语回答：“Oh! Yes!”

列车停住了。这位普鲁士军官找来了两个带着左轮手枪

的同事，于是这一干公证人都走到了城墙底下。

两个英国人不住地拿出表来看，加快了脚步，匆匆地预备一切，他们怕的是耽误时间，赶不上坐原车。杜步伊先生从来没有用过手枪，现在却被公证人牵到一个和对手相距二十步的地方。有人问他：“您准备好了吗？”

他回答：“准备好了，先生。”同时看到那两个英国人中间的一个已经撑开了雨伞来遮阳光。

一声令下：“放！”

杜步伊先生不等瞄准，信手放了一枪，然后莫名其妙地望见那个站在他对面的普鲁士军官摇晃了一两下，接着就伸起两只胳膊，直挺挺地扑倒在地上了。杜步伊先生已经打死了他。一个英国人大喊了一声。这声音因为喜悦，因为好奇心被满足，又因为快活得沉不住气而发抖。另一个英国人本来始终握着自己的表，这时候挽起杜步伊先生的胳膊，拉着他向火车站走。

他们三个人都是大肚子，并成一排快步向前跑，仿佛是三个滑稽角儿。

列车开动了。他们都跳到了车上。这时候，两个英国人都摘下他们头上的旅行小帽举在空中，欢呼起来。

随后，他们轮流庄重地向杜步伊先生伸出右手，握手之后转过身体，然后一个挨一个地坐下。

（留痕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一书，本刊有删节，李晓林图）



从义乌搭乘火车到上海，历时三个小时。

从来不把购物当作旅游重点活动的我，来到义乌后，却抵制不了诱惑，一头扎进商品海洋里，大买特买，原本携带的两只皮箱装不下，只好另外买了一只超大的箱子。上了火车后，才知道“累赘”两个字怎么写。把两只较小的箱子放到头顶上的行李架上，那只超大的皮箱，只好硬塞在座位旁边的空间里——那个空间，原本是让乘客伸展双腿的。

刚把一切安顿好，上来了一对日本夫妻，手拿着车票找座位，来到我们面前，对了对号码，他们的座位正是对着我们的。一看到挤在座位旁的大行李，他们便露出了极端不满意的神情。

他们指着那件行李，叽叽咕咕地说了一大堆话，我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嫌那件行李占据了应该属于他们的空间。语言不通，我只好通过手势“说出”困境——头顶上的行李架实在承受不了这件行李的体积和重量呀！他们虽然明白了，可是，脸却像一块铁，沉沉地坠着。

对着眼前这两张好像被火烤焦了的脸，可真辛苦啊！我心想：三个小时的行程呢！不过，理亏的是自己，又有什么办法呀。

火车在奔驰，我们为了避免四目相对的尴尬，都极不自然地把脸扭向一边，假装看窗外的风景。我的脖子因为长时间扭向一个方向，变得有点酸痛了。

就在这时，我想起

皮箱与柿子

● 尤今

了前一天在义乌市场购买的四个柿子。

这柿子，皮极薄，红似火，饱满亮滑。我把它们从手提袋里小心翼翼地取了出来，将其中两个特大、特圆、特饱满的，递给他们。

他们惊了一下，原本紧紧绷着的脸，出其不意地松懈了，还慢慢地注入了一点笑意，然后，两个人齐齐伸出双手来接，以日语说道：“谢谢啊，谢谢！”

僵持的气氛，全然扭转了。两张硬硬的脸，变成了两团软软的棉花糖。

他们一边吃一边竖起拇指称赞，甜甜的汁液自嘴角淌出。

过了不久，有服务员前来兜售橘子，他们一买便是四包，投桃报李，送了两包给我们。

大家高高兴兴地剥着橘子吃，金黄色的橘子皮，化成了浮动在空气里一圈圈美丽的光晕，我们在氤氲的橘子香里对视、微笑。

少顷，他们从皮包里掏出了一本袖珍字典——是日语和中文对照的——翻开来，指着一些日常用语，虚心地向我讨教汉语的发音。我起劲

地教，他们开心地学，有些卷舌音，他们怎么也无法发出准确的音，边学边笑，大家笑得几乎岔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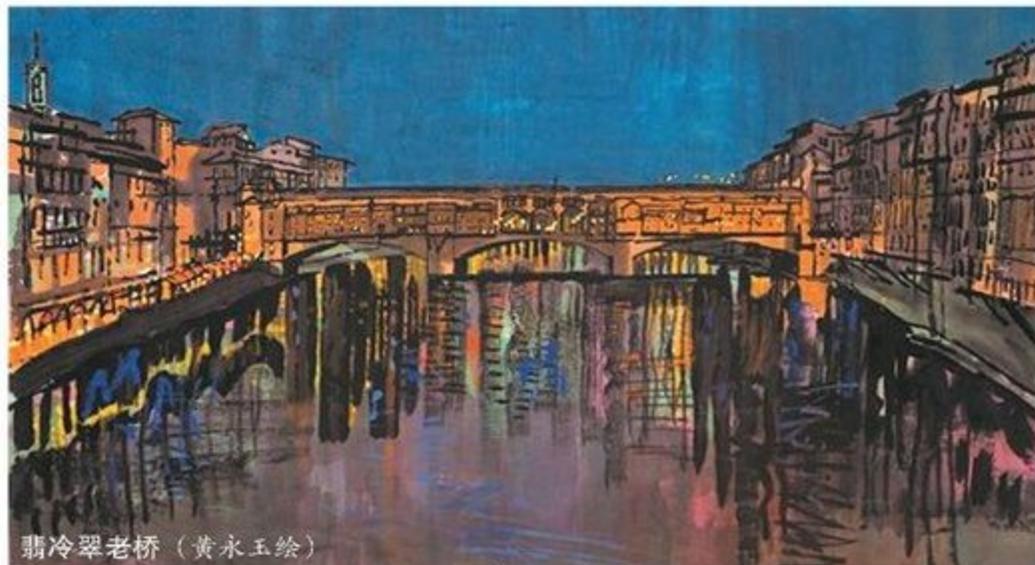
火车抵达上海后，夫妻俩见我们行李超多，自告奋勇地帮我们那个累赘的大皮箱一步一步地拖下火车去。

站在绚丽的阳光下，他们用蹩脚的汉语喊道：“再见，再见！”

那声音，蕴含着甜甜的笑意。

（张秋伟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文，李 旻图）





翡冷翠老桥 (黄永玉绘)

我住翡冷翠

●黄永玉

皮耶托和路易奇是一对兄弟，哥哥八十多岁，弟弟也将近八十岁。

莱颇里两排房子的尽头还有一排横着的房子，我就住在左边的一层。两排房子之间是一个小广场，有树，还有一个斜坡通到小河边。每天下午三点左右，老太太和老头子各搬一把椅子聚集在树荫下，交换着当天的新鲜事儿。

皮耶托和路易奇有各自的家，他们大清早起来总要到邻近的咖啡店去喝一杯浓咖啡。喝咖啡事小，跟街坊碰碰头才是意义所在。

这两兄弟的日常生活按照时钟拍子进行。皮耶托是工程师，退休了，每天在花园里进进出出，满身是泥土，让做弟弟的佩服得不得了。皮耶托还从海边运来许多贝壳，在花园的墙上、柱子上、花坛上和葡萄架上，把能贴贝壳的地方都贴上了贝壳，并且钉上一块“贝壳花园”的牌子，上面的字也是贝壳拼出来的。

有一天，我跟路易奇说，

想请他们夫妇俩来我们家喝下午茶，也麻烦他代邀他的哥哥和嫂子。当天来了弟弟夫妇俩，却没有看见哥哥夫妇俩。

“你告诉他了吗？”

“说了，只是你们没有亲口说，他拿不定主意。”

“那我去找他！”女儿说。

不一会儿，她真的把皮耶托带来了。他穿着隆重的礼服。

下午茶结束，女儿送了他们每人一包点心。皮耶托慢吞吞地出门，从窗口处，我们看见他正跟坐在树荫下的老人家打招呼，皮耶托捏着点心袋的

手放在背后，只用一只手打手势。他大概是在介绍在我们家喝茶的情形，说得很仔细，还不时回头指指我们这边。在意大利，手势是世界语言，谁都看得懂。有人说，如果砍了某个意大利人的双手，他便会成为一个哑巴，什么意思也表达不出来。

皮耶托背着手和老人家告辞，当他走过人群时，急速地把捏点心袋的手转到前面。我不相信那些老太太发现不了他的秘密，接下来的话题便会是皮耶托藏在背后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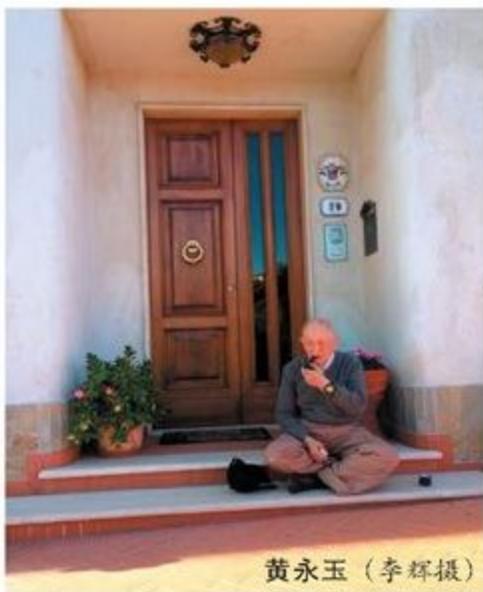
意大利人的有趣之处不能不令人叫绝，他们一方面反对战争，另一方面又出兵，还向伊拉克提供大批能回应电波的木头。假飞机整齐地排在飞机场，让美国人在开战初期浪费了大量炸弹。意大利人大声嚷道：“这不是真飞机，只不过把一些儿童玩具做得稍微大些而已！我们做的是玩具生意！”

意大利倒是真出了一些兵——空军和海军，在电视上可以看到难舍难分的离别场面。而意大利老百姓仍然从容地过着意大利式的生活。

空气那么好，树那么绿，云那么潇洒。皮耶托、路易奇兄弟每天早上仍然上咖啡店喝一小杯浓咖啡，侍弄他们的花园，老太太和老头子下午三点后坐在树荫下继续他们马拉松式的聊天。

除了艺术，我看意大利人没有一样是认真的。

（栗子树摘自作家出版社《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一书）



黄永玉 (李辉摄)



北宋僧人文莹《玉壶清话》里的一则小故事流传至今。

故事说的是东南吴地有一位大商人段某，养了一只极聪明的鸚鵡，能背诵《心经》、李白的《宫词》，客人来了，它还会唤茶，与来者寒暄，主人自然是加意疼惜宠爱。段某忽然犯了事，被关进牢里半年才被放回来，一到家，就跑到笼子前问：“鸚哥，我入狱半年出不来，早晚只是想你，你还好吗？家人按时喂养你了吗？”鸚哥答道：“你被关了几个月就不能忍受，跟我这经年累月在笼子里的比起来，谁更难过呢？”

段某闻听此语，大为感动，遂道：“我会亲自送你回你的旧栖所在的。”果然，段某专程为鸚哥准备了车马，带着它千里闯关，来到秦陇之地，然后打开笼子，哭着把鸚哥放了，还祝福道：“你现在回到老家了，好自随意吧。”那鸚哥整理了半天羽毛，似有依依不忍离去之情。

后来有人说这鸚哥总栖息在最接近官道的树上，凡是有口操吴音的商人经过，便来到巢外问：“客人回乡之后，看到我的段二郎了吗？”有时还会吐露悲声：“若是见着了，就说鸚哥很想念二郎。”

这个故事说的不只是生命对自由的渴望，也说出了生命对囚禁的依恋，甚至还可以这么看：对自由的渴望与对囚禁的依恋也许是一回事。

“人生八苦”之说俗矣！“八苦”之中有“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实是一理，大约描摹出为情所苦的滋味：愈是处于分离之际，愈是爱恋难舍；愈是朝夕聚合，愈是易生怨憎；愈是不能尽为己有，愈是求心炽烈。“围

城”或“鸟笼”被看作婚姻之隐喻，钱钟书反复申说，今人也耳熟能详了。而在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里，曾名之曰“彼岸意识”，谓人身在一境，辄慕他方，总觉得“对岸”的风景殊胜。换用俚语述之，则说“这山望着那山高”，显然不只是视觉的问题。

小说家黄春明有一个常挂在嘴边却始终未写出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养了好几笼赛鸽的人，特别哀情且寄望于甲、乙二鸽，日日训练群鸽飞行时也独厚此二禽。唯甲鸽善飞而较温驯，乙鸽亦矫健而较野僻。大赛之日，甲鸽一去便没了踪影，倒是乙鸽比预期的时间早飞回来一两个小时。眼看就要赢取大奖，偏偏主人与这乙鸽的情感不若与甲鸽那样密迩，乙鸽逡巡再三，就是不肯回笼。主人只有一个法子：开枪射杀之，取下脚环，前去领奖。然而若是这样干了，一只可以育种的冠军鸽也就报销了。若不及时取下脚环，这养鸽之人多年来的心血也就白费了。两难之下，他会做出什么决定呢？

黄春明在此岸，观彼岸；至彼岸，又窥此岸，总觉得另一个结局比较好。既不能决，就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揭之以为小说

立旨布局之难，却被也写小说的楚卿听了去。楚卿先给写出来了，也发表了——以赛鸽喻之，脚环没取下来，让别的饲主捷足先登了。

人生不可逆，唯择为难。行迹在东，不能复西。王国维“人生过处唯存悔”之句，将“挂一漏万”的懊恼，将对“生活在别处”的倾慕，说得多么透彻——显得他自己对的下句“知识增时只益疑”反而境界逼仄，落于下乘。

（李金锋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章自在》一书，连培伟图）



鸚哥与赛鸽

◎张大春



人言有多可畏

●韩少功

从前有一个张家，时运不济，父亲早故，又遭火烧与水淹，家里穷得叮当响。这一家有三个儿子，都长得虎头虎脑，眨巴着可爱的大眼睛。但母亲掐指一算，全家收入只够一个人上学，于是狠狠心，将机会给了老大。

“你记住，”母亲在村口送别老大时说，“全家勒紧腰带供你一个。你在城里好好读书，若有出头之日，不要忘了两个兄弟。”

老大咬住嘴唇，点了点头。

留下来的老二、老三虽然有些失落，偷偷叹一口气，但也没有多言。他们觉得事情别无选择，于是按母亲的安排，一个去种地，一个去砍柴烧炭，都干得十分卖力。他们知道，只有多挣钱，让大哥学业有成，全家才有希望。

如果这个村子里人都穷，大家就会觉得这事顺理成章。不巧的是，这村里居然还有个李家，牛肥马壮，地广田多，还开了榨油坊和染坊，高门大宅里经常飘出肉香。

他家三个儿子都在城里上学，遇到学校放假，便穿着皮鞋、戴着墨镜、哼着小曲回了村。这就有了点麻烦。比方说，他们会对张家的老二、老三说：“你们家只有老大去读书，这事通过民主程序了吗？”

张家两个娃娃茫然不知，面面相觑。

“你们愚蠢吗？不是。你

们懒惰吗？也不是。你们是来历不明的野种吗？更不是。人生而平等。为什么你家只有老大读书，而你们在这里做牛做马？多不公平啊！”

张家老二说：“我们家没那么多钱……”

“没钱就可以什么都不讲了吗？天外奇谈！是可忍，孰不可忍！要是把你家老大读书的钱拿来平分，你们至少可以穿上皮鞋。”

张家老三说：“妈说，皮鞋没有布鞋好……我家与你家不同……”

“是不同，但最大的不同，是你们缺乏独立思考，总觉得爹妈放的屁也是香的。就凭这一条，你们活该一辈子受穷。”

“启蒙者”恨铁不成钢，摇头叹气地走了。

张家老二倒没什么，只当一阵风过耳。倒是老三有点动心，他一直暗中羡慕李家少爷们的皮鞋。

想到伤心处，他不好好砍柴烧炭了，不但对母亲拒交炭款，而且成天闹着要支钱，要查账，要分家散伙，还有“宁做李家犬，不做张家人”一类恶语，气得母亲火冒三丈，扇了他一记耳光。

事情到这一步，他的委屈更有根据了。他捂着脸去李家诉苦时，“启蒙者”看看他脸上的红肿，都十分同情和愤慨。他们对张家远远投去鄙夷的目光。

一晃好些年过去了。张家老大学业有成，果然有出息，在江湖上打下一片天地，连李家人对他也刮目相看，想同他联手做生意，经常请他吃吃饭、喝喝茶。

老大没忘记已故母亲的嘱托，把两个兄弟接到城里，陆续为他们找到生计，还给他们分别盖了房子。老二很感激，老三却嘟嘟囔囔，对房子并不满意。在他看来，房子不够大，也不够高，特别是样式不时髦，没用上琉璃瓦和大理石板。

何况过去的时光不可追回，一座房子能抵消他多年来砍柴烧炭的委屈和痛苦吗？能抚平他心中的累累伤痕吗？

他相信，如果当年母亲送去读书的是他，眼下他肯定比老大更了不起。

“好日子你一直过着，大好人这下你也做了。”老三对老大冷笑一声，“你又有钱财又有善名，左右逢源，好处占尽啊。”

老大听出话中有语，说不出什么，闷闷地走了。

老大在街上遇到李家三兄弟，黑黑的脸色引起了对方注意，在一再追问之下，只好道出原委。三位老校友都同情他，大有天下精英是一家的深情厚谊。

其中一位大声说：“你怎么这样傻呢！以前我邀你来入股，你不入，要省钱，原来就是要做这些傻事啊！凭什么说



你欠他们的？当初你妈让你读书，肯定是因为你读得好，他们读得赖。退一万步——他们为什么不能自学成才？”

老大支吾：“当年我是读得好一点，但话不能这样说……”

“还能怎样说？人生而自由，自由就是优胜劣汰。谁落后，谁活该；谁受穷，谁狗熊。”

“你言重了，老三今天只是对房子不太满意……”

“那是仇富，想吃大锅饭。”

“我去想办法把房子再做好一点就是，他不就是要琉璃瓦吗……”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啊？你这是保护落后，鼓励懒惰，支持腐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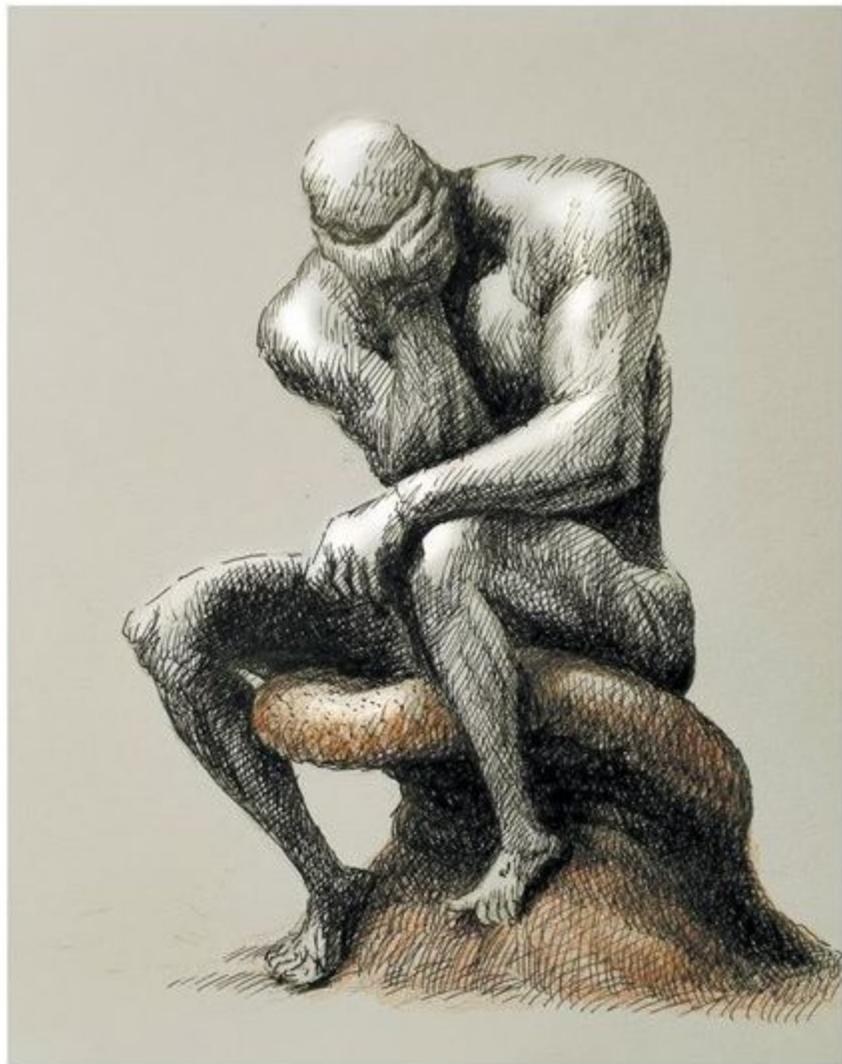
李家三兄弟还说了一大堆，包括人情网，大锅饭，道德理想主义十恶不赦、祸国殃民等等。这些话听上去不无道理，老大思前想后，几天来无心茶饭。

李家人这样说说也就罢了，要命的是张家老大有一个儿子，还未学成立业，就在歌舞厅同李家三位爷混熟，听来听去也动了心，每次回家就埋怨父亲是木瓜脑子，跟不上时代潮流。

这儿子早就不喜欢两个叔叔，觉得这两个臭乡巴佬，特

土气，特笨，特不要脸，简直是血吸虫。如果不是给他们找生计、盖房子，父亲对儿子何至于出手这样小气……

他把李家的说辞照搬一大堆，见父亲仍默然无语、不为所动，便跺着脚威胁：“那好，你既无情，我就不义。你把银行存折交出来，我同你分家，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你还反了？”

“你心里没我这个儿子，我心里就没你这个爹。”

“你姓张，你是张家人，这是你的家！”

“我爱这个家，可谁爱我呢？实话同你说，我明天就到李家做儿子去！”

父亲脸色大变，一时胸堵气结，扇了儿子一记耳光，把

他扇到墙角去了。事情到这一步，儿子的委屈当然更有理由了。

他捂着脸去李家诉苦时，李家三兄弟看看他脸上的红肿，再次表示同情和愤慨。他们再次对张家远远投去鄙夷的目光。

就这样，张家多年来不平静，似乎永远是个问题家庭。

即使张家人后来都富裕了，体面了，出人头地了，但好吃好喝、有说有笑也无法使这一家洗脱历史污名。

连张家一代代后人回忆往事，也觉得脸上无光，也承认往事不堪回首，比方扇耳光，肯定是不文明、不人性的吧——丢人，实在丢人啊；可耻，实在可耻啊。

至于李家以后的情况，我不知道，只能按下不表。我当然希望李家不要出现困境，不要发生火灾或水灾，不要遭遇癌症和瘫痪，不要有人

吸毒与坐牢……总之，我希望这一家诸事顺遂，洪福齐天，财务状况永远良好，千万不要出现多个孩子只有一份学费的现象，否则我不知该对他们怎么说了，更不知该对张家人反过来对此会怎样启蒙和拯救了。

（张建中摘自微信公众号“十点读书”，邝 颢图）



独立与抱团

◎郭恺迪

上周，我和一个德国人大聊一番，他对亚洲文化颇感兴趣，发出了一个让我哭笑不得的感慨。他告诉我，在本科班级里有不少亚洲学生，每次临近考试时，这些亚洲学生总能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关于考试的种种细节：复习大纲、题型、重点、样题甚至编辑好答案的题库。他对此总是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同班的德国学生总是全然不知地从第一页开始复习。

听完这番话，我倒是费解起来：难道他们德国学生就没有学生群这种东西吗？难道考试之前他们就不会试图向学长了解点信息吗？假如一个人认识两个前辈，五个学生认识十个不一样的前辈，这样分头打听打听，不就对考试情况甚至重点有一个大体的把握了嘛！

我的一番见解让他听得两

眼冒光，他叹着气告诉我：“德国学生不会向前辈打听信息，因为那些已经考过试的人是不愿意回答你的问题的。他们会觉得——既然我花了时间和精力去准备这门考试，那你也应该和我一样花时间、花精力。我不想告诉你这些信息，何况我凭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信息？”

我笑出了声，跟他仔细分析起来——分享考试信息又不会让后辈“免考”，信息并不等同于知识，这只是一场考试，并不是让你转让知识或是智商啊！德国朋友频频点头，但面露忧愁，说：“是啊，只是考试而已，可是大部分德国学生还就是不愿意分享这些。”

来到德国已一年，我对德国人的最深印象就是热情和独立。对亚洲人来说，我们更容易在面对未知的挑战时向有经

验的前辈请教、探讨；同时，当我们面对后辈求助时，我们也会尽自己所能提供帮助。

在我们看来，不造成直接利益冲突的信息分享，对于整个群体来说，是利他形式的可持续发展。但对于德国人来说，很多在我们亚洲学生看来是举手之劳、互惠互利的事情，如果你不提出请求，他们很可能根本不予理会；即使你提出请求，他们也极有可能干脆地回绝你，或者在讲一大堆奇怪的限制条件后才答应你。

德国人似乎是两面的，一面是见到大街上拿地图的人就会主动上来询问是否需要帮助，另一面却绝不开口向后辈透露一点点考试信息。相比而言，中国学生群对每一个中国学生个体而言就是一个强大且友善的数据库：哪家保险涨价了，哪家中餐馆有活动了，哪里的医生会说英语，哪门课的教授出题特别刁钻，哪条街道附近出现了可疑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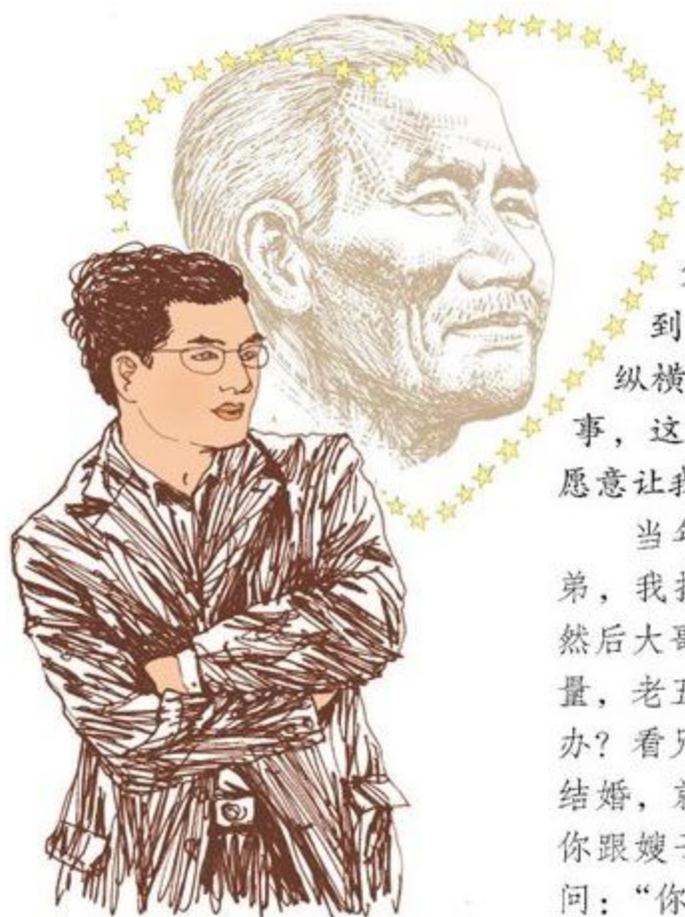
这些德国人需要用真金白银、时间、精力去实际验证的信息，我们在微信群里就可以得到直接的答案。看来是相当方便，我也一度沉溺于这简单易得的快乐。但这次交流让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会不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德国式独立”养成的基础？

我一直在思考，当我们依赖信息共享互助时，我们的确节省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但同时，有多少有趣和独特的体验也被我们“节省”了呢？我们都在说，“吃亏是福，不主动吃亏是明智”“费神是修行，





磕头听来真故事 ●梁 冬



郭生白老先生一辈子做中医，八十几岁时还在讲课，站在讲台上可以讲八个小时，不用话筒，声如洪钟。

我当年拜郭老为师的时候，磕完头，他把我拉到一个房间聊天。他问我：“你想问什么问题吧？”

我认为师父不光是讲大道理的，还是讲生命解决方案的，书里讲的都是大的，小的都是要磕头人家才肯讲的。

不主动选择费神是对自己的善良”……但当我们以理性的大脑选择一条眼前的正路时，是不是也会失去一些体验独立的机会呢？

我想了很久，在短期内我可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德国式独立和亚洲式抱团究竟哪个好？我想，其中的利弊在每个人身上应该不同，并没有绝对

于是，我说：“来一点实际的，师父，你给我讲讲女人到底是什么。”师父老泪纵横，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相信师父是愿意让我讲出来的。

当年我们九个拜把子兄弟，我排行老六。老五死了，然后大哥、二哥他们坐下来商量，老五死了以后，嫂子怎么办？看兄弟里面只有我还没有结婚，就说：“老六，要不然你跟嫂子过吧。”当时老大还问：“你喜欢吗？”我说：“挺好的，嫂子挺漂亮的，人挺好，性格也温和。但是不知道嫂子愿不愿意？”

那个年代，一个女人也不容易，于是他们就去问嫂子愿意不愿意，结果嫂子也愿意。“那好办，大哥做主，大家是拜把子兄弟，老六，你就跟老五的老婆一块过吧。你把她娶了，给人家一个名分。”

我回家思前想后，觉得不能对不起哥，就跟嫂子说：“嫂子，这样吧，这一辈子有

的优劣，有的只是文化与个人价值观念的不同。

至于我，现在仍然无法跳出自己身为中国人群体中一员的身份，无法拒绝那些向我询问出国事宜的学弟学妹，还会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在当地中国学生群里寻求帮助。同时，我仍旧会一边羡慕着德国学生每天

我一口干饭，就绝不让你喝粥，但是我不能对不起哥。”第二天嫂子悬梁自尽。

老先生在那儿哭，我也不知该说什么。等郭老的情绪平复下来，我问：“那您怎么看这件事？”他说：“你得问自己，当时喜欢不喜欢嫂子。如果嫂子喜欢你，你又喜欢嫂子，你当时拒绝，你是真的怕对不起哥，还是怕别人说呢？其实是怕别人说。”

他又说：“人要活在一个真实的自我世界里面，没有真，会很可怜。其实没有多少人关心你最后会怎么样，人家怎么说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两个当事人，她喜欢你，你也喜欢她，她能嫁，你也能娶，有什么不行呢？非要搞到最后嫂子自尽，你遗憾终生，有什么意义呢？”

听完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个师父没白拜，师父把最真的东西告诉了我。

（生如夏花摘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处处见生机》一书，杜凤宝图）

独自一人在食堂吃饭、逛博物馆的淡然，一边开心地陪刚到德国的国内小伙伴注册、找教室。不过，在以后有选择的情况下，我会小心翼翼地尝试一次独自旅行，在没有任何先验知识的情况下！

（闯 闯摘自《中国青年》2017年第2期，喻 梁图）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凝结着乡愁符号的古镇和古村落的建筑与文化风貌或多或少地遭到破坏，有些“乡愁”不明不白地就被拆掉了，导致人们越来越难找到对故土的认知和精神归属。旧城换新貌，但是这新貌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搬硬造的假古董无法激发人们的共鸣，没有对历史、对先民生活的尊重，也就构不成乡愁。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醒，加入到保护家园的行列中来。那些保存完好的古镇和古村落，可以存放人们内心深处对家园的依恋，寄托对诗意栖居的渴望。

被人们称作“古城卫士”“古城保护神”“都市文脉守护者”的阮仪三说：“在发展中守护城乡遗产，留住‘乡愁’，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又不失去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必由之路。”

刀下救平遥

战乱年代，5岁的阮仪三随母亲迁居到老家扬州，这也是他曾祖父、清代大儒阮元的家乡。在那里，阮仪三每天和姐姐一起在私塾读书。

作为家中长子，阮仪三的父亲要求他承担起看守书房的职责。那时候，趴在床上读书的他每天都会听到母亲在窗外呵斥：“仪三，仪三，关灯睡觉了！”而他总是把灯关一会儿，再悄悄打开继续读书。不知不觉，幼年的阮仪三心中埋下了一颗传统文化的种子。

17岁那年，阮仪三报名参加了海军。当兵5年后，阮



阮仪三

古城卫士

◎陈全忠 二向箬

仪三考进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系，师从中国古建筑园林艺术专家陈从周教授。刚进大学时，陈从周主讲“中国建筑”。第一堂课，陈从周看到阮仪三的大名，脱口道：“你是扬州阮家第四代，‘三’字辈的。阮元你了解吗？”

从此，一场师生忘年交拉开序幕。阮仪三开始跟着陈从周编教材、调查古建筑。后来，陈从周不给他们班上课了，仍然把他带在身边。外出调研时，他帮忙提包、做笔记；上课时，他把老师的绍兴话翻译成普通话。通过陈从周，他有幸结识了京城的那些大师，享受他们不时打来的电话：“阮仪三，那里有个好城市，去看看。”

后来阮仪三师从董鉴泓教授，学习中国城市建设史。为

了编写《中国城市建设史》，每年一放暑假，阮仪三便随着老师跑城市、做调查。老师年纪大了跑不动，阮仪三就自己跑。这一跑就是20年，跑了中国100多个城市。无论是古都名城，还是人口较少的城市，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那时候的城市漂亮极了，虽然有些破败，但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江南有水乡的诗情画意，西北则有一座座壮观完整的城墙。”

毕业后的阮仪三留在同济大学教书，但更多的时候他身处挽救古城镇的一线。

20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在现代化的城市设计理念下诞生了一批看似高端又速成的建筑物群。这股强大的“建城”之风所到之处，许多城镇街区纷纷被拆除，速度之快、手段之野蛮，简直史无前例。很多生活在古镇、古村中的居民，甚至这些地区的管理者，对于这些遗存古村镇的价值并没有深刻的认识。殊不知建新拆旧的过程中，被毁坏的历史文化，正是我们的根。

阮仪三曾跟着老师在山西大同沿线做历史城镇调查，那时山西、陕西的城镇，大多保持着唐宋以来的原貌。而时隔10年，阮仪三带学生前往山西做城市规划，此时的平遥，却是一片疮痍。平遥准备在古城中纵横开拓几条大马路，开辟城中心广场，建设新的商业大街。

被这个宏伟计划吓坏的阮仪三，发现古城西部已经开始



动工，100多座明清建筑已被拆毁，城墙也出现了大口子。为了拓宽马路，道路两旁的民居已经被拆除。他强烈要求平遥县政府马上停止这种破坏性建设，以免重做规划为条件，才暂停了施工。回到上海的阮仪三，又紧急借了3000元，利用暑假迅速带领11名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赴平遥，重新制订了一份规划。

惊痛于古城惨状，他马上找到山西省建委，呼吁停止拆除行为，得到的回复是只能停止施工一个月，在这期间要做好规划。阮仪三立即邀请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董鉴泓现场指导，请陈从周先生写出书面意见。为了确保平遥县政府接受这个“不合时宜”的规划，他又将保护古城的规划方案和说明风貌完整的古城价值极高的全部资料直送北京，邀请建设部高级工程师、全国政协城建组组长郑孝燮，文化部高级工程师、全国政协文化组组长罗哲文到平遥考察，以引起山西省和平遥县政府的重视。

那个时候在平遥的日子异常艰苦。阮仪三的学生回忆道：“我们住在平遥县政府招待所，每天晚上要放一杯水，第二天沉淀后，下半部分是黄沙，上面的清水用于刷牙。”因为要重新修缮古城和当时搞开发的规划完全不一样，当地官员认为这是在阻碍平遥发展，对阮仪三和他的团队态度也不好，常常大嗓门嚷嚷。阮仪三却不放在心上，还自费送

当地官员去同济大学参加保护古城的培训。

最终平遥古城被完整保存下来，后来成了世界文化遗产。这段“刀下留城救平遥”的经典故事，也开启了阮仪三“古城卫士”的生涯。

誓死护周庄

周庄，差不多同时被抢救了下来。随着苏南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众多江南古镇面临被拆的危机。阮仪三主动提出要为古镇做保护规划。经过调研，当时江南一带的古镇就有170个。阮仪三一个一个跑。



阮仪三在考察（姜青青摄）

“汽车一响，黄金万两；要想富，先开路。”很多古镇在公路沿线，一开路把老房子都推倒了，把河填掉，把桥拆掉。对于阮仪三的保护规划理念，很多古镇管理者拒绝接受。

阮仪三很痛苦，后来他改变了策略，不再找那些交通沿线的古城镇，转而寻找一些开发意识比较淡泊的地方。当时还很偏僻的周庄，保存着良好的传统民居生态，吸引了阮仪三。他主动提出免费做规划，方案是先保护古镇，然后在古

镇外面发展工厂。

第一次，护镇心切的阮仪三揣着江苏省建委的红头介绍信去了，可当地官员们不买账：“保护古镇就是保护落后，马达响才是硬道理！”“什么规划？蓝图全在我脑子里！”“我们忙得要死，不要你们知识分子来管闲事。”

再去周庄时，他把刚刚拿到的一笔5000元科研经费直接汇到了周庄的账户里。阮仪三知道，如果以牺牲古镇居民的生活质量来保护古镇，便不会长远。于是他和地方政府商量，将门票收入的10%作为古镇保护基金，他用3年时间把周庄古镇的给排水、电力等所有基础设施重新完善。听说北京大地建筑事务所设立了一个“大地农村发展基金”的项目，他马上就提出了申请，并且邀请项目负责人金瓯卜考察周庄，成功申请到相关资金。除了申请资金，他还想尽办法帮助周庄古

镇进行旅游推广，他把论坛开到周庄，把摄影师请到周庄。古香古色的小桥、流水、人家，瞬间吸引了许多外来的游客，周庄的美景就这样由专家、艺术家带到了上海、北京。

周庄成为江苏省第一个卖专业反转胶卷的小镇，有些人开了饭店、旅馆，个体经营转向了旅游业。就这样，人和古镇再次实现了和谐。

周庄的旅游火起来了，苏州市规划造一条从周庄西北侧穿镇而过的柏油大马路。公路

修到镇门口，遭到阮仪三的阻截：“这条路把周庄的古镇格局给破坏了！要在周庄开路，就从我的身上轧过去！”此役以修路人的退缩而告终。

有些当年被他骂得狗血淋头的官员，现在每逢过年过节，还来看他。因为经过规划与保护的古城，实现了可持续发展，比盲目建造商业圈效果好得多。

平遥、丽江、周庄、同里、乌镇、甬直、西塘……这些旅游胜地一到节假日就人满为患，风格迥异的旅游胜地的规划都出自阮仪三之手。阮仪三指导下的古镇相继闻名后，不少人开始登门拜访，邀请阮仪三进行规划。

为确保古镇的保护能够严格按照规划进行，每做一个项目，阮仪三都会安排一个学生全程跟踪。在这样的监督之下，当地政府还是会做出一些让阮仪三哭笑不得的决定。比如，在古镇外兴建了一条商业街，又或者在水乡中间建了一座混凝土的桥……

事实上，阮仪三并不是完全反对新建，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就让他赞赏不已——以现代材质营造苏州清秀的水乡亭台，既保护了整体风貌，又传承了文化。在他看来，建筑与古镇应该留下每一个年代的痕迹，让历史可以读取。

阮仪三推崇的“新旧分开，修旧如故”的规划理念，在国内受到不少阻力，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国际上对他的所作所为表示了认可：阮仪三于2003年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遗产保护委员会颁发的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又在2014年获得美国圣母大学专门针对古城镇保护而设置的“亨利·霍普·里德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学者。

都市文脉的守护者

如今早已过了退休年龄的阮仪三依然致力于文化古城的保护，他每年仍会到全国各地古城进行调查，每年都要花费20万元左右。他笑着说：“我每年调研都要花掉一辆小轿车的钱，而所有的经费都是自己承担。”

至今，阮仪三和老伴仍旧住在同济大学的房子里。不过对于阮仪三来说，房子够住就好，他更着急的是自己做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研究在中国还很不成气候。过了退休年龄后，阮仪三知道自己是在超龄工作，但面对国内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忽视，他觉得重任在肩不能停，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并且重视古迹的保护与修缮。

面对失落的故乡、消亡的古镇，乡愁最终将变成哀愁。“不要再愁了，我们要留住它！”阮仪三说，“我觉得我们这些有古城保护方面知识的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尽心地去发现和保护古城，能保住一个是一个。”于是在漫长的日子里，他带领着学生，跋山涉水地到一些城镇和村落去调研，去发掘那些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城镇和村落。

“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

护基金会”成立后，阮仪三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合作启动了“遗珠拾粹”项目，项目涉及全国100多个城镇，其中已经有30多个成为国家级的名城、名镇。这些工作都很重要，如果不去调查，不去研究，很多遗存就被湮没了。

阮仪三还建立了“遗产保护工作营”，不仅自己亲力亲为，还发动志愿者一起进行遗产保护，传承这项事业，他用这样的方式来收集散落在各处的乡愁。山西新绛古城，正是一个例子。在走访考察中，阮仪三发现了隋唐园林和古建筑，亲自写报告、做规划；另一边，新绛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也开始运作起来，带动青年人一起参与到保护工作中。

这样一个都市文脉守护者，带领一队古城的忠贞卫士，深入无数城镇和乡村，不仅成为区域交流的桥梁和纽带，更以实际行动留住了乡愁。一个个曾经被时光遗忘的地方，用最初的美重新打动着这个世界。

（山儿摘自《莫愁·天下男人》2017年第5期）

过去从来不说宋代建筑、明代建筑、清代建筑，但懂的人一看就知道，因为它们有自己的特征。清代人不会去建明代建筑，明代人不会去建宋代建筑。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建筑。而我们现在仿明清、仿西洋，欧陆风情泛滥成灾，这是文化贫瘠的一种表现。

——阮仪三



每次去 ATM 机取 100 元的时候，点钞的声音都好像要给我几万元一样。

——虚张声势

我妈告诫我，哭的时候先摘隐形眼镜，摘完隐形眼镜就不自觉想要做个面膜，做完面膜涂好眼霜，就会想辛辛苦苦保养好，何苦再哭坏这一切。

——作家张晓晗

整个冬天最对不住的，就是伸出被窝玩手机的那只手。

——真诚道歉

如果一个机器人在工厂做与某个工人同样的事情，我们也应按同等标准向它征税。

——比尔·盖茨认为，税单将是阻止机器人取代人类工作岗位的杀伤性武器

其实全球的政要都不希望希拉里赢得大选，因为那样的话，以后接待各国第一夫人的任务就要交给比尔·克林顿了。

——幸好没当选

睡眠就像是收 33% 的生命使用税。

——你为生命缴多少税

看科幻小说会让自己有前瞻性。

——腾讯董事会主席兼 CEO 马化腾表示，自己喜欢天体物理，喜欢研究宇宙的知识

穷人与平民只差三顿饭，平民与中产阶级只差一套房子，中产阶级与巨贪只差一扇



铁门。

——贫富差距的确不大

办公室里放茶叶的大多数是甲方，放酒的大多数是乙方。

——甲乙分明

八成俄罗斯人有亲缘关系。

——俄罗斯的一项遗传学研究结果表明，83% 的俄罗斯人有不同程度的亲缘关系

艺术作品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

——巴尔扎克

男人的“五分钟到家”和女人的“五分钟就能出门”其实是一个意思。

——所谓“五分钟”

为雨天储备一些饼干吧。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杰里·布朗为 2017 年制定了紧缩性的州预算。他表示，特朗普治下的加州就像遭遇雨天，这种情况下需要“省

钱”，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经济低迷

每次过年，总是收了人家的压岁钱，却还不知道管人家叫什么。

——让人困惑的“年味”

从前我难过的时候，油盐不进，茶饭不思；现在，能一边流泪一边去厨房给自己下碗面，还不忘加俩荷包蛋。

——这就是成长

如果你有“鸭梨”，把它放进冰箱里，它就会变成“冻梨”！

——一个温暖的冷笑话：愿你找到自己的冰箱，把压力变成动力

天真的人，不代表没有见过世界的黑暗，恰恰因为见到过，才知道天真的好。

——三毛

别人或许有许多优势，但我知道怎么赢。

——美国第 45 任总统特朗普

撤除报刊亭是“撕掉了城市的一道文化符号”。

——城市的管理者有没有听到这些声音呢

我不是“网红”，我姓白，我是“网白”。

——白岩松在《万事尽头，终将如意》一书的序言中这么评价自己

（关缘、玉巍、嘉仪等摘）



在刚刚过去的鸡年春节里，接二连三的游客遭殴打、辱骂甚至毁容事件，再一次给丽江贴上了“罪恶之城”的标签。

联系到此前这座小城频频被曝出的“酒托”“黑导”“维护费事件”“罢市事件”……丽江，这个大众眼里曾经的诗意的远方，已彻底堕落成远方的苟且，甚至是狗血。天赐的玉龙雪山和四方古城，最后仍败给了人的作践。

但最大问题在于，丽江并不是一个孤零零的存在，它几乎成为整个中国旅游业的一个隐喻。锦绣河山，无限美景，却处处都让人有着“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的丽江式幻灭——中国式旅游，最丑的风景是人！

很多年前的丽江并不是这样，犹记第一次去丽江，住在古城里 20 元一晚的客栈，优雅干净，坐在满是花香的庭院里，让好客的房东拎来几个热水瓶，把水倒 在脚盆里，就能泡着脚看书或发一天的呆。走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天上有最干净的云，面前有最温暖淳朴的笑容，让人觉得世间最美好、最诗意的栖居也不过如此。

第二次去丽江是在 8 年前，雪山、古城依旧，只是客栈和商铺更多，人却已经不对劲了。门面里晃动着的是带着贪婪的脸，酒吧的每一瓶啤酒像一把闪亮的刀，各种翡翠店似一张张血盆大口，随时准

人盘踞，就不会再让人产生一丝的向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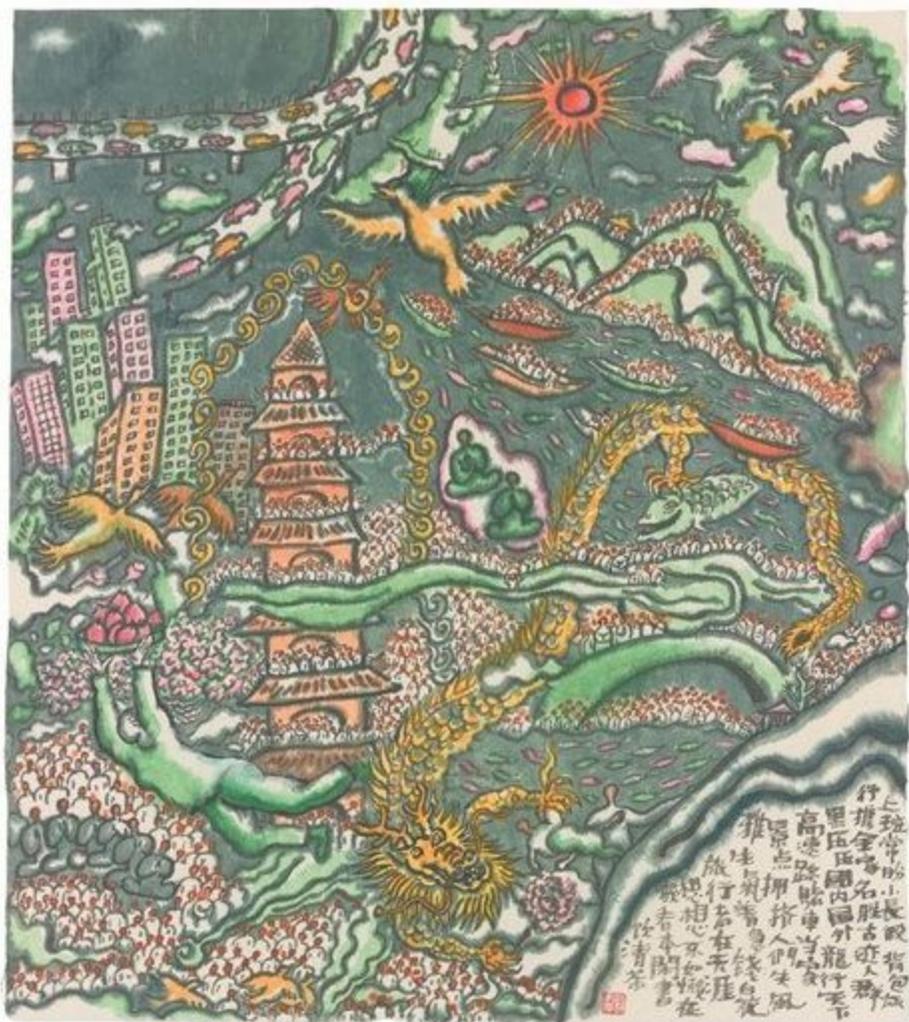
国内有很多地方都在重复着丽江的轨迹，先是藏在深闺人未知，随后天赐的绝美风光终于一朝闻名，天下惊艳，于是游客纷至，随之而来的是滚

滚的经济效益。按理说，游客热爱，当地获利，应该从此手牵手一起迎来幸福的双赢生活，可惜，那只是童话里才有的故事。

短时间暴增的收益勾起的只是人性的贪婪。原本淳朴的当地人在尝到金钱的滋味后很快心态扭曲，原本财政贫困的当地政府在滚滚而来的经济效益面前很快难以自持。依托着绝美风光带来的旺盛人气，一场场针对游客的渔猎盛会轮番上演。

从东北到海南，天价鱼肆虐；在南北之间，天价虾坐镇。北京一日游，黑导游大骂游

客；香格里拉，不参加强制消费项目被赶下车；西安，大雁塔下天价“照相门”；草原天路，当地政府坐地收费，被新闻曝光后才收手；凤凰古城，一度实行捆绑售票，后因观光游客数量下降而取消此举；川藏线上，很多风光秀美的摄影点被当地人任意拉线围住收



最丑的风景是人

●老 边

备让你的钱包大出血。帮忙蛊惑游客的导游，心怀叵测的各种酒托、景托、游托、车托，充斥在圣洁的雪山下，充斥在古朴的城镇里，像一袭华美的袍上爬满了虱子。

没有第三次去丽江，不是不能，而是实在不想再去。再美的地方，一旦被一群丑陋的



费，无人出面治理……旅途甩客、宰客，旅游购物被坑遭骗，进庙烧香拜佛都不被放过，仍会被逼付巨额香火钱。有些人选择自驾游避祸，但仍不免在一些旅游景区被当地人恶意碰瓷，报警之后，回复却往往是“自行协商解决”，最后仍逃不过被痛宰的命运。还有零团费港澳游，游客贪着便宜，商家揣着诡诈，诡诈从来是贪便宜最好的搭档，而无数的旅游狗血闹剧和悲剧正是由这对搭档联手奉献。

没错，在中国，没有其他任何一个行业比旅游业更能这么直接地折射出人性中赤裸裸的贪婪。事实上，人的贪婪也正是中国式旅游的百病之源。在贪婪的驱使下，壮美山河无非是敛财的工具，人文历史不过是宰客的道场，民众对远方的美好向往，不过是可以下手的软肋。

对游客无所不用其极的榨取，其实只是贪婪的一面，另一面则是疯狂的毁灭性开发。或为政绩，或为利益，一些地方政府动辄投巨资大兴土木，或是增设现代人文景观，大搞园林化，危及自然遗产；或是旅游设施过多过滥，破坏不可再生资源。只要看看此前西安“八大奇迹馆”景点中那些“双眼皮、红嘴唇”的假兵马俑，再看看那段被砌成水泥墙的长城，你就知道这是多么荒唐。

几年前，《新周刊》的一期封面，题为“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台湾我并未去过，但是那句“最美的风景是

人”让人感慨。想起茅盾先生在他的名篇《风景谈》里，也曾斩钉截铁地下过断语：人才是最美的风景。

周围的同事、朋友从一些发达国家旅游归来，除了讲述亲历的优美风光和著名景点外，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对那一方土地上“人”的不同体验：没有假货，没有宰客的景点，没有花样翻新的坑蒙拐骗；有对秩序的讲究，有人与人之间起码的礼貌和信任。他们当趣闻说，我们当趣闻听，但细品之下，这种差别让人心生凉意。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业据说已经成为新的风口。区域旅游、体验旅游、旅游地产等新概念层出不穷，更多的资本热钱也在无比兴奋地为其涌动着。很多地方在制订各种大手笔的旅游发展规划，有投入、有建设、有引资、有创意、有惠民，却鲜有将“人”的发展放在首位者。而当前的中国旅游，真正欠缺的偏偏就是“人”这一课，其他不过是锦上添花，唯有补好这一课才最重要。没有这一课，就是山水再美，设施再光鲜，一个“人”字站不住，一切只能成浮云。

不久前，曾与皖南一位分管旅游的县领导聊天，他就提出，建设旅游目的地一定要“人美”，不是说要打美女牌，而是要在旅游区域内下大功夫建设美的民风——“人美”才能获得更长远的经济效益！旅游业当然应该挣钱，但摒弃贪婪、取之有道才是智慧，才是

我们的政府眼下最该做的旅游文章。

中国之大，壮美奇绝的自然风光不可胜数；中国之古，传承经典的人文历史景观灿若星河。在它们面前，想成就“最美的风景是人”，的确太难。但至少，在它们面前，不应让“最丑的风景是人”，这是最起码的底线。毕竟，对那些上天赐予的、老祖宗留下的，我们这些当代人有义务证明我们还配得上。

（留痕摘自微信公众号“独行的犀牛”，刘春杰图）

两难

●易中天

我在四川时见到一个人，他一边拜文昌帝君一边叹气：“不知道拜对了没有。”

我问他：“你要干什么？”

对方说：“我孩子考大学。”

“对，文昌帝君就管高考。”我告诉他。

“唉，你不晓得，我的娃儿考的是斯坦福大学，文昌帝君懂英语不？”那位四川家长说。

我说：“你去拜圣母玛利亚吧，她懂英语。”

对方有些无奈，说：“我晓得，可是玛丽亚不懂四川话噻。”

（生如夏花摘自《博客天下》2016年第25期）



有多少人还能回到童年住的房子

◎鞠白玉

每逢长假来临，我的一位外国朋友就像任何一个在春运里想尽一切办法要回家的中国男孩一样，思乡病起。他用不怎么流利的中文说：“我必须回家拿回我自己的力气。”就好像在异乡是一种消耗，回家是补给。虽然平日里他和父母并不频繁联络，父母旅行时就在时程3小时的邻国，也不会专门来北京看他一眼，但你刚觉得他们家庭关系淡薄，又发现他们见面时非常亲昵热络。对于父母来说，孩子回家的日子，是放下手边一切重要工作的家庭日，在任何时候都是节日。

所谓家园，就是他自出生起便生活的地方。现在他回到这里，一切轻车熟路。他敲响院外的大铜铃铛，带我们去看附近小树林里他童年时用绳索做的秋千，上面已长满青苔。某一棵外形并无特别的树被他准确地认出来，他称之为“我的树”——那是他出生那天父亲种下的。还有和他18岁离家时没有任何差别的房间，栏杆上刻着他当时喜欢的电影明星的名字，楼梯后面是每年的身高刻度。他能翻出一些从前的唱片和电影，塑料盾与木剑，断了手的锡兵和石头、木棍，以及一切古怪的收藏，都完好无损。

他18岁以前的全部物件记忆都被父母保留下来了。回到家里，他仍然像孩子一样被对待：父母常做些他小时候爱吃的食物，他每天如同儿时暑假般和家人一起出行、游泳，或是在家一起看场球赛或电影。

他说他年近40岁的哥哥求婚失败，被女友摺在滑雪圣地的酒店里心灰意冷，拿起电话打给父母，说：“我要回家。”

于是他父母专门赶去接他哥哥回家。在此之前，自长大成人，他哥哥保持着每3年回一次家的频率，可在伤心痛苦中，他下意识地要回家。他回到自己童年的家园，是去触碰真实的自己的一部分，这是一种有效的抚慰。虽然伤痛平复后他仍然很久才回一次家，但父母、家园就是无须时刻眷恋却总是真切的存在，没有难分难舍的纠葛。

这世上所有的孩子都会有忽然想要回家的时候，这不关乎地域、种族、文化。从出走到独立，到回归，只有回家的部分应该是最温暖的旅程。他们的回家不带有复杂的情感，无须证明自己，不被评判，无须谈论职业、收入，无须交代私人生活，回家就仅是和小时候的自己重逢。

而我的童年记忆变得没有任何证据，虽然家人很努力地保留过一些我小时候的东西——背诗的录音磁带、童书、望远镜、日记和同学间的往来信件，但是因为数次如南征北战一般的迁徙搬家，以及无法承受的庞大的日常杂物累积，它们作为别人眼中的破烂儿彻底消失了。

我们很少有人现在还能回到童年伊始就住的房子，那多是单位的家属楼或已在拆迁范围内的旧商品房，在三十七年飞速发展的社会里，我们的生活到底是





从容了还是更仓促了？这是个矛盾，大时代里的人常会在充裕之时怅然若失。

买一套更新更大的房子，置办全新的家具，过一种崭新的生活——我们什么都要新的，邻居经常更迭成新的面孔，因为总有人把房子卖了，有人买下这套房子重新装修。有时装修时间长达两年，住了一年后又有新主人迁入，否定了这个风格。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我们无法社区化，四周望去没有熟人，只有邻里。

在一个二线城市，我的某个朋友好端端地搬了7次家，每次都是因为她母亲又看上一个新小区，要换新房子，于是十几年的时间就在买房、卖房、装修中度过。她在外地要是一两年不回去，就很可能找不到家门。当然，十几年里跨城跨省搬家的也大有人在。但是你到这样的家中去做客，会发现四处都乏善可陈，刻意显示屋中奢华，又处处透着节省算计。中国大部分人家的家装风格都奇像——木地板、电视墙、绸缎窗帘，宽大的整体沙发配玻璃茶几，茶几上是零乱杂物。一到傍晚，一家老小横七竖八地仰倒着看综艺节目或电视剧。

你不得不说，那是因为经济宽裕了，大家都想提高生活质量，所以在7次搬家中每次我朋友家的面积都更大。为了让屋子不显空旷，她母亲必须煞费苦心地添置物品，于是有了大型十字绣、大水晶鱼缸、敦实的大圆桌子、硕大的衣柜、一束束让人惊心的假花、低仿的乾隆瓷瓶、酒柜里形色可疑的洋酒、不能把玩的各式假文玩……为了给这些东西腾地方，那些真正与生活相关的、带着记忆的旧物，不得不被处理掉了。然而她回家时躺在宽敞的卧室里却郁郁寡欢，一张超大的床，旁边是一个超级大的衣柜，屋中空荡荡的。她想在床头安个阅读灯的念头也被打消了，因为头上的吊灯花了母亲不少钱。她全部的书都被装进纸箱里，存放在地下室，压根没有拿出来。我们中国多年来形成的实用主义，落实在具体生活里又完全不实用。

每个假期，一旦她回家和母亲见面，她都会被问到：“你还有多少钱？每月能供多少？我们换个房子吧？”于是一起去看期房，询问贷

款。但是她常年不在家，父母两人的居住面积已经达到200多平方米，她母亲每天打扫卫生时都不停地抱怨。一到晚上，坐在水晶灯下的两位老人显得既无聊又孤独。只有在买房和装修的时候，她母亲的脸上才会出现兴奋的表情。

后来她到德国去生活了，有一天接到母亲的电话，说又买新房了，但是因为“地方不够”，把她放在家里的书全部处理掉了，因为那些书“最占地儿”。那些在青少年时期给她重要精神慰藉的书其实很大一部分是父母给她买的。那时，他们陪她用一整个周末泡在书店，帮她挑选，为她付账，然后一起在书店旁边的餐馆吃顿烤肉，再散步回家。现在她觉得自己和原生家庭的某一部分联系也被处理掉了。

是什么促使我们老是有搬家的欲望和决心呢？对空间的更大需求？对资源的占有欲？不动产的保值特性？还有我们的焦躁不安和对社会的不信任？我们没有空间可以好好保存时光的情感证物，也不屑于去保存，因为那无法形成可供炫耀的外在；我们也并不珍惜与过去的关联，因为中国人过去在物质上的贫乏实在是刻骨铭心的，有什么好纪念的，我们巴不得撇下那一段。

在很多人看来，只有在空间上不断占有才最鼓舞人心，这是实实在在的价值坐标。我们中国人的家庭，核心话题不是家，而是房子；不是当下，而是未来。但华丽而空旷的屋子里是凌乱而仓促的生活，我们学会了攫取物质，却没学会怎样更好地享受它。我们不眷恋与人和事物的熟悉关联，只是用一些大而无当的物件埋葬过去，毫不吝惜。

房子和家的概念一直没被我们区分开。当然需要房子，但是怎样去规划和经营生活、理解生活，是另外一码事了。

想到我的一位长辈是生物学教授，虽然他在城里已经有几套公寓，但坚持在靠近河北的地段买了一栋别墅。他花了很多心思和精力去装修它，虽然并没有人住进去，但是他高兴地说：“我要让所有亲戚周末来参观，这是我争的一口气。”

（步步清风摘自腾讯《大家》栏目，王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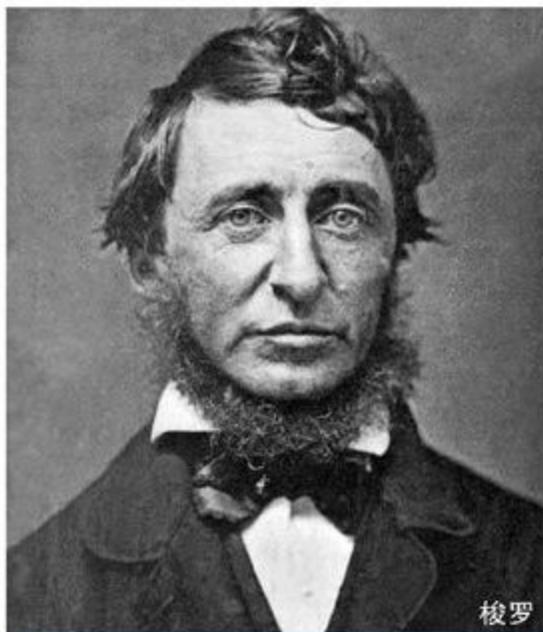


且不提国外的读者，即使在美国人的印象里，梭罗也只是一个抽象符号，其生平鲜为人知。

梭罗离开瓦尔登湖的直接原因是：爱默生要去欧洲做巡回演讲，家里缺少一个主心骨，便请梭罗来当管家。与大多数伟人之间的友谊一样，这对师徒兼朋友的关系也是磕磕碰碰、起起落落。好在两人是君子之交，再加上爱默生温和大方，多加忍让，所以他们的关系不致破裂。

爱默生给人的印象是一位智者和圣人，梭罗则始终是个喜欢冷嘲热讽的愤青。有时爱默生也乐得给他当捧哏，有意激怒梭罗逗自己开心。一次，爱默生自豪地宣称：“我们哈佛大学有所有学科的分支。”梭罗却气哼哼地说：“没错，都是枝，没有根。”

爱默生比梭罗大14岁，两个人长得像，说话也像。人们都认为梭罗有意模仿爱默生，只有梭罗他妈不同意：“瓦尔多（爱默生）说话的腔调多像我家亨利啊！”梭罗身上有爱默生羡慕的优点，比如灵巧、实干。他什么农活都会，对奶牛瞥一眼就能估摸出重量来，而爱默生笨得连锄地都会铲到自己的小腿。爱默生夫人曾抱怨家里养的母鸡把她种的花园给刨坏了，梭罗就给母鸡们缝制了爪套。他给爱默生的孩子们制作柳笛，讲小鸡和蚂蚁的故事，还会变戏法：把铅笔插进耳朵里，从嘴里掏出来。爱默



旅行家

◎毛旭

生的孩子们非常喜欢梭罗，甚至问：“梭罗先生，你来当我们爸爸，行吗？”

梭罗和爱默生的友谊因《河上一周》这本书而陷入危机。由于没有人愿意出版这本书，爱默生便建议梭罗自己掏钱出版，梭罗同意了。但书的销量惨不忍睹——印了1000册，卖出几十本，免费送了很多，剩下的700多本全堆积在梭罗的卧室里。于是诞生了梭罗最为有名的一句隽语：“我有900本藏书，其中700本是自己写的。”打趣归打趣，他心里不免埋怨爱默生不肯为他的书大力推销。爱默生一方面对其门生的“不思进取”感到

失望，“梭罗缺乏雄心壮志……他不肯当工程师的头领，而要当采浆果队队长”；另一方面也对他过于精神化和缺乏人情味失去了耐心：“梭罗好像没有胃，既不吃，也不喝。”确实，梭罗对一切享乐都不感兴趣：不近女人，从不读小说，厌恶美食和酒、咖啡、茶，村里人传说他甚至连水都不喝。

为了偿还自费出书所欠下的债务，梭罗不得不努力干活。很多年来，梭罗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被村里人视为无赖和痞子。他住在父母家里，但并非“啃老族”，他交住宿费，并且帮父亲经营铅笔厂。他赚钱的方法是给村里人干杂活，比如造烟囱、安壁炉、修剪篱笆、测量土地、种树，当油漆工、园丁、木匠，有时也淘粪、清理厕所。村里人不明白，这个哈佛大学毕业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生活。他也从不参加同学聚会，跟老同学一刀两断。他倒是更喜欢动物，每到春天总是开心地通知村民们蓝鸟回来了。

梭罗在《没有原则的生活》中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了辩护：“永远向下看的人，伟大不会接近他；那些向上看的人，正在变穷……多数人谋生只是生活的套路，仅仅是权宜之计，而且逃避生活的正经事。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不



天才的眼睛

● 明前茶

世间最天才的眼睛，不仅可以看到过去，更可以洞悉未来。克劳德·莫奈就有一双这样的眼睛。

今天，在巴黎圣拉扎尔火车站候车室的走廊上，依旧挂着莫奈 1877 年绘制的多幅神作的复制品。如果你凑近细看，真会大吃一惊：莫奈画的就是身边这个老火车站！

画面上，徐徐驶入车站的蒸汽机火车头喷出了浓浓烟雾，看上去如同猛兽可怕的鼻息。这幅画的画风，实在与 140 多年前巴黎人孱弱、纤细的审美形成巨大的反差。

为了画出火车进站的逼真场面，莫奈换上他最华丽的衣服，挽起他著名的花边袖子，不经意地露出他闪闪发光的金纽扣。他递给圣拉扎尔火车站站长一张名片，像亚瑟王一样居高临下地声称：“我是画家克劳德·莫奈！”

站长被他的气派所震慑，竟然不敢提自己根本不认识他，于是莫奈恩赐般地宣布自己的决定：“我本来一直在犹豫，究竟要画你们车站

呢，还是北车站，但最后我觉得，还是你们车站更有气质。”

站长受宠若惊，在他的权力范围内为莫奈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便利：命令几列火车停下，清出场子，让成为主角的那列火车塞满煤炭，以制造出巨兽喷鼻式的烟雾。

他画出工业时代的蒸汽机火车头，逼真地描绘出玻璃穹顶下阳光与烟雾混合的迷离效果，既像梦幻，又是那么粗砺坚硬的现实。他画了至少 7 幅作品，来表现圣拉扎尔火车站那粗犷雄浑的美。那喷涌的烟雾、机车的气势，如同一头巨兽呼啸而过，吞噬了当时洋溢在画坛上的软绵绵、光洁无瑕的画风。

莫奈以其洞悉未来的眼睛，看到了工业文明泥沙俱下，裹挟大众并改变未来的力量。

“将来，巴黎人的卓越见识，将由这些肮脏丑陋的火车头带动。”莫奈对好友雷诺阿这样预言。事实证明，他有一双超越现实的眼睛，他说得没错。

（孤山夜雨摘自《今晚报》2017年2月14日）



火车进站（莫奈绘）

知道该干什么，他们也不想知道。”上帝命令西方人工作 6 天，休息一天，梭罗把这个模式倒了过来：他每周工作一天，休息 6 天。他说自己一年只干 6 个星期的活计，剩下的时间自由支配：上午读书、写作，下午去野外散步。20 多年下来，他写了 6 本书和 14 卷日记。

梭罗把大把的时间都用在了旅游上，他称之为“自然考察”。他专门定制了一套很丑但耐穿的衣服，还设计了一种有隔层的帽子，沿途摘的花、捉的昆虫就放在里面，因为头皮既能保湿又能保温。在旅行方面他也有原则，比如坚持步行，并且绝对走直线——遇山爬山，遇水蹚水，绝不绕开。在空旷的大草原上，一家农舍挡住了他的去路，为了遵循“直线原则”，他毫不迟疑地把前门踢开，穿过客厅，从后门出去。那一家人正在吃饭，惊得说不出话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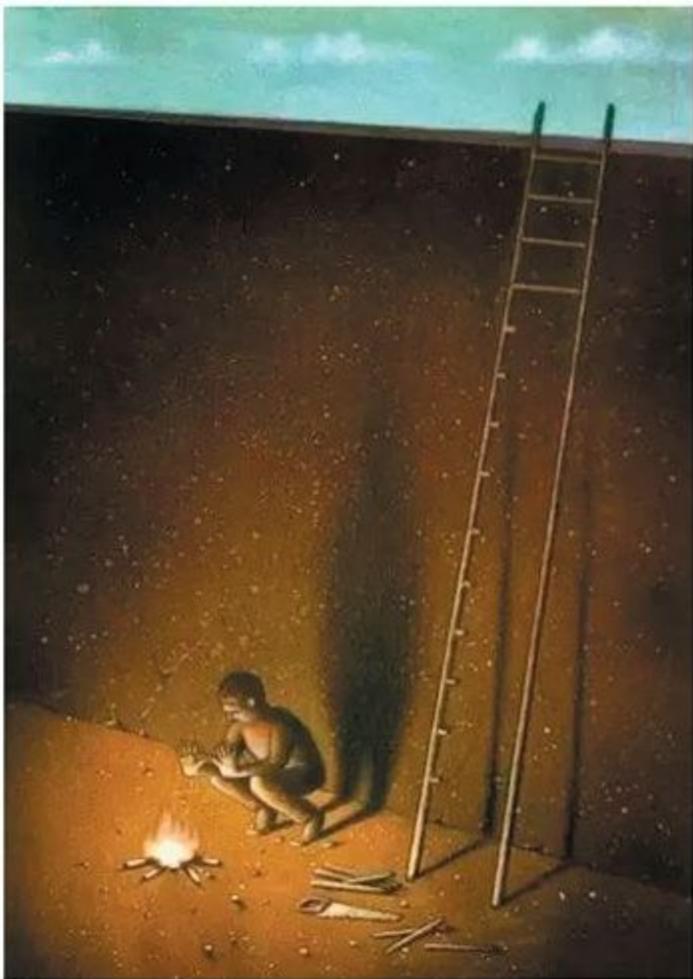
偶尔梭罗会在路上遇到他的“儿子”——一只冻僵的青蛙。他把它放进口袋里，希望它能缓过来。他喜欢光着身子，只要遇到小河，他就脱光衣服，裸着身子蹚水前进。一次暴风雨过后，沙滩上积出一个小水洼。他和作家埃勒里·钱宁下去游泳、玩耍，半个小时之后才发现水洼里还有一位游客——一只大鲨鱼正咧着嘴冲他们微笑。

在梭罗 37 岁那年，经过 7 年反复修改的《瓦尔登湖》终于面世了。它的命运比《河上一周》好一些，一开始就受到好评，不过这本书在梭罗死后就被人遗忘，直到 20 世纪才重新受到关注，其影响在当今的消费时代和生态危机时代愈来愈重要。和许多经典作品一样，这本书大名鼎鼎，却鲜有人问津。

（芸 泽摘自《世界文化》2017年第2期）



永远不要自毁机会和前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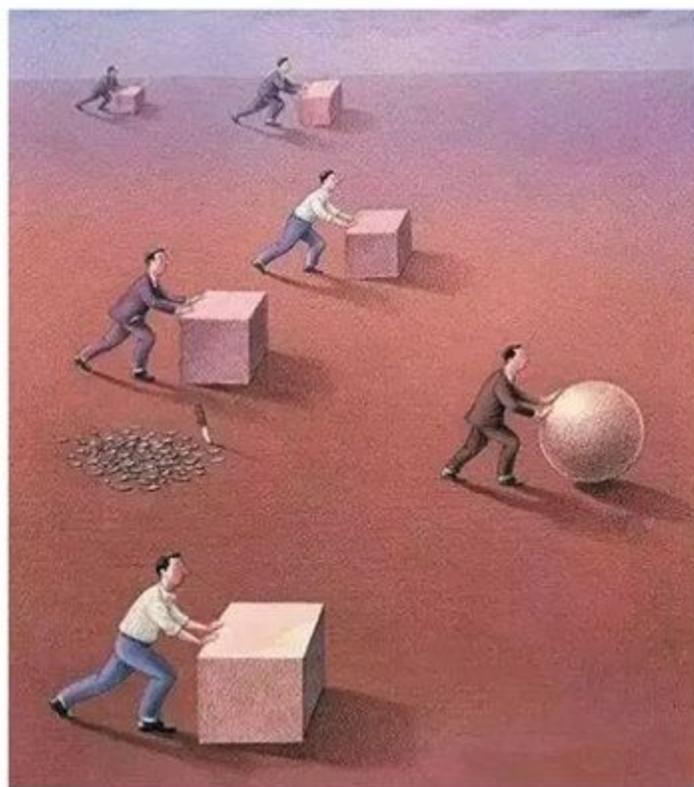


唤醒心灵

每个任性的女人背后都有一个百般宠爱她的男人



你觉得特别难，也许是因为将获得更大的收获



不要墨守成规，敢于创新才能打败对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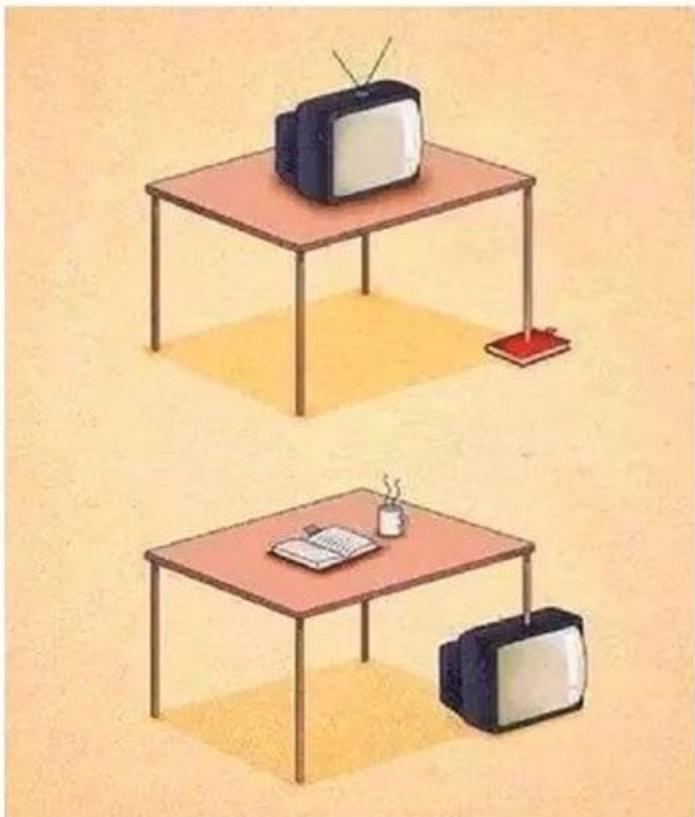
你必须一路向前，因为人生不能后退



方向不对，越努力越窘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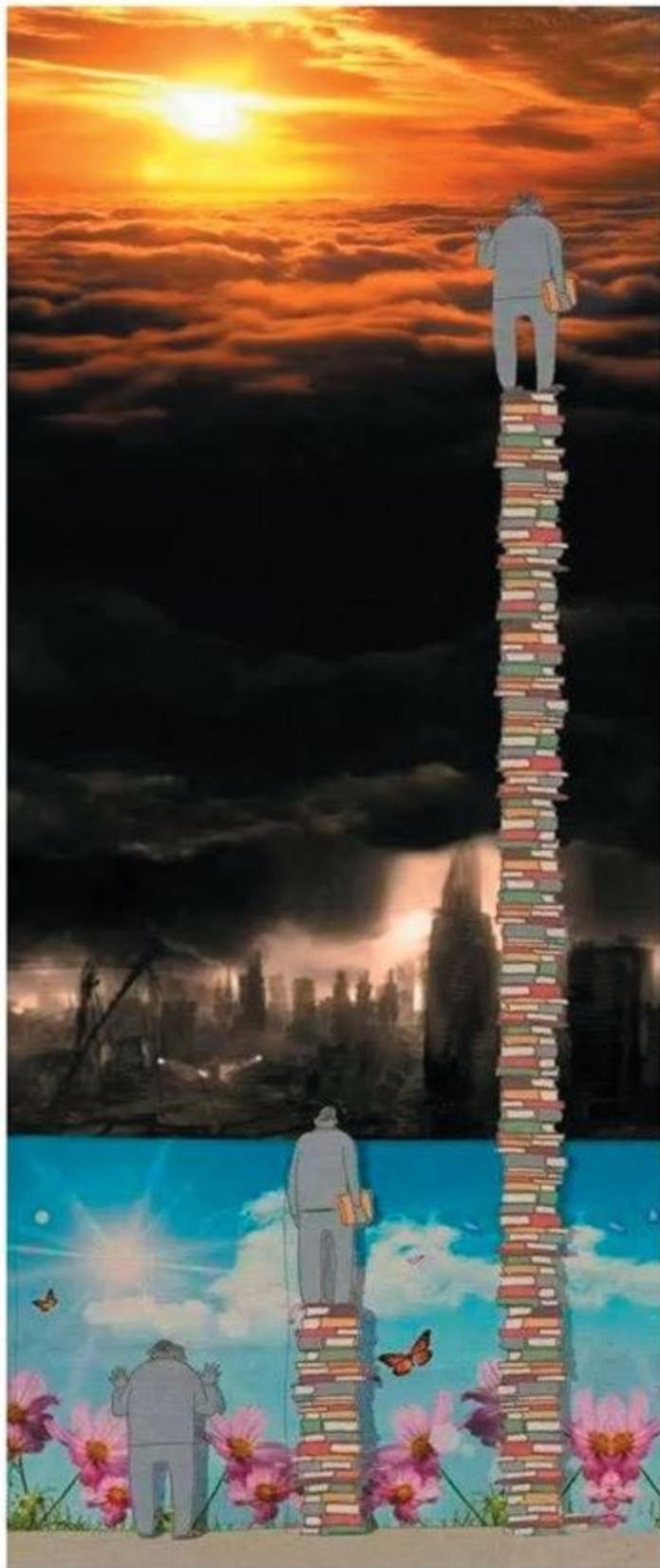
人和人的差距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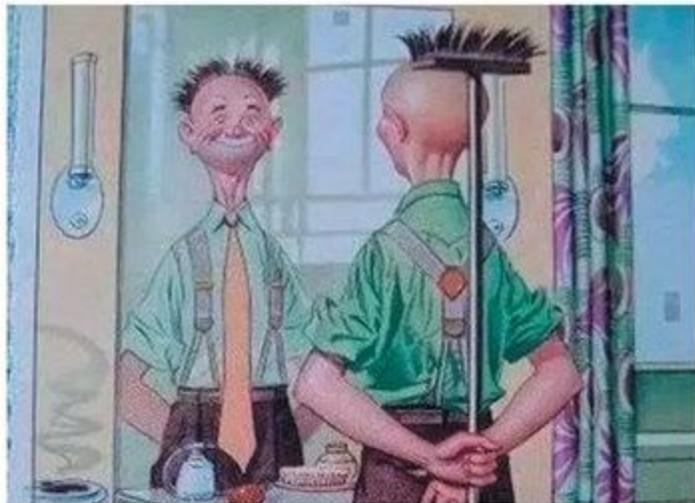
有时候生活轻不轻松就看你选择了什么样的路



读书的意义所在



生活中要懂得苦中作乐





我从来不曾想过，自己竟然会去北京做一场选美比赛的评委。

十几年前，中学刚刚毕业，我和几个好朋友带了一大沓自制的批判选美的传单跑到一个选美现场，打算一边散发一边抗议。结果当然是被人赶了出来，只好在门外傻傻地把传单塞给路人。

至于会场里那些衣冠楚楚的绅士、淑女，理都不理我们，照样美美地谈笑风生。

为什么要抗议？

当然是因为选美侮辱女性。

只要读过一点女性主义著作的人都知道，“女人并非生为女人，而是被造成女人的”

（西蒙·波伏娃语）。而这塑造女人的主要力量，就是男人的目光。选美正是依男性目光打造样板女人的经典示范。一个个女孩想尽办法，刻苦训练，好把自己装进男人设计的一套套格子里，再拼个你死我活，最后产生一位所谓“智慧与美丽并重”的佳人。

十几年后，我了解到即使一些被认为很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也不再坚持单调的反选美立场，反而把选美当作有待剖析的现象，而非一个只能否定的对象。

但是我仍然厌恶、躲避选美，躲避不了的时候，就视而不见。

所以，那天当我因为公司

的关系必须去做选美比赛的评委时，我就带着这样的心情：视而不见，我不存在。

那天早上10点15分，在酒店，我接到一个叫作“小马”的女孩的电话，说原定11点的集合时间必须提前半小时。

我很不满，觉得一个令人不愉快的选美日子居然要以这样的方式开始。

到了大堂，小马不住地道歉，还跑去替我取咖啡。

我对同事们嘀咕：“最讨厌选美了！你们不觉得选美比赛中的每一个女孩子长得都差不多吗？”

同事们猛使眼色，小声地说：“小马就是去年选美的第三名。”小马肯定是听到了，但还是笑容满面，十分诚恳。

真是漫长的一天，我们的工作竟然拖到深夜两点才结束，小马一直忙前忙后。

然后，似乎不经意地，小马轻声说：“其实选美在中国当下，也是普通女孩子难得的机会。”

于是我看这批女孩的眼光有点不一样了。

在经过编排的舞步底下，我看到每一个人原有的走路姿态；在标准化的对话格式之中，我试着去听每一种声音的来历。

我怎能对她们视而不见？怎么可以装作看不到？

比赛，必然是残酷的。然而选美最残酷的地方，还不在于结果，而在大家等着看好戏的心态。

例如香港小姐大赛，每年总有几个新闻不断的人物到了

残酷的选美

● 梁文道





十九岁以下的誓言才美丽 ●王鼎钧

傍晚，雷声隐隐不断，是我今年第一次听到的春雷，温和如在试探。

这声春雷来得太晚了吧，我几乎把它忘记了，按照农历的节气，通常“惊蛰闻雷”，现在惊蛰过去已一个多月，连“谷雨”也被抛在后面了。

听到雷声，老伴流下眼泪。为什么？她说她记得此生第一次听见雷声是在贵州，大约六岁，她问大人：“老天为什么要打雷？”她爸爸说：“因为小孩不乖。”

为了这个流泪？就为了这个。

也许是为了她已是一个乖女儿，可是老天仍然年年打雷。

也许为了她已为人母，而

她的父母都老了。

有时候，你的亲人正是难以了解的人。

她泡了一壶茶坐下，我们喝茶，人在喝茶的时候不流泪（喝酒的时候流泪）。

然后她慢慢地说起另一件事。她来到台湾以后，她的一个同学有了男朋友，这一对小情侣不断偷偷约会。有一次，雷声打断了他们两人的情话，男孩指着空中说：“我若有二心，就被天雷劈死！”

可是他仍然负了她。以后她为人妻，为人母，听见打雷，就悄悄地流泪，唯恐誓言灵验，雷真的劈死他。她还是爱他。

为了转变气氛，我们互相



挑衅，我问老伴是否也曾有男孩为她发誓，她问我年轻的时候是否也曾为女孩发誓。没有答案，谁也不需要答案。

我暗想，如果能再年轻一次，我倒希望在雷劈之下有男孩为她起誓，我也曾经为女孩起誓——十九岁以下的誓言才美丽。

（凌雁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水流过，星月留下》一书，梁亮图）

最后倒灶。

人们会说：“活该，这娘们儿心机太重，还总以为自己必胜。”

人们还说：“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博出位。”

这就是残酷，我们设计了一个竞争的环境，将她们去比较，然后看看里面会不会闹出些钩心斗角的不和传闻，好证实人性的丑恶；我们还希望在这场名和利的游戏中看看谁最想“出位”，好证明人的不择手段；我们喜欢耻笑她们回答问题时犯错呆傻的样子，好证明漂亮的女子果然都蠢。

回酒店的路上，我们谈起小马去年参赛的情况。当时评委问了一个问题：“如果让你当冠军，你愿意放弃现在的男朋

友吗？”

小马动情地讲述了自己和男友从四川来到北京辛苦赚钱生活的经历，她怎么可能放弃？

同事大赞，大家都觉得这真是不错的小孩。

是呀，只不过是个小孩，为什么要问她这样的问题呢？

这个问题问的难道不正是我们所有选美比赛观众心中的预设？

选美获胜之后是无比璀璨的明星生活，你要独享这所有美好，还是回到原来小两口的日子？

来，告诉我们，你就是那种我们早就料到的拜金少女，你就是那种梦想要攀上枝头做凤凰的物质女人！

要不然你干吗来选美？

结果她不是。

于是大家又反过来歌颂她的品格、她的情深义重。

只是，我们为什么把一个人投进这样的处境呢？我们想证明人性的什么？

我想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晚见过的女孩子，忘不了她们紧张的神态、哭泣时的样子。

我也永远不会再做选美比赛的评委了。

不是因为一种社会主张，而是我不忍再次经历这一切。

但是我会看选美比赛，我要好好看清楚那些小孩的脸，看清楚我们究竟做了些什么。

（听风赏雨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我执》一书，喻梁图）

慕 荣 被嫌弃的我的前半生



小学三年级以后，我就一直是一名好学生了。从班级前三，到稳坐第一，然后是年级前十，最后是全校第一。可是，突然学习好起来不是因为我脑子开窍了，而是因为一场期末考试。

此前，我对考试没有多么深刻的记忆，成绩中等偏上，学习谈不上多么用功。那场期末考试，我排名第15位。在一个80人的庞大班级里，这个成绩使我自我感觉良好也是说得过去的。放学后，我向妈妈汇报成绩，她的反应却泼了我一盆冷水：“考成这样还高兴呢？”语气很硬，像房檐下还未消融的冰凌。15年后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场景：北方冬天刚刚擦黑的傍晚，妈妈在前面走着，不牵我的手，没有跟我多讲一句话。县城的街道坑坑洼洼，我跟在她身后亦步亦趋，踉踉跄跄。隐约中，我明白这是一场沉默的惩罚。我内心委屈，也无人倾诉，只是暗下决心：下次考第一就不会

被妈妈讨厌了吧。有人说，中国的学校教育有利于女生，她们比男孩子更有耐心，肯长时间坐在书桌前反复背诵、练习。其实，我们的耐心大多是为父母的意志所迫，女生只是更不敢反抗父母吧。成绩是我取悦母亲的资本，我活在如果不努力、不优秀，就不值得被爱的恐惧中。

妈妈出生于普通农家，兄弟姐妹6个，她靠着勤奋好学考上师范学校，毕业后端上了人民教师的铁饭碗。我出生那年，妈妈才21岁。身世背景加上年轻气盛，使她养成了不服输的要强个性，就连跟我爸吵架她都要争个上风。她就像自己教的数学，充满了几何的棱角分明和线条的理性直接。她用毛笔书写“拼搏”，贴在我的卧室床头，白纸黑墨，没有装裱，赫然可见。中学宿舍卧谈会时，大家聊起父母唤自己的小名。有人叫宝贝，有人叫丫头，我当时很紧张，担心被人问到，因为我从未被这样亲昵地唤过，妈妈总是直呼我的名字。多年后，我对着蹒跚走路的小表妹一遍遍地叫着“妞妞”，咀嚼着那错过的宠溺。

中考第一场语文，是我的优势科目，然而劣质钢笔出墨太多，卷面有点脏。我一出考场就冲着妈妈哭哭啼啼，想借客观原因事先为自己也许不理想的成绩找台阶。妈妈试了试钢笔，柔声安慰说：“不严重的，别哭了，还有接下来的考试呢。”那两天我被“伺候”得很周到，场场车接车送，顿顿营养美味。考完最后一门，窗外雨过天晴，街道上的合欢树被夏雨洗刷后，一片新绿盎然，粉色的合欢花在枝头摇曳，空气清清爽爽，人也跟着舒畅起来。走出校门，到处都是迎接考生的家长，我朝妈妈前几次接送我时站立的地方走去，可是，妈妈不在那里。我东张西望，左顾右盼，还是没有看见。半个小时后，我决定回家等她。谁知道妈妈就在家，



见我回来，一句话也不说，继续埋头擦着厨房的油垢。我感到莫名其妙：下午送我进考场时还眉眼和善，现在这是怎么了？我气不过，问：“别人的爸妈都来接，你怎么不来？”她突然挥起手中的铲刀，冲我喊：“你给我出去！考个试，什么钢笔水多了少了，就你毛病多！要不是害怕影响下面几场考试，头天中午就想教训你了。”我待在原地，才知道她暴怒竟然是因为我前一天耍的小脾气。原来，除了冷暴力，妈妈还擅长“秋后算账”。她愤怒的脸庞上，低垂的三角眼斜斜瞪着我，嘴角紧抿，仿佛下一刻忍不住就要蹦出更伤人的话语。我霎时觉得自己像一只垃圾袋，被人用完便捏着鼻子丢到远处。

我觉得妈妈更陌生了，我不知道怎样做才能得到她的爱。以前我以为，只要用功学习，她就会喜欢我。虽然妈妈会在我做错题时“头爆栗子”，可每日陪我灯下温书时，她身上的气息使我安心。现在，我不敢撒娇、不敢耍小性子，除了做好学生，我还要当个乖孩子，令行禁止、不越雷池一步。其实，我哪知道雷池的边缘在哪里呢？只是模糊认定了一条规矩——听话，不要吵闹，不表现真实情绪。渐渐地，我便得心应手，口中说的不是我心中想的，心中想的不在我面上流露。心理咨询协会的一位辅导员是我的知心大姐，她坦言，接触我时，“看似亲切，但不知道实际在想什么”。我想我是伪装太久，面具连着血肉长了。

因为成绩优异，我考上了省重点高中。那是我真正以一个居住者而非观光者的身份进入这座城市。陌生的省城繁华、热闹、人声鼎沸，我充满好奇，也自信能快速适应它，坚信未来充满无数的可能性。新生报到时，妈妈的一位老同学招待我们，她看着我，对妈妈说：“这孩子一看就不是城里人，不过没事儿，以后多跟同学玩，就会穿衣打扮了。”那时，我的衣服都是妈妈在搭着遮阳布的路边摊上买的，我脸上擦着2块钱的面霜，身高不足1.6米，体重却将近60公斤。与省城的女生相比，我的确是煞风景的存在。可是，这位阿姨的“善意”提醒使我无地自容，我希望妈妈帮我解围，哪怕嘴硬逞强，顶回一句：“可我闺女上的是这里

的尖子班，谁知道她们是不是走后门才考上的呢。”可妈妈似乎忽略了我的感受，只是尴尬地笑了一下。是的，就是那种被人戳中痛点的干笑。原来，我成绩优秀、性格乖顺，都敌不过阿姨的一句“土气”。欢乐的记忆很难长久，唯有羞耻永记心间。长大后我自食其力，箱包、服饰、化妆品，一律买专柜品牌，我用一身行头为自己加持，因为这是我对抗外界评价的最正确选项。

外人眼中的我，工作光鲜，举止得体。从小学三年级起，我为迎合妈妈，努力把自己镶嵌进她理想的模板。我为了她用功学习，虽然我因此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我为了她乖巧懂事，虽然这使我获得了“宜室宜家”的夸赞；我为了她讲究仪容，虽然我也从中获利不少。我懂得妈妈的出发点是好的，也发现如今这个结果还不错。可是，一路走来，促使我更美、更好的原驱动力不是妈妈的爱，而是她的冷暴力、“秋后算账”和尴尬的笑。成绩、工作、性格于我，就是一套时刻披挂的铠甲，它们冰冷沉重，我却没有胆量卸下，以肉身拥抱世界。我患得患失，自相矛盾，有着双重人格——既渴望无条件的爱，又不习惯亲密接触。

后来，我学习心理咨询，读了很多书，渐渐接纳了自己，懂得怎样表达情绪。我知道原生家庭的基因已在我的生命里扎根蔓延，一辈子都无法剔除。家更伤人，是因为我们在乎。我希望将来自己的宝贝不再有这些恐惧，我希望用彼此相通的爱的语言，构筑温暖的家。所以我跟自己达成和解，不再当一个渴求爱和承认的“巨婴”，不再拼命地迎合或徒劳地对抗，我选择了接纳和沟通。也许我也会用爱的名义要求下一代，教育他（她）学知识、懂礼数，但绝不再简单粗暴地打骂，忽视孩子的感受。

妈妈退休赋闲后，养花跳舞，性格也和善了很多。前不久她去桂林旅游，寄来一箱特产。我在微信上发给她一个笑脸，她回复一句：“看到你高兴，我也笑了。”这句话真肉麻，可我喜欢得不得了。

（丁香清幽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3期，刘程民图）



我喜欢把每次飞行当成概率事件：你旁边的人是女的还是男的？你的飞机是晚点还是准点？下飞机的一刻是下雨还是晴天？一直以来，我都对带有博弈性质的概率事件无比着迷。

我经常在上飞机前玩的一个游戏就是：假设在飞机上遇见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男人，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他坐在靠过道的位置，中间是我喜欢的那类姑娘，那么，我会和那个和我一样的人怎么较量？我要通过怎样的方式才能赢得那个姑娘的芳心？

如果你是个热衷概率的人，你会发现这个游戏的关键在哪里。

总时间是固定的——一次飞行的时间，各

一秒钟换角色

●吴建雄



自的时间分配是此消彼长型，而两个外表相同的人的基础假设，也摒弃了外形相貌的区别。在这样的假设中，你会怎么办？

我曾经拿这个问题问身边的朋友。有人说，直接表白，用十国语言表白；有人说，直接问她联系方式；也有人说，从见面第一眼就开始和她说话，滔滔不绝，不给对手机会。

那么，作为这道问题的提出者，我的回答是怎样的呢？

首先，利用“先天优势”和女孩调换座位，这样排列顺序就变成：她靠窗，我在中间，另一个人靠近过道。这样，对手的时间就没有了。

其次，不和女孩说任何话，而是下飞机后，帮她搬运行李，在那个过程中，问她要联系方式。

这样做，一是改变了局势，二是改变了自己的角色——从一个萍水相逢的乘客，转化为一名友好的乐于助人的绅士。这两点，对于企业竞争来说很重要，不仅体现在时间差上，还体现在定位的区别上。

接着，我们进入另一个游戏。

假设你是一个在理疗机构服务的盲人按摩师，机构里一共有5个人，这时一个客人来了，他要在你们5个人当中挑选一个为他服务。他拿不定主意，这时他开口要求你们介绍一下自己。你会怎么吸引他的关注，让客人选你为他服务呢？

我身边朋友的回答如下：

“我会和他说我服务过的明星，这样他会更放心，也觉得很尊贵。”

“我会和他说我家里有患重病的父母，我需要他的同情。”

我的答案是：“先仔细听他的声音，判断他来自哪里，用他熟悉的家乡话问候，并且对他说，您的家乡一定是个很美的地方，如果可以，在我为您服务的时候，和我分享一下它。”这样一种感官互通的共鸣，最终会引发人们莫大的同情心。

以上两个游戏，其实都是在说一个道理：角色的变换往往会化劣势为优势，而在角色的变换中，产生“剩余价值”。



梦中的父亲

◎南派三叔

我做过一些很难过的梦。

梦中我和父亲在河边钓鱼。

我大约5岁的时候就随父亲出去钓鱼，一钓就钓一整天。小孩子的精力不够，到黄昏的时候，我就会靠在父亲的背包上睡着。该回家的时候，往往是我睡得最沉的时候，父亲背上我，拿上钓鱼竿和收获，骑着自行车往家里走，到家时我醒过来，正好吃晚饭。

父亲很瘦，他年轻时是伐木的，所以力量和身材并不成正比。曾经，他在大兴安岭冬天扛着大木头，同时身上还有好几十斤的大衣和装备。其实，趴在他背上睡觉是很不舒服的，但我知道自己能安心。父亲童年的玩伴也都是

玩命的主，喝酒时野得要命。据说父亲19岁的时候，是老家的“十三太保”之一，后来在供销社当领导的时候，运西瓜从运河下来，遇到有人抢西瓜，他一根竹篙打了一路，虽然最终西瓜还是没保住，但是父亲留下了威名。

梦中父亲已经是现在这个年岁，甚至要更老一些。我以前看过很多文学作品，讲的是父亲背小时候的自己，自己大了背老了的父亲，这种生命的交替，看似天然，对于个人来说，却往往有无法抵抗的悲怆。我们并不想承认父亲的老去，如同不想自己童年倚靠的那个让人安心的后背消失。

梦中的那一天我们钓完鱼，山路崎岖，父亲行走趑趄，行不了几步已经气喘吁吁。我看着父亲的背影，知道这一天终于来临，我们两个人的位置终于要互换。我蹲了下来，说出了之前任何一天我都羞于说出的话：“爸，我来背你吧。”

我曾预想过很多回答，倔强的、无奈的……没有想到，梦中父亲没有我想的那么顽固，他抬腿上来。我想背起父亲，然而他滑了下去，他又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我回头看父亲，他说出了一句让我非常难过的话：“儿啊，你这么胖，我爬不上来啊。”

梦中我泪流满面。

（蓝天摘自微信公众号“南派三叔盗墓笔记”，123RF供图）

乘客的“剩余价值”是一个帮你拿行李的朋友，按摩师的“剩余价值”则是一个安静的聆听者。那么，如何能在现代社会的竞争中生存下去呢？我总结出简单的一句话：发现需求，然后否定一切已形成固定认知的事物，将不相干的东西联系在一起。

充分发挥你看似荒诞的想法：例如苹果，不是吃的，是空气清新剂或除蚊器，有没有可能？又如，钥匙扣不仅是钥匙扣，还是个跟踪器，可以给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和5岁以下的儿童使用。再如，电视不是电视，是一个皮肤抗衰老理疗仪……通过大胆的假设，寻找创新的智慧。

当然，一旦你掌握这个创新的技巧，你就

会成为物品“剩余价值”的创造者。

我认识一个出租车司机，他就是一个“剩余价值”的创造者。他人品好，有固定的客户，从来不在道路上“趴活”。他会准时叫醒第二天有重要会议的客人，甚至会给客人准备早餐（为了让客人多睡10分钟）；他有效地记录各个客人的信息，成为“社会活动专家”，为不同客人介绍有可能需要的朋友……他整合了身边的所有资源，虽然每天他还在开出租车，但他在海南已经有了两块土地的储备。

人一旦找到自己的“剩余价值”，财富就会来找你。

（李金锋摘自东方出版社《云端经济学》一书，勾犇图）



赵慕鹤 2009 年拿到硕士学位，那年他 98 岁。100 岁时，他的书法作品被送进大英图书馆，102 岁时他还出了一本自传。如果不是他手背上密布的褐色斑点泄露了岁月痕迹，人们很难想到，这位台湾老人已经 100 多岁了。

2012 年夏天，纪录片导演杨力州去看他。站在高雄师范学院的宿舍楼下，顶着 30 多摄氏度的高温，杨力州第一个疑惑是：一位百岁老人怎么还能住在没有电梯的公寓 4 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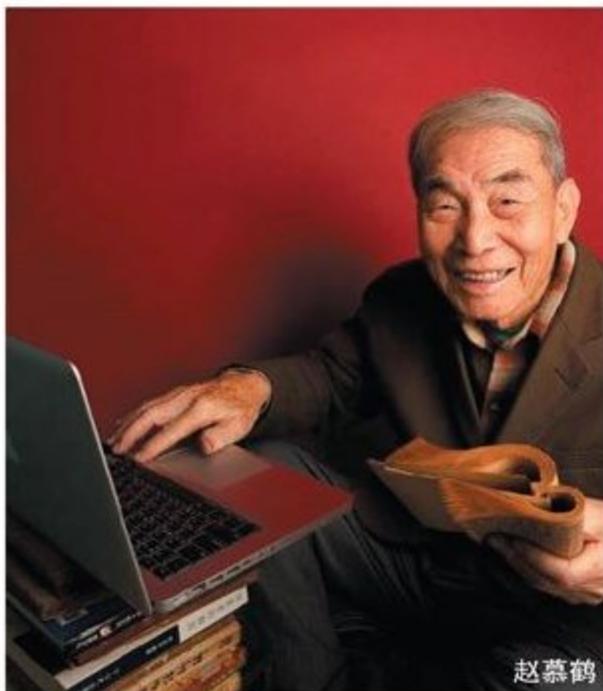
赵慕鹤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几乎每天都要爬上爬下。他麻利地走下楼梯，跨上自行车，就骑出院门了。

门打开，杨力州没有看到在他心中预想了很多次的高龄老年人形象。赵慕鹤用响亮的声音对杨力州说：“别站在那儿，坐下！坐下！”他转身就走进了厨房。

赵慕鹤在案板上撒下面粉揉面团。祖籍山东的他仍然保留着北方人的饮食习惯，爱吃面食。

赵慕鹤生于 1911 年，40 岁时孤身从大陆来到台湾，66 岁时从高雄师范学院退休。脱下工作服的那天，他精彩的人生才真正开始。

一些年轻人喊着“背着包出门旅行”，但是迟迟迈不出家门。75 岁那年，赵慕鹤办了护照和签证，独自一人踏上了欧洲之旅。不过，他除了认识一些字母，会说“Yes”和



赵慕鹤

百岁的青春模范

◎陈璇

“No”，几乎不懂英语。他也没有太多存款，富裕的只有时间。

赵慕鹤笑着说：“没关系，大不了就死在外面了。”

他不跟旅行团，因为“这样会不好玩”。一个人周游欧洲各国，对他来说不是难事。他去一个国家，先找到中餐厅，让服务员帮他在纸条上写下要去的地方，就能去火车站买票。

为了省钱，他搭乘夜行火车，睡过街边座椅，丝毫不在意已经 75 岁的身体，在电话亭里蜷着身子也能对付一宿。在法兰克福，他和一帮孙子辈的年轻人挤在青年旅馆里，第二天一早他挨个叫醒小伙子们去吃早饭。

他从不担心迷路，“跟着背包的人群走，就能到好地方”。就这样，不会英语、钱不多而且年纪一大把的赵慕

鹤，“单枪匹马”地在欧洲玩了 5 个月，看了埃菲尔铁塔，游了莎士比亚故居，还在莱茵河上唱过歌。

百岁之后的赵慕鹤回忆起“年轻时”的那段背包客经历，如数家珍。2011 年，赵慕鹤再赴英国，把他在台湾堪称一绝的鸟虫体书法作品送给大英图书馆。在那里，他度过了 100 岁生日。

时间再回到 20 世纪，作为教务工作人员，赵慕鹤为大学服务 20 多年。87 岁的时候，他重返校园，但身份不再是老师，而是一个正经八百的大学生。

以这般高龄考大学原本不在赵慕鹤的人生计划中。他为了鼓励从大陆来台湾依亲的孙子，临时报名和孙子一同进考场。尽管第一年祖孙两人双双落榜，但是赵慕鹤发现，学习是保持年轻状态的一大秘诀，“脑子动，人就活”。

他像大部分为考大学而拼命读书的年轻人一样，拿出“头悬梁、锥刺股”的劲头，经常复习到深夜两点，“牙齿都掉光了”。

头发全白、满口假牙的赵慕鹤考上了台湾空中大学文化艺术系。这成为当时轰动台湾的新闻，不过很多人不看好这位老爷爷。一位教授泼他的冷水：“你一定读不到毕业，如果你读完，我给你下跪。”

大学并不会因为年龄问题就给人开绿灯，赵慕鹤也感叹“不好读，功课多，读得很辛苦”。20 多岁的孙子都还因为



担心大学读不下去而掉眼泪，讲一堆丧气话。然而，赵慕鹤比年轻人更乐观，他相信“坚持下去总会毕业”。

4年后，孙子参加了爷爷赵慕鹤的毕业典礼。祖孙二人一起穿着学士服合影留念。

91岁的赵慕鹤用头上的这顶学士帽证明，读书与年龄没有关系。当初朝他泼冷水的教授笑着说：“你可真有劲头。”赵慕鹤也在一旁打趣道：“你的膝盖啊，要拉下来了。”

可时间还是显示出它无情的一面。如今赵慕鹤的背弯了，耳朵也重听，打电话时听不清楚对方的话，会对着听筒大声地喊。

在那幢他住了将近60年的宿舍楼里，就剩下他一个如此岁数的人。同他一个时代出生的很多同事和朋友相继去世。

前些年，他还一人坐飞机回山东老家探亲，但是现在他不太想回去，因为“故人基本都不在了”。

赵慕鹤不忌讳谈论死亡。他早已写好遗嘱，再三交代好朋友们，到时不报丧也不发讣闻。除了陪孙子读书的那段时间，同家人分隔海峡两岸的他一直过着“单身汉”的生活，没有再婚。年过百岁，他仍然独立安排自己的饮食起居。

他甚至还要照顾别人。93岁时，他去医院做义工。走路有些驼背的赵慕鹤帮他年纪小很多的病人倒尿壶、换纸尿

裤，晚上睡在病床旁，日夜陪护。不过，他自己胆囊积水做手术时，没有告知任何熟人和好友，直接找邻床病人的家属帮他在手术单上签了字。赵慕鹤在医院住了20天后回家，邻居以为他“又出门旅游了一趟”。

医院的护士们看着比他们曾祖父还要年长的赵慕鹤在病房里忙碌，而且还是骑自行车来医院，个个都心惊胆战，劝他别再来了。赵慕鹤带着天真的想法跟医院商量：“要不我改坐公交车来？”最终，医院



还是以年事已高为由婉拒他在医院服务。

虽然岁月在继续催人变老，但是赵慕鹤似乎同时间达成了协议，年纪不消磨他追求人生志趣的热情。96岁那年，为了鼓励年轻人返校念书，赵慕鹤挑灯夜战了3个月时间，考上了南华大学哲学研究所。

这是南华大学教授陈德和20多年教师生涯中“最值得纪念的经验”。那天，他像往常一样走进教室，猛然间看到一位老人伫立在门边，他以为又有参访贵宾或学生家长到课

堂上来观摩。陈德和正想开口问候这位长者，对方却先自我介绍，说他是这门课程的选修生。陈德和立刻想到，这就是已经在学校里闻名的“最老硕士生”赵慕鹤了。

赵慕鹤每周要上3天课。他早上5点就要起床，骑车16分钟去高雄火车站，接着坐2个小时的火车去嘉义。下火车后，他再搭校车去学校。他从不无故缺课，上课也没有打过盹儿。在陈德和的印象中，赵慕鹤唯一一次迟到，是因为骑车撞上一辆摩托车。他一瘸一拐地走进教室，坚持上完课才走。

正因为这次车祸，他的生活终于有了“一点小麻烦”。他的腿肿得很粗，要拄着双拐才能走路，学校临时安排他住进学生宿舍。

2009年，两鬓斑白的南华大学校长给眉毛都白了一半的赵慕鹤戴上了黑色方帽。他们之间也差了将近40岁。

赵慕鹤崭新的月历上还是写满行程。至少，他住了几十年的宿舍楼的院子每天都等着他打扫。穿着一件黄色法兰绒格子衬衫的赵慕鹤挥舞着扫帚，他的身后，砖块已经开始剥落的墙上，爬山虎绕了一圈又一圈，总是那么绿。

（宇田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民国风度②》一书）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炕和猫

●张炜

“狗在地上，猫在炕上”，这是外祖母常说的一句话。她的意思是，猫和狗是两种不同的动物，对待它们要有原则，不能乱来。比如说狗上了炕，她会马上严厉地斥责，让它快些到地上去，不然就打它了。猫蜷在炕上，她从来没有不满意过，有时还主动地把它抱到炕上。

有一段时间，我从学校或林子里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看看炕上有没有猫。因为它蜷在炕上的模样早已让人习惯了，觉得那样才是正常的。其实猫也有自己的事情，它常常不在家里，而是去林子里或其他地方做点什么。它主要是贪玩，其次是要了解外面的世界。

我发现猫喜欢的地方与我们一帮朋友大致相似，比如林子、园艺场和村子等。它如果不按时到这些地方去转一转，就会寂寞。它还会与另一些猫在一起打打架什么的，这与我们也差不多。

不过猫一定会按时回家，待在炕上。那时候它很正经，好像从来没有胡闹过似的，表情十分严肃。我有时与它一块儿待在炕上，长时间看着它严肃甚至有些忧愁的小脸，用力忍住才不会笑出来。它在思考什么大事？它沉重的表情让我不好意思将其抱起来戏耍。

当它低头思索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得承认：它的心事太多了，它也许正思索着全世界的大问题呢。它真的像一位智慧老人，长了两撇胡须，永远皱着眉头。我伏在炕上，与它面对面看。这时它完全不理我，只偶尔半睁眼睛看看我，然后重新闭目思考。

可是我不会容忍它一直这样严肃下去。我要和它玩，无论它愿意与否。我捏捏它的鼻子，亲亲它的额头，握住它又软又小的一对巴掌。在这个世界上，哪种动物的鼻子长得比猫的更好看？圆圆的、直直的，还有一层细细的茸毛，摸一摸有一种美妙的手感。如果把嘴巴贴在这个小鼻子上，会有一种痒丝丝的感觉。

它偶尔也会停止思考，和我玩一会儿。

但是它如果正想着某件大事，就一定会千方百计挣脱我，去另一个地方待着。它从炕的一头挪到另一头，有时干脆冲出屋子，跑到灌木丛中，或者爬上高高的树杈，趴在那儿思考。

猫是所有动物——包括人——当中最善于思考、思考时间最长的一种。当然它不会透露自己思考了什么，这一点也跟我们差不多：平时谁也不会将自己思考的内容公布出来，除非是写作文。

我在炕上写作文，然后读给猫听。它听得很认真，一字不漏。读完了，我抚着它的头，想知道它的意见。它先要安静一会儿，接着就舔起了巴掌，一下一下洗脸。我明白，它的这种动作是对我表示最高的赞美。

随着冬天的临近，猫在炕上待的时间越来越长了。炕洞里有热气，炕上热乎乎的，它伏在炕角打着呼噜。一家人都坐在炕上，抽烟，吃地瓜糖，讲故事。如果有串门的人，也一定请他脱了鞋子上炕，和全家围坐在一起。这时炕上的猫不再独自思考，而是用心听着每一个人讲话。它大概听得懂所有话，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





“老”男人

◎侯文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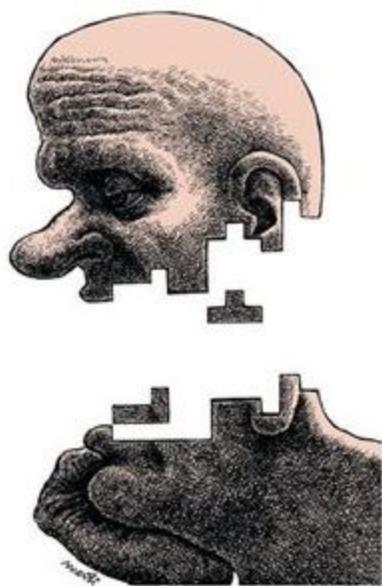
K先生一直维持着单身状态，当然在这期间，他也曾试图交往新的对象，只是似乎没有什么进展，因此成天“唉唉”叫，还有加剧的倾向。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也许问题出在K先生身上——他对女孩外貌的要求太高了，因此我建议他把对外貌的要求标准稍稍降低一点。

“外貌A级的女孩本来就少，就算好不容易出现了，她们的追求者肯定很多，所到之处形成一片爱情红海不说，她们的内涵也未必和外貌一致。如果非要用你原来心目中A级的标准来筛选对象的话，在我看来，找到理想对象的机会是非常渺茫的。反过来，你只要把外貌标准稍稍放低一点，你的选择范围立刻就变大了。这样，你反而有机会将爱情红海战场转换为蓝海，在更大的范围中找到你的‘真命天女’。”

K先生想了一下，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觉得我真正的问题不是这个。”

“那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我老了。”

我本来以为K先生说的是年老色衰的“老”，正想称赞他反省得好时，他却说：“因为老了，所以少了一种年轻时无知的冲动，如今不管是对方的外貌还是内涵，只要我稍稍觉得不对劲，觉得将来有可能不喜欢对方，自己干脆一开始就打退堂鼓了。或许因为不想将来分手时辜负别人，因此宁愿自己错过很多很好的机会……”

唉，原来“老”的意思不是“年老色衰”，而是“品格崇高、无私伟大”。天大的误会，对K先生还真是失敬、失敬啊！

（檬男摘自九州出版社《我就是忍不住笑了》一书，（阿尔巴尼亚）Medi Blortaja图）

路边狗

◎〔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

◎赵玮婷译

我曾经乘着运牛粮的马车走遍家乡的土地，挂在车后的铁皮桶互相碰撞发出哐啷哐啷的响声。桶里是为马儿准备的水。当年这儿还是一片荒野——山丘，松林，零星坐落着的农舍——这种屋舍没有烟囱，所以屋顶总是烟雾缭绕，仿佛着了火一般。

我一时悠闲地在农田和湖泊之间游荡，一时又信马由缰，向远处驰骋，直到能看见松林背后的村庄或庭院。这时，总会有一条尽忠职守的小狗冲出来对我叫。想来那还是世纪初的事，百年不过一瞬而已。我不仅常常忆起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也总想起陪伴他们的那一代又一代的狗，人们日复一日地劳碌，而它们始终陪伴左右。

有一天，在清晨的梦里，我没来由地想到了这个有点好笑却令我动容的名字：路边狗。

（天堂飘雪摘自花城出版社《路边狗》一书）

它最爱去的地方是外祖母的怀抱。她抱着它，一会儿抚摸，一会儿拍打，有时还要往胸口那儿挠一下。

母亲说：“猫跟你姥姥最好，关系最近。”

我问：“它和我怎样？”

母亲说：“差多了。它不喜欢你。”

我心里有些委屈。因为全家人谁也没有我在它身上花的时间多，我总是和它玩啊玩啊。

“为什么啊？”我问。

母亲说：“你不让它清闲。”

（安格尔摘自明天出版社《描花的口子》一书，赵希岗图）



真是好评

话说一哥们儿在网上买了个蓝牙耳机，评论是这样写的：收到货后就用了，边打电话边逛街。耳机真的不错，信号超强。打着电话逛了三条街才发现手机被偷了。

陌生来电

老公的手机有个陌生来电，老婆一把抢过去接了，只听一个娇滴滴的女声：“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找我呀……”

老婆气急败坏地把手机扔给老公，大吵大闹起来。为了平复老婆的怒气，老公只好陪她逛街，买了她一直想要的那个包包才算完。

回到家，老公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偷偷拿过老婆的手机查看，一下就发现了那个来电号码，顺手拨了过去，只听对方急切地问道：“包包到手了吗？”

千万不能要

上个星期，闺蜜的腿受伤了，我去医院看她。她两眼红红地对我说：“找男人要看清楚点，像我老公这样的，千万不能要。”我心里一惊，问她：“腿是他打的啊？”她咬着牙说：“他这次居然敢躲，我一脚踹桌子腿上了。”

卖一赠一

儿子：“老爸，假如有人拿10万元买我，你会卖吗？”

老爸：“乖儿子，我怎么舍得呢？”



儿子：“假如100万呢？”

老爸想了一会儿：“不管多少钱，我都不会舍得！除非……”

儿子：“除非？”

老爸：“除非那人把你妈也带去！”

儿子：“为啥？”

老爸：“有你妈在，不管卖多少，我能拿到一分钱吗？”

逃离北上广

我发现，小区里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们选曲非常考究，感觉他们一会儿在草原，一会儿在黄土高坡，一会儿看荷塘月色，一会儿在深山老林唱山歌。这大概是在精神层面逃离北上广吧。

学区房

陪朋友去看房，一位漂亮的售楼小姐介绍说：“我们这儿的楼房特别好，交通便利，采光好，空气非常清新……”

我上前问了一句：“这是学区房吗？”售楼小姐迟疑了一下，说：“是的。”朋友很疑

惑，问：“附近有什么学校？”售楼小姐淡定地说：“在这楼盘的旁边刚开了一个驾校。”

实力

今天去看牙医时遇到的女医生很漂亮，可是我一直张着嘴，没法说话吸引她的注意。我心想现在的女孩都喜欢有钱的，一会儿有机会说话，一定要体现出我的经济实力。总算可以说话了，女医生问我：“你的牙坏了，拔吗？”我故作紧张地问道：“如果拔的话，影响我开宾利吗？”

没过瘾

前两天，一个单身的同事洗了一大堆衣服。他在朋友圈发了图片，并配了文字：“累死了，真得找个媳妇！”

过了一会儿，我看到数位已婚男同事都在他的朋友圈回复：“你是洗得少了，没过瘾！”

料事如神

我一回到家就说道：“老婆，我在商场里给你买了个5000元的名牌包包。”

老婆半嗔怪半高兴地说：“你又乱花钱！买那么贵的包，怪糟蹋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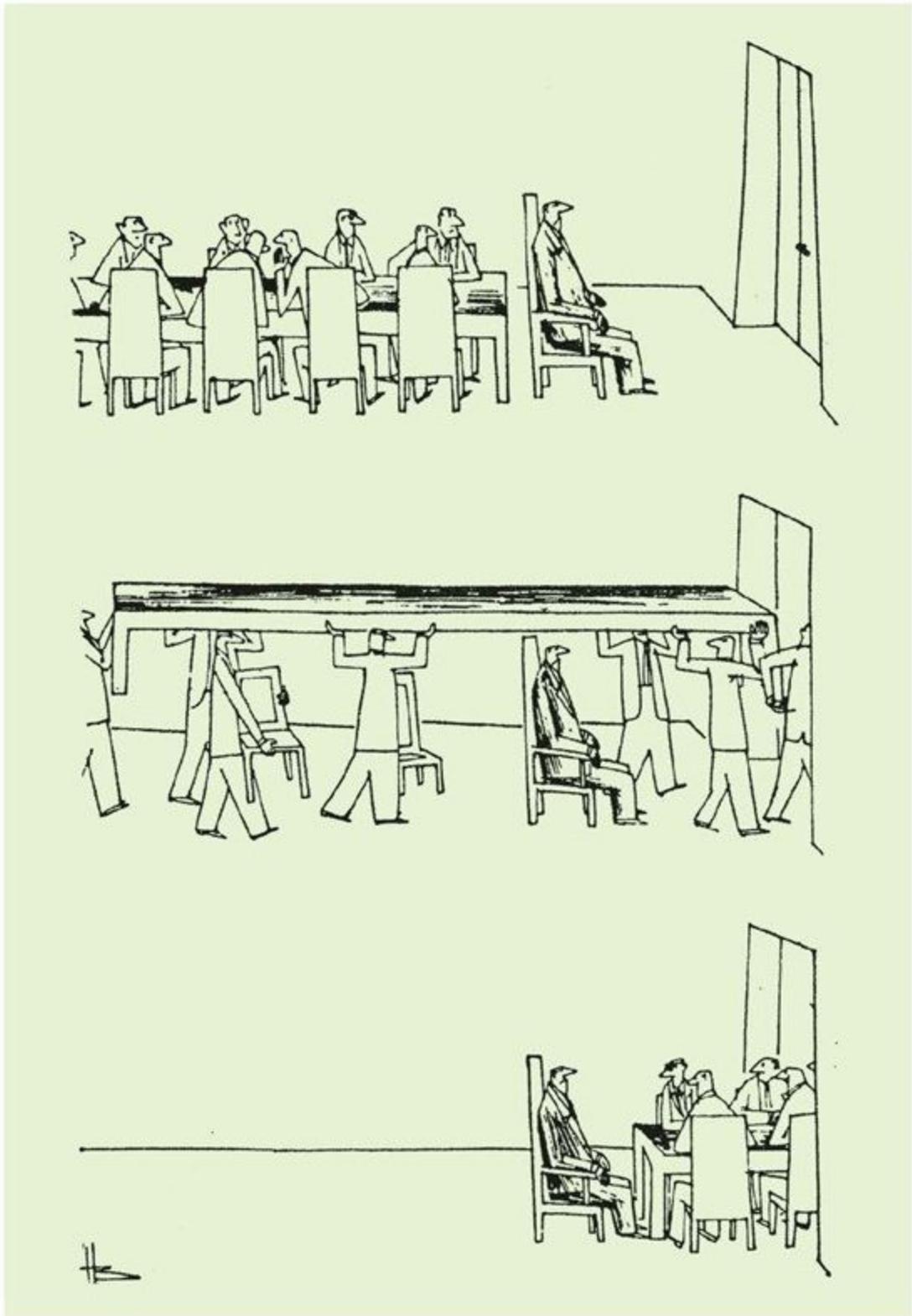
我回答：“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所以我已经退回去了。”

不是懒

爸爸：“别一放假就在家睡觉，太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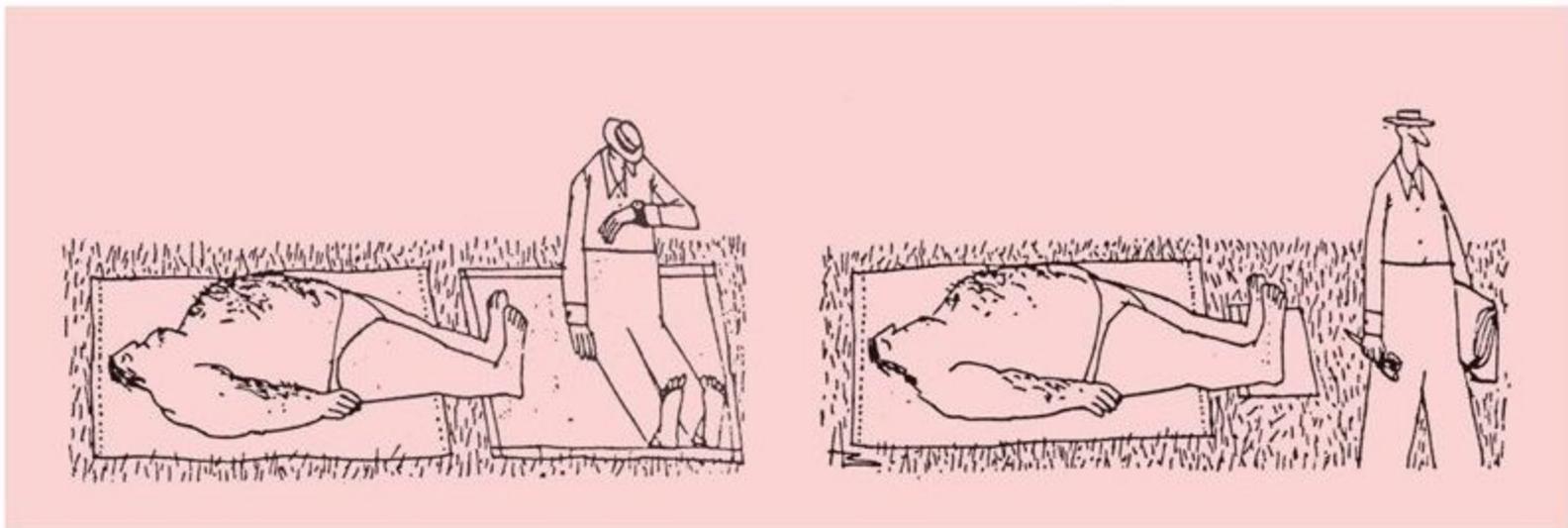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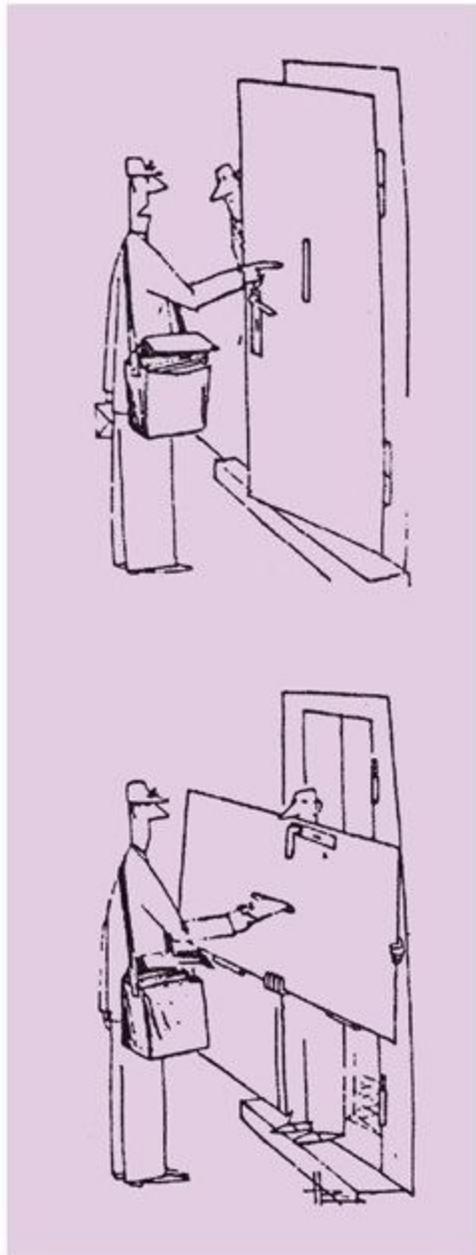
儿子：“我不是懒，我只是开启了节能模式。”

(汪杰、依凡等摘)



迁就

◎ [德] 比特纳



(摘自译林出版社洪佩奇编《比特纳漫画》一书)



最近新收了几个学生，都是应试教育的受害者。他们的症状很相似：刷了两年题，越到最后分数越不涨，甚至偶尔还有回落。他们虽然最终也被美国大学录取了，但内心充满恐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根本无法阅读。到我这里一字一句地训练两个月后，才豁然开朗：原来英语可以这样慢慢学会的！他们无不懊悔过去浪费的时光。

为什么？

因为时下的大部分应试培训都是错误的。我们这种不针对应试的教育，反而为考试做了更好的准备。重要的是训练周期！

我自己是个非常投入的长跑爱好者，“半马”经常在波士顿地方比赛的年龄组夺冠。

我发现：马拉松和考试，有异曲同工之妙。

马拉松把训练分成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最长，是打基础阶段。大原则就是尽可能增加训练里程，使身体适应长距离的耐力挑战，哪怕速度慢一些也没有关系。第二个阶段，是提升速度。毕竟，高水平的马拉松比赛速度相当重要，没有速度，耐力再好也赢不了。最后一个阶段，则是赛前调试，要把状态按照比赛的日程调整好，保证比赛日处于高峰期，水平发挥得淋漓尽致。

刷题应试，其实就相当于最后的赛前调试。你打听一下世界各种项目的顶尖运动员，哪个会一天到晚地赛前调试？相反，我们听到很多“比赛过度”的说法，即一些高水平运

动员，图大奖赛的奖金，一天到晚环球征战，最后疲惫不堪，水平大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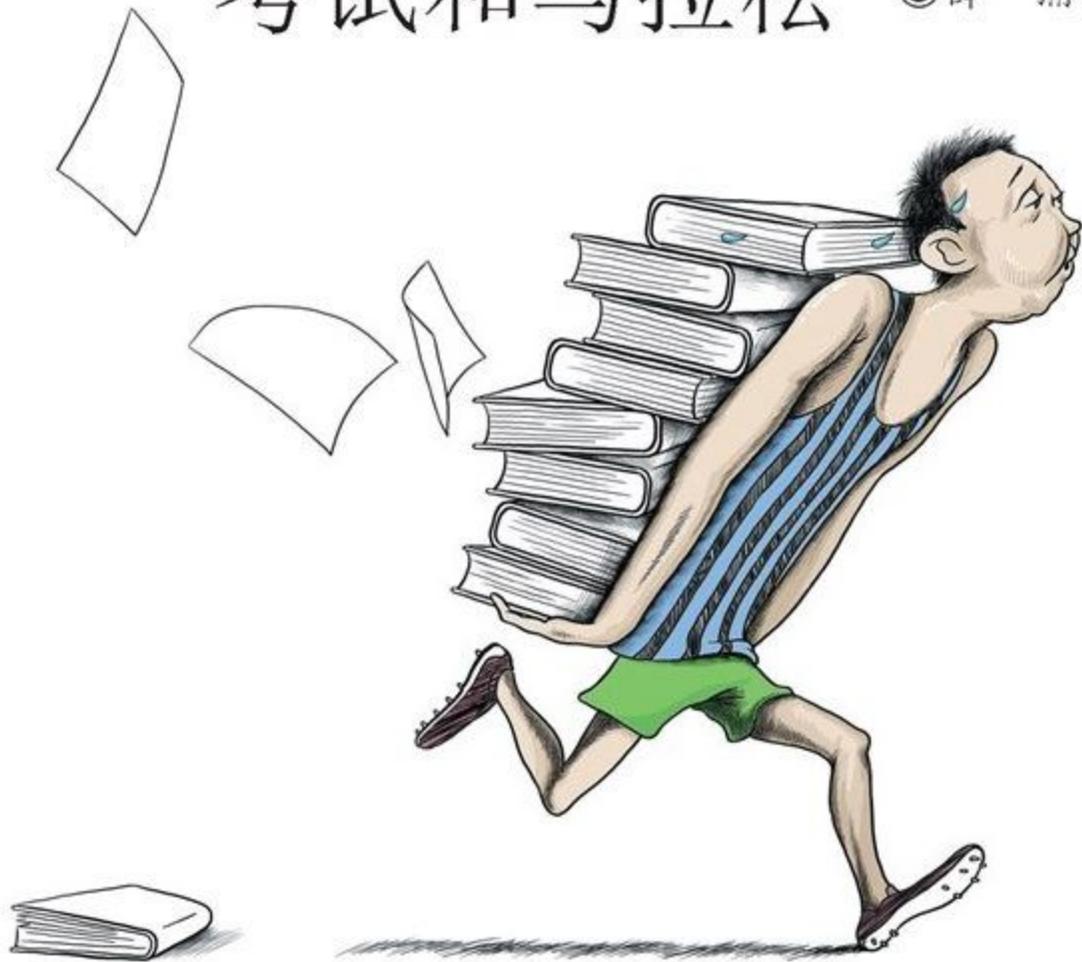
回头看看中国的应试教育。有些家长，会一年内给孩子安排三次 SAT（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或托福考试！每次考试，总需要一两个月的准备时间。这些时间加起来，就挤占了大量正常读书时间。

我们的阅读训练，则非常类似于马拉松的三段式训练周期。第一阶段属于基础训练：读得长，读得慢。读得长就是大量阅读。读得慢也易理解，因为起步阶段，底子很薄。新单词层出不穷，每个单词可能有十几个或几十个常用意思，都需要掌握。另外，四五行的长句子，要拆开来揉碎了分析，然后重新组装起来。这么分析上千个句子，语感就出来了，现场碰到长句一下子就能看懂。要掌握所有这些，怎么可能快？

我们的第一阶段训练，占据了训练的大部分时间。第二阶段才适当规定时间框架，要求一些速度。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赛前调试。我们推出一个新概念，就是“倒计时准备”，保证严丝合缝地在考试那天把状态调整到最佳。怎么倒计时？我们承认刷真题是最好的赛前调试。假设有十套真题，两天消化一套，那么就要二十天时间。你最好在考前的二十三四天开始倒计时调试，到考前三四天时把真题全部消化完，最后几天总结归纳自己的弱点，

考试和马拉松 ●薛涌





大概由于母亲文化水平比较高，她极少啰唆，更无废话。她说的话很像“格言”，我大多牢记在心，也努力付之于行。但实践的效果和初衷大半不符。这里，以母亲的三句话为例，做个简单的说明。

第一句：女孩子，不要占小便宜，否则要吃大亏。

实践的结果：我从未占过小便宜，但大半辈子都在吃亏，而且是吃大亏。

第二句：你要会讲话，会写字，也要会穿衣，这是面子功夫，为的是以后能谋个好差事，有碗饭吃。

实践的结果：写字、穿衣姑且不论，要命的问题是我一直不会讲话，最终导致了此后的命运。

第三句：女孩子，不能好吃懒做，将来看婆婆怎么收拾你——这话，母亲是笑着讲的。我把头一歪，问：“那能不能好吃勤做呢？”站在一旁的父亲忙点头，连声道：“可以，可以。”

我高兴地扑向父亲！此后，我奉行的原则就是好吃勤做了。

我的勤做，是一点点培养起来的。小学设有“劳作”课，老师教我们捏小泥人，做石膏像，做砚台，用高粱秆扎飞机模型，我兴致可高了。我用小刀削高粱秆，不小心把手指头削下一块皮肉来，鲜血直冒。妈妈赶来替我包扎，我不觉得疼，嘴里还哼着小曲儿。这是我“勤做”的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从杀猪、烧炭到打格襟、纳鞋底，没有我不会的。

1978年，我回到北京，带着高度自觉且极其完美的“勤做”精神回到母亲身边。毫不夸



好吃勤做

章诒和

大地说，我整日手脚不停。没活儿干的话，就做个精装纸本啦，自制咸鸭蛋啦，给旧衣服改个样式啦。我不停地在房间走动，把母亲搞得头晕眼花。母亲也有夸奖我的时候，因为我经常下厨烧菜煨汤。我要以此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

2003年，我随姐姐到美国探亲、旅游，顺便把高度自觉且极其完美的“勤做”精神带到了大洋彼岸。

人家准备丢弃的炒锅，被我擦得锃光瓦亮。地上拾到的树枝、枯叶，我收罗来做成一幅立体图画，没人欣赏，就自己欣赏。一天，外甥带我去一家小酒店买葡萄酒。我一眼看到店主人身后有个玻璃大瓶，里面装的全是软木瓶塞。我顿时亢奋起来，一把将外甥拽到身边，激动万分地说：“瓶塞！我想要那些瓶塞！你能跟店主人说说吗？告诉他，我是搞艺术研究的，这些瓶塞又多又好，我要自己动手用它们做成一件艺术品，为美国之行做个纪念。问问主人，能不能送给我或卖给我？成全我的创作吧！”我说得真诚又急切。

外甥把我的话翻译出来，店主人点点头，微笑着递给了我。我真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的谢意！遂问：“能不能与我合影？照片也将被我用瓶塞装饰起来。”店主人非常乐意，我们笑着走到一起。

回国不久，我的手工作品《酒瓶塞》完成。美国小酒店里的合影也被我用瓶塞装饰好，放在一个显眼的地方。

好吃勤做，真的很好。

（步步清风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四手联弹》一书，视觉中国供图）

有针对性地复习。

那么，这几个阶段哪个阶段最重要？当然是第一阶段，因为那是培养实力的阶段。想

想看，百米世界冠军博尔特的，他赛前即使不调试，也能赢大部分比赛，因为人家底子在那里。你一个最快就跑12秒

的，再怎么赛前调试，还是没有赢的希望。

（李金锋摘自《新华日报》2016年6月16日，辛刚图）



“赌”出的骨气

从目不识丁的沂蒙山农妇，到累计发表和出版上百万字作品的作家，42岁才开始学认字的王秀云，无疑在中国文坛创造了一个奇迹。

谁能想到，这位普通农妇的成就，竟源于与叛逆儿子的一个赌约：“如果你小子能考上清华，那我就能放下锄头去当作家！”

当年听了这话，儿子差点笑喷。岂料数年后，赌约竟成就了母子二人。

无意中的赌约

逃课、去河里洗澡、偷人家地里的红薯、与人打架斗殴，15岁的刘桦楠令母亲王秀云头疼不已。儿子已上初三了，却还经常被要求“请家长”。

一次，王秀云抑制不住怒火，将儿子按倒，一顿狠揍。“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就不知道学文化有多重要，这样下去你连高中都考不上！”她恨铁不成钢

地骂道。

刘桦楠像个老油条，趴在床上挨打，却不忘把脖子一梗，还嘴道：“考不上我就去打工呗！”这句话令王秀云更加恼怒，不由得又是一通噼噼啪啪的抽打：“你以为打工很好玩吗？每天累成狗，赚那仨瓜俩枣的。你就不能有点志向，将来考个好大学？”

“哎哟妈唉，你别打了，我考上清华，不给父母丢脸，行了不？”刘桦楠求饶道。

王秀云冷笑一声：“就你小子还想上清华大学？你要是能考上清华，那我就能放下锄头，成为作家！”目不识丁的文盲母亲竟敢夸下如此海口，刘桦楠顾不得身上的疼痛，几乎笑岔了气。

王秀云见状脸都绿了，她气急败坏地拿来纸笔说：“你还别当个乐子，今天咱俩就赌上了，立字为据！”末了，儿子讥笑她连名字都不会写，怎么签字？王秀云当即把手指伸进墨水瓶，在这份打赌字据上按了一个蓝手印。

娘儿俩谁都没想到，这个玩笑似的赌约，竟改写了他们的人生。

不识字，是最大的遗憾

王秀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1960年，她出生在山东沂南县青驼镇南宅子村。这里地处沂蒙山区，大部分土地挂在半山腰上，而且人多地少，人们拼了命地劳作，依然难以跳出贫困的泥潭。在苦水中泡大的王秀云，从小就下定决心：要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然而，她这辈子只上过半天学。7岁的她背着婶婶用碎布头缝的新书包，抱着板凳到学校上了半天学，下午就被气急败坏的爸爸拽回了家：“你跑去上什么学！弟弟妹妹谁照顾？”王秀云虽小，心里却啥都明白，学上不成了。她在小床上趴着哭了一天。

此后，王秀云每天照看弟弟妹妹、割草放牛、洗衣做饭，本该握笔写字的稚嫩



小手过早地粗糙了。长大后，不识字成了她最大的遗憾和耻辱。

16岁时，王秀云随民工团到岸堤水库加固大坝，天天和同伴们在石塘里挥锤砸石头。为了丰富民工的文艺生活，团里要搞会演，连队选了她去排节目，并给了她一张油印的歌词，要求背下来。想登台表演，却不识字，又怕人笑话，王秀云含泪推掉了演出，一回去就呜呜地哭了起来，心里充满了委屈。

王秀云喜欢有学识的人，22岁时，她嫁给了当地一名乡村教师。丈夫爱好文学，还经常写诗歌、散文。王秀云成了丈夫最忠实的听众，要求丈夫将每篇作品都念给她听。后来，还要求丈夫给自己念小说，比如《小二黑结婚》《孽债》等。

这让丈夫觉得，自己虽娶了个文盲，但在精神上，他们的沟通毫无障碍。

颠簸的生活，教会了孩子成长

婚后，王秀云相夫教子，几乎承担了所有农活和家务。

丈夫因文笔不错，辞掉了教师工作，被招进县人民广播电台，收入还算可观。然而，因为不久后王秀云怀上二胎，违反了国家的政策规定，丈夫被广播电台开除，只好在县城当临时工，收入极低。

日子一下子变得紧紧巴巴。在这个节骨眼上，即将参加中考的大儿子刘桦楠成绩差得一塌糊涂不说，还经常逃课，让王秀云焦心不已。她这才使出了激将法：“你要是能考上清华，我就去当作家。”

赌约一立，王秀云又投入到忙碌的生活中。她要侍弄乡下的4亩薄田，还要照顾小儿子、做家务，哪有精力去学认字！但因为前些年丈夫给她念过不少书，这让她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文学素养。当一些譬如“思考”“逻辑”“能力”之类的词语，频繁地从这个农妇口中蹦出来时，村里人都大为惊讶。

刘桦楠上高一那年，全县清退临时工，王秀云的丈夫再次失业，家里一下没了收入。为了生计，丈夫不得不四处打零工，王秀云则回到乡下种地。丈夫带着大儿子在县城，王秀云

则带着小儿子在乡下。每隔几天，王秀云会到县城，给父子俩送些蔬菜瓜果，再把积累了几天的家务干完，然后返乡。

刘桦楠读高三那年，英语成绩下滑得厉害。一个飘雪的寒冬之夜，王秀云背着从家乡带来的煎饼，到学校门口等刘桦楠放学，并特意带他去看望在工地上当小工的父亲。听村里人说，丈夫的脚被砸伤了，却不见他回家养伤，王秀云很挂念。

夜色渐浓，寒风呼啸，在工地上几盏高瓦大灯泡的映照下，只见一个衣衫脏乱的身影，正一瘸一拐地推着小推车运混凝土。大冬天的，他却不时地用肩上那条破毛巾抹额头上的汗珠，佝偻的身影在灯光下显得格外苍凉……看到这一幕，再瞅瞅背个袋子辗转几十里为自己送大煎饼的母亲，刘桦楠无声地哭了。

“加油吧，孩子，不要忘了我们的约定！”王秀云说。刘桦楠眼含泪光重重地点头。

母子二人竞相学习

事实上，自从和母亲立下赌约，不知道是因为赌气，还是因为读的是当地最差的高中，又或是因为母亲“没文化将来必像我们一样受苦”的唠叨，刘桦楠高中三年变得格外努力，成绩直线上升为全班前十名。

只是，他的英语成绩一直很烂。深切体会到父母的艰辛后，他在县城那间和父亲租住的小房子里，贴满了英文单词和长句，每天像着了魔一般大声朗诵着英文。看到儿子的努力，王秀云觉得，自己也不能言而无信，该认真对待那个赌约了。

可此时，她已经过了40岁。老话说：“人过三十不学艺，人过四十天过午。”丈夫却鼓励她说：“想想晚年成名的大画家齐白石，72岁才被拜为国师的姜子牙，47岁‘闹革命’的刘邦……你就应该明白一个理儿——只要有梦想，80岁都不要放弃。”

这给了王秀云信心。可对于一个从未握过笔的农妇而言，连学写自己的名字，都艰难得出乎常人的意料。按说，“王”字够好写了，一共才4画，王秀云却下笔艰难，最后纸上呈现的是一个歪歪斜斜的“土”字。



上小学的小儿子一看，哈哈大笑：“妈妈，你好笨啊！”刘桦楠连忙捂住弟弟的嘴，鼓励道：“妈，刚开始能写成这样已经不错了，加油！”丈夫也给她打气：“别急，慢慢来。”

此后，即使一天的农活忙下来腰酸背痛，王秀云仍坚持学习。她一想到自己这辈子因为不识字所遭遇的种种尴尬，体内的倔强劲儿就迸发了出来。她跟小儿子一样，学拼音，学查字典，看语文书，还看报刊和其他书。丈夫和儿子都成了她的老师。

临近高考，刘桦楠每天都刻苦复习到深夜，母亲则陪着他用功。一张旧书桌上趴着母子俩，一个在疯狂解题，一个在拼命读书认字。到了下半夜，王秀云和儿子往往要相互催促一番“快去睡觉吧”，才依依不舍地各自爬上床去。

农妇成了文学创作者

渐渐地，王秀云的学习有了成效，她开始“啃”中外名著，花了几个月读完了中国四大名著，又看了《傲慢与偏见》《巴黎圣母院》等。

2001年，刘桦楠以645分的成绩，考入北京林业大学园林专业。尽管未能如愿考上清华，王秀云夫妇却已经很满意了。要知道，上初中时，刘桦楠一直在全班倒数十名内。然而，刘桦楠并不满足，他跟母亲说：“我没有放弃清华梦。”

这让本想将赌约就此打住的王秀云，不得不在繁重的农活和家务中抽空继续学习。

识字不成问题，又看了大量书后，王秀云开始在丈夫的帮助下，尝试写作。通过阅读赵树理、陈忠实、卢梭、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家的著作，王秀云渐渐掌握了叙事技巧，以及比技巧更重要的“用真实打动人心”的写作理念。

生活不会辜负努力向上的人。2003年，丈夫成了县城税务系统的协税员，收入稳定，又把全家人接到了县城生活。此后，王秀云有了更多精力用来学习。坎坷的生活经历，让她的创作从来不缺灵感。

随后，王秀云的小说《冬整》《今夜有电影》《芦花》《守望》等，先后登上了《鲁南商报》《沂蒙晚报》《时代文学》《鹿鸣》等省内外

报刊，有的还被收入省、市作协编选的文学作品集。其作品《一担水》，还获得了全国文学大奖赛优秀奖。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张元珂博士，赞扬王秀云是“沂蒙乡土世界的深情守望者”。

成为真正的女作家

母亲兑现了赌约，成了文学创作者。刘桦楠也不甘落后，在京读大学的4年，他省吃俭用，发奋图强，立志报考清华大学硕士。大学毕业工作两年后，2007年，刘桦楠终于考取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硕士。至此，母子二人都兑现了赌约。

硕士毕业后，刘桦楠进入一家知名企业工作，王秀云为儿子倍感骄傲。此时，王秀云已写了不少小说。相较于自己的成就，刘桦楠更敬佩的是母亲的努力。他瞒着母亲，拿出积蓄帮母亲出版了第一本书。

那天，拿到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书，王秀云热泪盈眶。自己从小就渴望读书，喜爱文学，没想到因为与儿子的赌约，才终于实现梦想。她感谢儿子，刘桦楠却说：“妈，我应该感谢你。是你的生活态度、对知识的敬畏，触动了我并改变了我的人生。”

后来，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48岁的王秀云又学起了电脑，并在键盘上创作出25万字的长篇小说《小城生活》。2015年11月，黄河出版社为王秀云出版了小说《生产队里真快活》；2016年春，她的长篇小说《牛家》《小城生活》，也先后被两家出版社公费出版。王秀云凭借不俗的实力，顺利加入临沂市和山东省两级作协。

截至2016年11月，王秀云已累计发表和出版文学作品100多万字。从文盲农妇到乡土女作家，她和她的作品，不但成了当地老百姓热议的话题，也被文学界视为一个传奇。

了解母子俩的人生故事后，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称：“能通过打赌双双改变人生，真是了不起的娘儿俩。他们‘赌’出了沂蒙山人的孝文化，也‘赌’出了中国人不向苦难生活和卑微命运低头的骨气。”

（朱权利摘自《家人》2017年第1期，刘程民图）



菜单与盛宴

●〔印度〕安东尼·德·梅勒

◎夏殷棕 译

大师不重视文凭或学历，他看重的是人品，而非一纸证明。

大师曾说：“听鸟儿歌唱，实在没有必要看它的鸣叫证书。”

确实，很多人把时间花在看菜单上，反而忽视了享受生命的盛宴。

（郭旺启摘自新浪网译者的博客）

穿 衣

●静 水

40多年前的关中农村，过年才有机会穿新衣服，母亲却跟我们过不去。

去姨婆家、老姑婆家拜年，她自己换上洗干净的旧衣服不说，还让我们也换上旧衣服。我想不明白，有抵触情绪，可胳膊扭不过大腿，就噘着嘴巴依了她。12岁那年，在我因为爱美而坚决抗议时，母亲才给我解释：“去家境不太好的亲戚家，穿得太好了，他们会觉得自己寒碜而不自在。”

那时，过完年新衣服就被母亲收起来了，压在箱子

底，等比较隆重的场合再穿。可平日里倘若去姨妈家，母亲都会将过年时的新衣服取出来给我们穿上，带的东西也不比过年差，显得极为隆重。又不逢年过节的，有必要吗？在我嘀咕时，母亲说话了：“妈这些姊妹里，就数你姨妈最心疼我了，不能让你姨妈操心。”

多年后在处理很多事时，我都会想起儿时穿衣的事。

（苦乐年华摘自《今晚报》2017年2月6日）

上帝要借你的手

●〔巴西〕保罗·科埃略

◎陈荣生 译

大师带着弟子一起步行穿越沙漠。途中，大师无时无刻不在向弟子传授真理。

“将你的东西都托付给上帝吧，”大师说，“因为他从不抛弃他的子民。”

夜幕降临，他们就地扎营。这时，大师叫弟子将马全都拴到附近的一块岩石上。

弟子牵着马走到岩石旁，突然想起当天下午学到的真理，于是想：大师一定是在测试我。今天学到的真

理告诉我，应该将这些马托付给上帝。然后，他没有将马拴起来就离开了。

第二天早上，他发现那些马全都跑了，感到很气愤，就跑去找大师说：“你根本就不了解上帝！你说要相信上帝，可把东西托付给上帝，昨天我将马交给他看管，结果，这些马全都消失不见了！”

“上帝是想照看那些马，”大师回答，“但在那一刻，上帝需要你的手将那些马拴好，而你却没有将你的手借给上帝。”

（裴金超摘自《羊城晚报》2017年2月8日）

想象力

●至 善

美国一些城市常受暴雪袭击，很多电缆被积雪压断。电力公司请专家研究清雪问题。一个清洁员说，如果能让直升机去扫雪就好了。没想到这看似异想天开的想法竟被付诸实施，人们通过直升机螺旋桨带来的巨大风力解决了积雪问题。

人类发展至今，想象力贡献巨大。 ❄️

（韩玉乐摘自《今晚报》2017年2月11日）



马丁·路德·金为啥争自由

●黄昉萋

总有些事情荒诞得超出人的想象。比如，站在马丁·路德·金的故居里，我们4个刚从中国来的学生凑在一块儿，讨论的内容实际得吓人：马丁·路德·金从小就能住这么好的房子？

这是一栋1895年建造的木屋，光“厅”就分客厅、餐厅、游戏室等。1929年，马丁·路德·金在这栋木屋里出生，一直居住到12岁。导游指着墙上的照片告诉大家“这是金博士的外公家”。我以去年在国内跟装修队大战的经验，一眼看到当初自己舍不得用的实木护墙板和华丽墙纸在这里被用得何其妥帖。而另一位同学则敏锐地注意到其他设施：电烤箱、洗衣机、抽水马桶、浴缸……那时美国黑人已经过上这么好的日子了？

导游说，屋里的陈设都是金博士小时候的原物，唯一新添的东西是厨房的水槽。一群中国学生陷入了沉默。

以为自己了解美国民权运动的历史，但稍一接触，固有的知识在现实面前像墙灰一样纷纷剥落。

我亲爱的牧师同道们：我在伯明翰市监狱里阅读你们最近的声明，它把我现在的行动形容为“不明智，也没把握好时机”……鉴于

你们看起来深受“外人来多管闲事”这种观点的影响，我想我应当说明一下，我来伯明翰，是因为这里存在着不公正……任何一个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公平正义”本身的威胁。

写下这些话的时候，马丁·路德·金投身民权运动已经8年，坐牢不止一次，还没得到机会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那篇让他留名青史的《我有一个梦想》。他是一个个子小小的黑人牧师，不光住得好，也接受过高等教育。举行婚礼的时候，新娘科丽塔穿的蕾丝长裙、戴的头纱与薄纱手套，看起来都优雅考究。参观了马丁·路德·金纪念中心后我才知道，那时候，美国当局遵循的原则是“平等而隔离”，从理

论上说，不管什么肤色的人，都是“平等”的。黑人逛动物园的时候，门口也会挂上牌子：白人禁止入内。

展室里播放着20世纪60年代一些白人怒吼的镜头：“为什么黑鬼非要来读我们的学校？他们在自己的学校也能接受顶尖的教育，为什么非要跟我们凑在一起？”

下一次课上，带我们去参观的老师挨个问学生，在金博士的故居有什么想法。一个土耳其学生的话引起了老师的共鸣：“没想到金博士和他家人能天天一起吃晚饭、聊天。我的3个儿子啊，每逢去上足球课的傍晚，连坐下来正经吃饭的耐心都没有……”而我却想不明白：马丁·路德·金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从小就不愁吃穿，他怎么会愤怒到要去争自由呢？

你们也许会问我：“为什么要这样直接行动？为什么要静坐、游行，把事情干得这么出格？谈判难道不是更好的方式吗？”……有些人也问过我：“为什么你不给新一届市政府多一点时间？”……从过去痛苦的经验中，我们已经知道，自由从来不是压迫者自愿施舍的，它需要被压迫者去争取。坦率地说，我从未参加过任何能被普通人认定是“时间点把握得



马丁·路德·金

曾见齐白石册页四开，都很有趣，内一开画淡蓝色的藤花数穗，很多很多野蜜蜂在花间上下乱飞，他用金冬心体作了颇长的题跋：

家山有野藤，花时游蜂无数，×孙小时曾为蜂所螫。此×孙能作此藤花矣。静思往事，如在目底。

题跋似明人小品，极有风致。“静思往事，如在目底”，用老人的家乡话说：“此言说得有味。”



齐白石的童心

◎汪曾祺

时隔多年，画和题跋都不忘。题跋字句或小有出入，老人孙子的名已模糊，只好以“×”代之。此画已被印为单页，倘或有缘再见，当逐字核对。

此画之美，在于有温情、童心和人道主义。第一流的画家高出平庸（尽管技法很熟练）的画家，正在一片童心。

（田龙华摘自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人间那段草木年华》一书）

刚刚好”的直接抗争运动。那么多年来，我一直听到别人说“再等等”。

从这些文字里，依稀能看到马丁·路德·金遭遇的质疑。可是身在21世纪美国的老师似乎不大明白我的问题。“我想，他在对的时间，出现在了对的地点。当蒙哥马利罢乘运动开始的时候，金博士刚好是当地黑人社区的牧师，也就是说，他是社区的领导人物，他必须站出来。”

道理我都懂，但有很多话我没有办法对老师说。

我突然就问不出口——金博士出生在亚特兰大这栋维多利亚式小木屋的时候，距离林肯发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也就60多年。会不会有人这样对他说：你们这些人，60多年前还都是吃不饱穿不暖的奴隶，现在能住上小洋房、开上小汽车，还当着黑人社区的领袖——你咋不知道感恩？为啥知足呢！

我没法问她，马丁·路德·金怎么就没被“平等而隔

离”那一套说服呢？他完全可以安然过自己的幸福生活。公交车上黑人被司机要求给白人让座的遭遇，不会发生在他的身上。当他投身黑人抗争运动之后，家被炸了，自己被FBI（联邦调查局）监听，还有人拿着FBI窃听到的婚外情录音给他发威胁信，说他会身败名裂。来自黑人同胞的批评也没断过：有人觉得他坚持“非暴力”原则是软弱，也有人觉得他的所作所为是“违法”的，与极端分子无异。

他伟大的地方，是不是在这两条路中选择了抗争，并坚定地走到头呢？

老师看起来还是不大明白我在问什么。倒是一个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同学说：“看这个展览很有意思，因为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时间可以过滤掉很多杂质。你可以看见当年有人理直气壮地拥护着种族隔离制度，也可以听到马丁·路德·金充满爱的话语。一对比，前者的荒唐、自私再清晰不过了。”

我不知道她是否记得马丁·路德·金中心影片里节选自《伯明翰狱中书信》的话。也许是展览馆的视频做得好，他的这几句话，现在还总在我脑海中浮现：

也许对于没有身受种族隔离之痛的人来说，“再等等”是很容易说出口的话，但是……当你结结巴巴没法跟自己6岁的小女儿解释为什么她不能去电视上介绍的公园里玩，当你必须组织一个答案去面对5岁儿子的问题“爸爸，为什么白人对我们那么嫌弃”……当你的名字在别人嘴里变成“黑鬼”“小子”（不管实际上你几岁）或者“喂”，而你的妻子或母亲永远不能被人尊重地称呼一声“夫人”……那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对我们来说，“等待”是那么艰难。

先生们，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合理且难以遏止的渴望。

（伯仲摘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2月15日）



● 子非鱼



什么在悄然影响人生

为什么一张大学文凭，依旧敌不过家庭出身

说到家庭财富水平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孩子从小受到教育的质量，这一点很好理解。但是为什么即使贫困的孩子上了大学，他们依然无法在收入上匹敌家庭富有的同辈人呢？难道出身就是人一生的宿命，摆脱不掉吗？

每个人从小的成长环境、父母的教育理念，以及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并不相同。即使拥有同样的家庭背景，其价值观、事业观和财富观也会不同，孩子的走向自然也会有差异。所以，我们只能跟随经济学家做出猜想。

研究此课题的经济学家认为，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 童年时期的家庭资源

家庭经济水平高的父母，

会在孩子教育中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经济资本），主动快速地给予孩子帮助，并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职业感觉、社交能力和其他软实力。

他们所采取的“协同培养”策略会使孩子在进入职场前，就获得足够多的能力、气质和毅力，持有更高的理想抱负（文化资本），从而更容易有好的发展。在孩子进入职场的时候，背景好的家长，还能够通过广泛的社会关系（社会资本），帮助孩子更好地实现求职和晋升。

如此一来，家庭背景就通过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途径，对下一代产生影响。

而家庭比较贫困的父母，会过于依赖学校和公共机构，在教育中通常采取的“放养散养”“快乐教育”策略，虽然

保护了孩子的天性，但也让孩子失去了很多学习机会，从而无法获得有利于职场发展的足够技能。

这些孩子进入职场后，很多职业技能和素养，都需要靠自己试错和碰壁去习得，所以其职业发展之路，会更缓慢、更坎坷。

2. 贫困学生所读的大学质量

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顶尖大学中绝大多数学生，都来自中产及以上阶层。在中国如此，在美国这个阶层分化明显、大学学费昂贵的国家，更是如此。

美国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只有不到10%的贫困学生数学成绩拔尖，而家庭收入高的学生，占据数学高分成绩人数的48%。在这样的成绩差距之下，两种家庭的孩子，在高中后所去的大学，自然也会完全不同。精英大学更是集中了家庭背景好的学生。

在哈佛大学、耶鲁法学院这样的顶级院校，有60%的学生来自家庭年收入前10%的家庭，只有5%的学生来自家庭年收入后50%的家庭。同时，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进入精英大学的概率要比贫困家庭孩子高4倍。

在中国，情况也是如此。经济学家发现，很多成绩不错的贫困家庭孩子，都不敢报考精英大学。尽管这些学校有很好的资助政策，也可能提供非常有用的学业、职业能力培训支持，但这些孩子在高考之前就低估了自己的能力。



所上大学的质量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收入水平。多数贫困家庭的学生只能去普通大学、专科学校，这也就造成他们很难在毕业后找到收入丰厚的工作。

3. 贫穷带来的稀缺感，束缚了脚步

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发现，贫穷会成为心智的负担，即使没有人提醒你稀缺的存在，贫穷状态也会削弱智力和自控力。而且长期的稀缺感，会在大脑中留下记忆，使人即使拥有足够的钱，也无法彻底摆脱紧张感。

比如，挨过饿的人，会长期过于关注食物，买菜做饭时很容易准备过量，或饱受暴食症的困扰；小时候被严格限制零用钱的孩子，在自己有能力赚钱以后，依然会由于内心挥之不去的匮乏感，要么不敢花钱，要么挥霍无度，缺乏正确的理财观念。这都是稀缺感造成的内心感官失调。

另外，神经科学家发现，长期处于贫穷状态下的孩子，其智商发展会存在一定的滞缓，这也是稀缺感对智力限制的证据。

稀缺感会导致“管窥”，也就是说，内心的稀缺感一旦占了上风，人就会忽略“诗和远方”，而只看到“眼前的苟且”。一个人哪怕本来就拥有高智商，也会在稀缺状态下表现出比原本更低的智商。

如果一名学生整天为钱的事发愁，那么他对金钱的稀缺感，就会让他过度专注于缺钱

这件事，自然无法专心学习和发展能力。

在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容易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对能力发展贡献极小的兼职中，从而没有多少时间去思考真正有用的事，更舍不得给自己投资。

工作以后，他们也会因为家庭负担、未来生计而对金钱关注过多，忽视了自己的职业技能提升。相比于家庭富足、无须为生计发愁，从而可以专注于自身能力发展的同龄人，这些低收入背景的人，可能更缺乏进步和提升的后劲。

由此看来，彼此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也在情理之中。

回报率低，就不读大学了吗

如果你认为，没有学历也一样可以成为资本大鳄，那就让数据告诉你：

大学文凭也许并非阶层流动的通行证，但根据清华大学李宏斌教授的说法，在中国，如果没有剔除先天能力和家庭背景，中国大学回报率有16.3%，高中回报率就更低，只有4.5%。而且，多读一年大学能增加16%的收入，大学毕业生与高中毕业生相比，收入要高出64%。

在美国依然如此，没有这一纸文凭，会让你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少赚100万美元。

也许你会发现，刚毕业的大学生工资其实并不高，甚至还不如已工作几年的高中毕业生。但高中学历者收入增长的幅度和速度，是越来越慢的。

拥有大学学历的人，也许起步收入不高，但他们在大学

中积累的知识、能力、资源、人脉，会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起到重要作用，从而使收入的增长速度越来越快，拉开与高中毕业生的差距。

随着时代的发展，高中学历的含金量将会越来越低，高中文凭也将越来越不值钱。两种学历之间的收入差，越来越大。

再看学历与贫困的关系。在今天这一代年轻人中，有22%只有高中文凭的人处于贫困中；而1979年时的年轻人中，只有7%的高中学历者处于贫困中。

如今，如果仅仅止步于高中文凭，就很难在社会中维持生活。倘若不去读大学，那么大学教育可能带给你的各种“软资源”，就会与你失之交臂，更不要说获得事业和人生的成功。

没读过书的农民企业家，因为缺乏发展企业必需的技术，已经很难与科技含量高的企业相抗衡。低技术行业已经形成了垄断，在这些领域很难出现零起点、无技术的创业成功者。

也就是说，中国以后的发展，很难再出现“没读书的大老板”，更多的将是“读过书的大老板”，而且他们将出现在科技含量更高的行业。

因此，从收入水平、事业空间和工作满意度来说，读了大学的人，都完胜没读大学的人。

（山高摘自微信公众号“家长进化论”，本刊有删节，黎青图）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我练摊儿纯粹是因为熟悉我的朋友断言，不管我卖什么，结果只能是亏。他们说我不善于讲价钱，而我认为我是善于讲价的，并且认为他们也太小瞧我了。我要向他们证明这一点，也要给自己争得另一种自信。

我没精力去倒卖什么。家里也没什么东西供我拿到市场上去卖。最终我的目光落在一捆捆杂志上，那都是各个编辑部赠寄的，厚的三元多一册，薄的也一元多。赠寄给我的刊物，我几乎全都翻阅过，否则我觉得起码对不住编辑部。我又很爱惜，因此看过后打捆时，仍是崭新的。一捆一捆地摞放着，我常为它们感到惋惜，觉得应有更多人翻阅它们。有时我到大学去，便捎上几捆分送给大学生们，见他们喜欢，我觉得高兴。或者分送给厂里的门卫、司机，他们倒也不拒绝接受。谁说没人读纯文学刊物？他们只不过不愿花

钱买罢了。对于不必花钱的新杂志，人们总会想——不要白不要。要了，进而又会想——不看白不看。不管他们是在什么样一种不经心的情况之下看的，都是纯文学的一慰了……但是我从未想到拿它们去卖，至少那一天以前如此。

我家附近有早市，早市很热闹。我怕我的“货”和白菜、萝卜、蘑菇、豆腐、大饼、油条、瓜果之类摆在一起，缺乏起码的竞争力，便预先和“北影”“童影”的朋友们打了招呼，要求他们届时去为我捧场，营造些许购销气氛。我曾在电视讲座节目中，看过几眼片断，说是欲成功地销售什么，首先销售的是自己。意思是要注重销售者的自身形象，使购买者瞧着销售者温文尔雅而又诚实可信才好。好在我的脸天生有那么几分诚实可信，于是我刮了胡子理了发，很得意地修整了一番边幅……捧场者挺投入地捧场。由

于我没跟他们讲清楚，他们竟省略了付钱给我这一关键环节——只是围着我的地摊挑，挑了便抱着或夹着扬长而去。不认识的人们见此情形，亦争相来挑选。

我说：“哎哎，热爱文学的同志们，这是要钱的！”

他们说：“还要钱啊！”

有的就放下，快快地走了。有的却反问：“刚才那些怎么就可以白拿？”

我一时语塞。于是他们觉得我好生没道理似的，也理所当然而且理直气壮地白拿了便走……顷刻我的摊前冷落，我的“货”已流失大半。

我正懊恼，一位五十多岁半秃顶的男人凑过来。

我说：“不白给，要钱的！”

他说：“那当然，这年头哪有白给的东西。”

我说：“厚的一元五，薄的八毛，绝不削价！”

他说：“我也没提出这请

练摊儿

◎ 梁晓声





扑满哲学

◎黄永武

只知道积聚而不知道散施，只知道不足而不知道知足，那么这幕击破扑满的悲剧，迟早会上演。

元代诗人艾性夫曾有扑满

诗道：“区区小器安足怜，黄金塞坞脐亦然！”像董卓一样，造了个万岁坞，藏了黄金无数，结果被人杀死后，肚子上的脂肪也被当作灯油去点火了。这诗讥笑那扑满小器，也嘲讽了多少贪婪的人！

（林冬冬摘自漓江出版社《爱庐小品·生活》一书）

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公孙弘被国士举荐入京。当时邹长倩送给他一个扑满，要他警戒“入而不出，积而不散”的危险。

其实邹长倩所提出的“扑满哲学”，不仅是提醒公孙弘一人，而且要提醒每一个人：当我们只知道进而不知道退，

求啊。”

我说：“你要统统买，我倒也可以考虑照顾你几折。”

他说：“可惜都是近期的，我更希望要些早期的。”

我暗想，这人挺怪。我正是怕早期的有“大处理”之嫌，所以用自行车驮来的全是近期的，他倒偏偏希望要早期的。不管这些了，反正我的目的是诱使他掏出钱包来。放过此人，更待何人？

我便以诚实可信的口吻，神秘地说：“都买了吧，老同志！这刊物就要停了！最后一期保存在手，将来必有价值！”

他正拿起一册《收获》，听了我的话不禁“哦”了一声。

他问：“为什么？”

我更神秘地说：“还用问吗？商品大潮的冲击，厉害呀！你这一册里有作家×××的中篇。知道此人不？现实主义大师！这中篇插了大娄子啦！还有这一册，×××知道不？他不久后要出国了，以后在国内刊物上再难见到他的名字了……统统买了吧！二十元怎么样？二十元买别的，你能买点啥……”

我神吹海哨，意在骗他的

钱。

他说：“你知道的还不少呢。”

我说：“知道我是谁不？梁晓声。我说我有名气似乎不大谦虚，可说我一点儿也没名气等于骗你。我也要出国去了！美国某大学聘我去讲学……”

他说：“你就是梁晓声啊，仿佛听说过一点儿……”

总之在我的诚实态度的感召下，他买走了剩下的所有杂志。我极慷慨地搭上了铺地的旧塑料布。望着他推自行车离去，我心里别提有多么快活。赚别人的钱原来竟是如此愉悦的事，以欺骗的手段赚别人的钱，你甚至还会觉得对方是很值得你暗加嘲笑的。我想起不久前我就在这市场上买了三斤菱角粉，吃着感到黏稠可疑，于是请朋友找了个单位一化验，不过是淀粉渗了骨胶粉而已。我的快感中不但有骗人成功的愉悦，还有报复了谁的解恨的成分。

始终站在一旁的电影学院的一位朋友问我：“知道那是谁吗？”

我问：“谁？”

他说：“北师大中文系的

副教授啊！专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他根本就不会相信你那些骗人的鬼话。”

“您怎么不早说！”

“那不就干扰了你的一桩买卖嘛！”

我望着远去之人的背影，一时愣怔……

这时，市场管理员走来，对我说：“小伙子，掏钱吧。我早就瞄着你了，罚款二十五元！”

我说：“我怎么了，你罚我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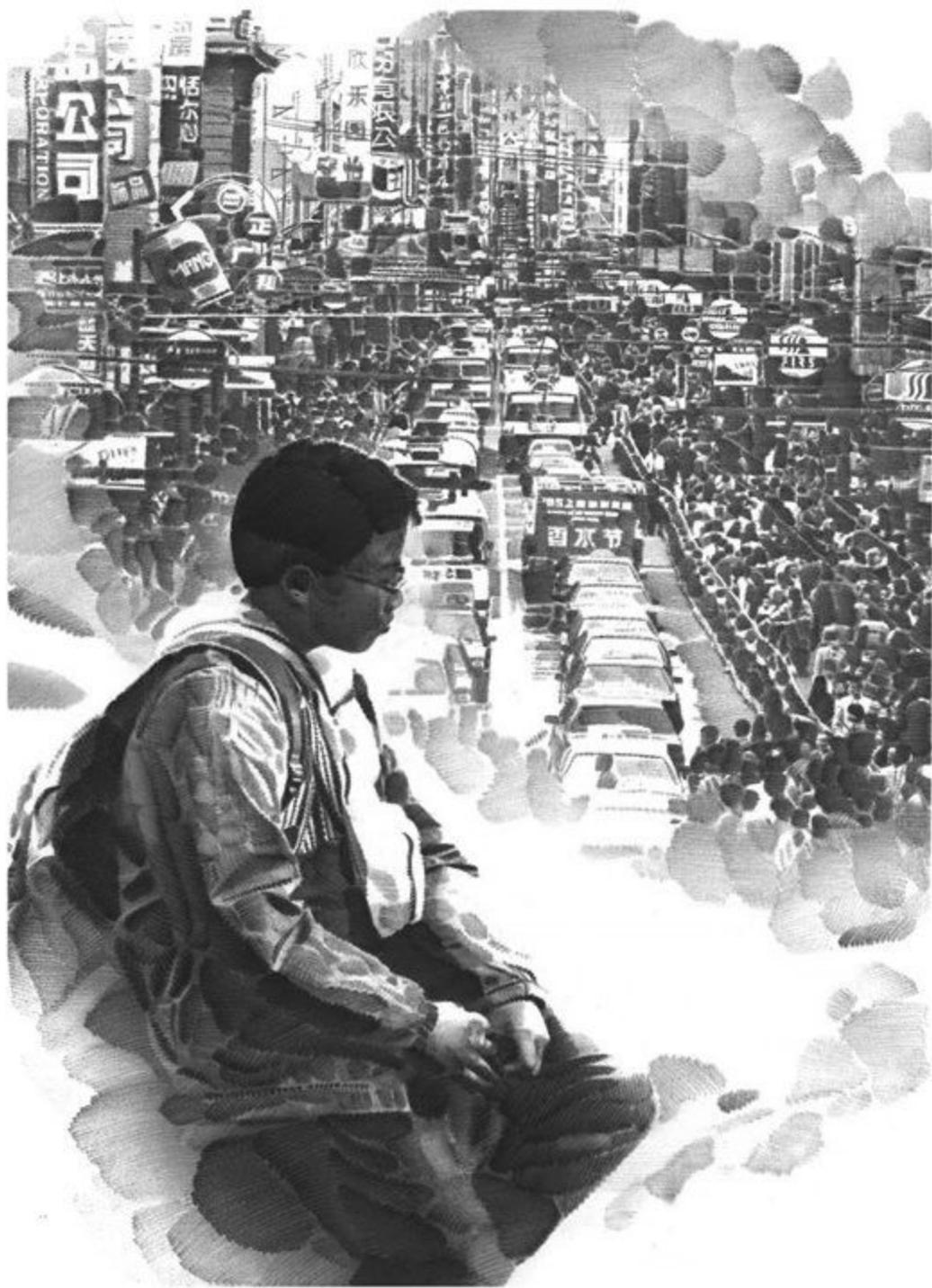
他说：“怎么了？你无照经营。别人都是有临时摊照的，你有吗？别看这么多摆摊的，一张生面孔也逃不过我的眼睛……”

我嘟哝：“只挣了二十元……”

他说：“我这有纸，你打个欠条，明天一早送五元钱来。作家，梁晓声，对不？你刚才向人家自我介绍时，我已经记在本上了。你不送来，我有地方找你……”

我只好乖乖地打了一张“欠罚款五元”的欠条……

（步步清风摘自时代文艺出版社《你在今天还在昨天》一书，刘志刚图）



小镇出来的孩子

●路 明

母亲对我说，你差一点点就是上海人。

那是1982年的7月，母亲在小镇的卫生院上班，离预产期尚有三周。外公外婆早早预订了上海“一妇婴”的产房。那天，父亲的朋友送来一串“六月黄”。母亲禁不住嘴馋，多吃了几口，当晚腹部剧

疼，上吐下泻。妇产科的刘阿姨说，赶紧剖吧，保住孩子要紧。一柄薄薄的柳叶刀划开了我的世界。

小镇毗邻上海，1980年后，许多回不了城的上海知青在小镇安了家。他们大多是教师和医生，清贫，有点小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后来，又有几

家内迁的工厂陆续搬到小镇，技术人员也多是上海人。

和上海人一道来的，还有蝴蝶牌缝纫机、永久牌自行车、红灯牌收音机、钻石牌手表，还有雪花膏、高领绒线衫、大白兔奶糖、回力运动鞋……加起来，几乎就是那个年代对美好生活的全部想象。羡慕之余，小镇的居民对这帮上海人不免有几分讨厌，觉得他们高傲、精明、死要面子。

像一条河汇入另一条河，时间久了，彼此也就交上了朋友。小镇人几乎都会讲几句上海话，上海人看见谁家的小姑娘穿新衣服，也会说：“好看忒好看忒。”前一个“忒”升调，后一个“忒”降调，很有味道。

琴芳的阿哥讨了个上海娘子，琴芳吵着要去上海玩。国庆节她终于去了一次，却几乎是逃回来的。阿哥、阿嫂带她逛了南京路，看了外滩，在城隍庙吃了南翔小笼。晚上回到住处，琴芳吓了一跳。十平方米不到的一个亭子间，睡了三家人——阿哥的岳父、岳母，阿哥、阿嫂，还有阿嫂刚娶媳妇的弟弟。两条帘子，隔开三户人家。琴芳和阿嫂睡沙发，阿哥打地铺。半夜，琴芳尿急，又不想跑出去上公共厕所。阿嫂说，床底下有痰盂。夜深人静之时，尿滋在痰盂内壁上，发出响亮的声音，让没嫁人的琴芳面红耳赤。

不是所有上海知青的子女都叫知青子女。只有那些回不去上海的上海知青，他们的孩子才叫知青子女。



父母一心盼望我们“回去”，最好是堂堂正正地考回去。他们在教育上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搞来上海的教材，请上海的老师补课，每天晚上收看上海教育电视台的新闻，时刻关注着上海中考和高考的政策。只有知青子女会学油画，学钢琴、小提琴、手风琴，启蒙老师通常是父母或邻居；只有知青子女会提前学英语，听“新概念”或“许国璋”，为了跟上上海学校的进度；只有知青子女会因为成绩不好“吃生活”（方言，指被打），而所谓的成绩不好，大概就是跌出全班前三名。我很羡慕那些本地同学，他们看起来无忧无虑，什么也不用学，考试不及格也无所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他们后，他们说：“我们才羡慕你们呢，我们回家要生煤炉烧夜饭，要割草喂猪，农忙时还要下地干活。还有，你们经常能去上海，我们可想去了，爹妈说，没钱去个屁咧。”

我家隔壁住着放射科的王医生，他儿子大我两岁，我叫他小哥哥。王医生会拉小提琴，小哥哥自然也从小练琴。每次我路过他家门前，总听见咿咿呀呀的琴声，偶尔还有王医生的怒斥声。跟小哥哥相比，我是幸福的。母亲本想送我到上海学钢琴，每周六下午出发，颠簸四五个小时到上海外婆家，周日上午去老师家里学琴，下午再颠簸四五个小时回小镇。无奈我身体太差，学了两三次就大病一场，学琴的计划只得无限期搁浅。

小哥哥中考考上了普陀区的区重点，迁户口时遇到麻烦。上海的亲戚们不愿让小哥哥落户，纷纷说家里房子太小，住不下。王医生勃然大怒，跟亲戚们决裂。小哥哥痛哭一场，无奈放弃入学资格。王医生托了关系，安排他在小镇的高中就读。那几年，说起这件事，王医生咬牙切齿：“等着吧，是金子到哪里都发光。”

我不知道小哥哥是不是金子，我只看见他日复一日地沉默。有时半夜醒来，我看见他书房的灯还亮着。远远看去，像一颗孤单的星，升起在小镇寂寥的夜里。

知青子女陆续回到上海，过程并不轻松：户口、住房、学习方式都成了问题，土气的穿着、偶尔暴露的外地口音也成为他们被嘲笑的理由。在外地，他们是上海小孩；回到上海，又被当成外地小孩。有一次，一个“外地小孩”和几个上海同学发生争执，情急之下，他骂出一句“外地话”。那几个本地同学顿时笑作一团。他们捂着肚子，做出夸张的反应。战斗到此宣告结束。那个“外地小孩”涨红了脸，极力地辩解什么。最后他放弃了，颓然坐下，听凭笑骂——“巴子”“阿乡”“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

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需要一些时间和勇气才能承认，那个落败的“外地小孩”就是我。

知青子女普遍早熟、敏感，很多人长成一副少年老成、心事重重的样子。他们大

多成绩不错，数理化尤其好，毕业后工作也卖力。大概跟长年憋着一口气有关。

他们有两个故乡，或者说，没有故乡。和初来大城市的外地青年不同，他们知道自己本该属于这里，藕断丝连，又阴差阳错。这种若即若离、爱恨交加的情感，是知青子女的乡愁。

小哥哥后来考取重点大学，王医生终于扬眉吐气了一把。毕业后，小哥哥远走美国。多年后他出差回国，抽空见了我一面。三两杯红酒下肚，我问：“他乡生活习惯吗？”小哥哥苦笑一声。我懂他的意思。如果说父辈曾被连根拔起，我们则生来就没有根，走到哪里，都是异乡人。

如今，没人再提什么“知青子女”了。时代造就了这个名词，随即它被迅速地遗忘。

2009年我结婚，父母执意要求我回小镇办一场婚礼，虽然他们已经回上海居住多时。毕竟，小镇有他们的朋友，也留下了他们的青春。

那天来了许多人。婚礼很简单，没有司仪，没有抽奖，也没有歌舞，父亲上台说了几句话，大家就开吃，然后新郎、新娘挨桌敬酒。菜是实在的，酒是醉人的。叔叔伯伯们感慨着，怎样看着我一点点长大，看我离开小镇，现在又回来。他们干掉杯中酒，称赞起新娘子，说：“好看忒好看忒。”

（彭慧慧摘自《文汇报》2017年2月5日，本刊有删节，李晨图）



不通人性的机器

●方可成

人不可能像机器一样毫无感情地做出最理性的选择，而是需要时间进行反应、思考、判断。

一架满载乘客的飞机从纽约起飞后遭遇鸟群撞击，两台引擎全部失灵，英雄机长奇迹般地实现了水上安全迫降。这是电影《萨利机长》讲述的真实故事。不过，迫降成功只是故事的开始。随后，萨利机长接受了航空安全部门的轮番调查和盘问，他被质疑：为什么不返航到拉瓜迪亚机场，而要冒险迫降？也许机长并不是英雄，而是拿全体乘客性命开玩笑的莽夫？

在听证会上，航空安全部门展示了模拟数据。在先进技术的支持下，机器完美地还原了当天飞机遭遇鸟群撞击之后的高度、速度、角度等数据，以及天气、风向等外部环境因素。模拟结果表明：这架飞机完全可以成功返航，在原机场着陆。

眼看萨利机长就要声名扫地，这时他指出了—个关键因素：机器可以完美地模拟客观数据，却没有考虑到，当时驾驶飞机的是活生生的人。人不可能像机器一样毫无感情地做出最理性的选择，而是需要时间进行反应、思考、判断。

果然，当机器模拟将人的反应时间考虑进去之后，飞机便无法再成功着陆机场，水上迫降成为唯一的选择。

在不通人性的机器面前，英雄机长的命运险些被毁掉。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小人物，也因为机器不通人性、不具备人文关怀，而生活在糟糕的处境之中。

这类小人物中最典型的，就是美国不少快餐连锁和大型超市的工作人员。他们大多是按小时数拿薪水的合同工，收入本就微薄。近几年，企业大规模采用机器进行排班，让他们受到进一步的剥削。

这种排班的核心是基于顾客流量来安排上岗员工。其实，超市和快餐店本来就会进行这种“科学排班”：周二上午人流少，少安排人上岗；周五晚上人流多，全员上岗。不过，新的数据技术让这种方法的复杂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比如，下雨时，可能会有更多人走进咖啡店，所以这时要多安排人手；某个晚上附近的体育场有大型赛事，可能会给快餐店带来一大批深夜客流；甚至，根据社交媒体上提及的某一产品的热度，来预测门店的人流……这一切都让人流预测和排班安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科学化程度，但它给店里的打工者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为什么会这样？首先，这种复杂的预测方式，往往需要利用非常新的数据（比如天气预测、社交媒体热度），因此很多时候只能提前一两天完成预测。这也就意味着，员工的排班表无法在一个月前就安排好，而是提前一两天

才能得到，而且永远处于不可预测的变动之中——因为数据是不断变动的。这也就意味着这些打工者永远处于不确定性之中，随时可能被叫去工作，无法掌控自己的时间，这对需要照顾家庭的人来说尤为不便。

其次，此前超市和快餐店的打工者还能享受一些间歇的清闲，不至于每一分钟都在高压之下，但是现在，拜算法所赐，他们基本上每一分钟都要处于紧绷的状态，因为机器算法的终极目标就是使每一位员工在岗时的工作投入最大化。这对于企业盈利的目标而言自然是合理的，但它没有考虑到，员工作为活生生的人在这种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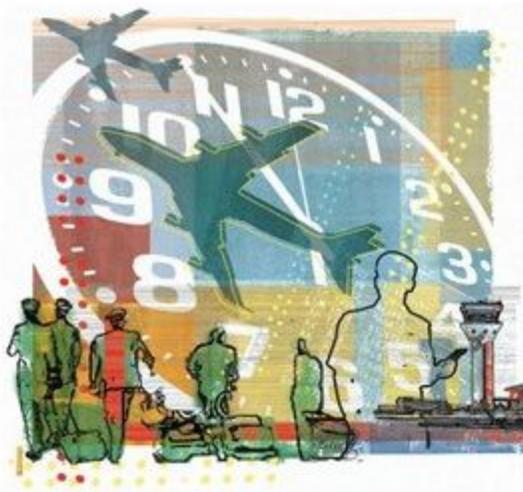
我百米冲刺般来到舱门，门已关上，飞机已缓缓驶离。

这虽然是三十年前的事，却似数秒前刚刚经历，那种失之交臂的痛楚与恐慌，实在难以忘怀。

“最后期限”虽然错过，也并非成为人生之“最后”，不过我们更倾向于告诉自己已经够糟，结果常是：生意伙伴因此失望，砰的一声关上合作之门。

为防再一次失之交臂，我们处处谨小慎微，时刻准备着应付下一次的紧要关头。

当一切均专注于“最后期



自己的闹铃

◎〔美〕赛斯·高汀

◎夏殷棕 译

限”时，往往无暇关注实际上

重要的工作；当围绕“即将到期”的担忧而构建我们的生活时，往往搭进去我们以往有序而从容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时间正在悄然而逝。

对于一切，重要的是我们的体验，而不仅仅是对失之交臂的悔恨。

悄然而逝的时间，应该是对真正需要你的人的慷慨奉献，应该是你成就自我、做出成绩时的消费。

因此，你应该设置好自己的闹铃。

（潘 焯摘自新浪网译者的博客，视觉中国供图）

劝 减

◎〔日〕山下英子

◎田文姝 译

实际生活中，我们不断地做加法——

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大量购买物品，房间里的物品堆积如山。

吃得过多导致生病，进而摄取大量的药物。

总觉得掌握的信息不够

多，从电视和网络中胡乱接收信息，结果，反而陷入不安的状态。

我们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会不会都承担着“自我混乱”的重责呢？解决这个问题，有加法和减法两种。差别在于：加法处理的，只是有问题的那部分；而减法要做的，则是消除问题发生的根源。

日本作家新井满先生的著作《老子自由译》中，有一首

叫作《劝减》的诗——

世间所行，有加有减；
加法简单，减法却难。
加一新，不如减一烦；
增一益，不如减一害。
也许，是意外之所思，
那种做法，必定顺遂。

减法是很难做的，但减法也是非常有益的。通过减法，精神可以得到解放，能够遇到一个自在的自己。

（彭静波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年龄断舍离》一书）

度下要承受巨大压力。

此外，机器还会自动完成一些奇葩的排班方式。比如，晚上值最后一班岗，工作到11点关店，第二天一早又要上最早一班，凌晨4点就要起来去开店。这种情况一度非常普遍，以至于人们发明了一个词：clopening，即关门（closing）和开门（opening）的合体。有这种排班方式，并不是机器有意为难打工者，而是因为在这机器的算法中，并没有“人类需要充足的睡眠时间”这样的设定。

数学家凯西·奥尼尔在《数学杀伤性武器》

一书中讲述了不通人性的机器剥削底层打工者的故事。她提醒我们：机器和算法最终体现的，其实是制造机器、设计算法的人的意志。从这个意义上说，机器不通人性并不可怕，只要制造机器、设计算法的人多一些人性的考虑和关怀，比如禁止连续排最晚班和最早班，要求提前一周定下排班表，等等，事情就不会变得那么糟糕，就像在萨利机长的听证会中加入那关键性的35秒一样。

（小 南摘自《南方周末》2017年2月9日，勾 犇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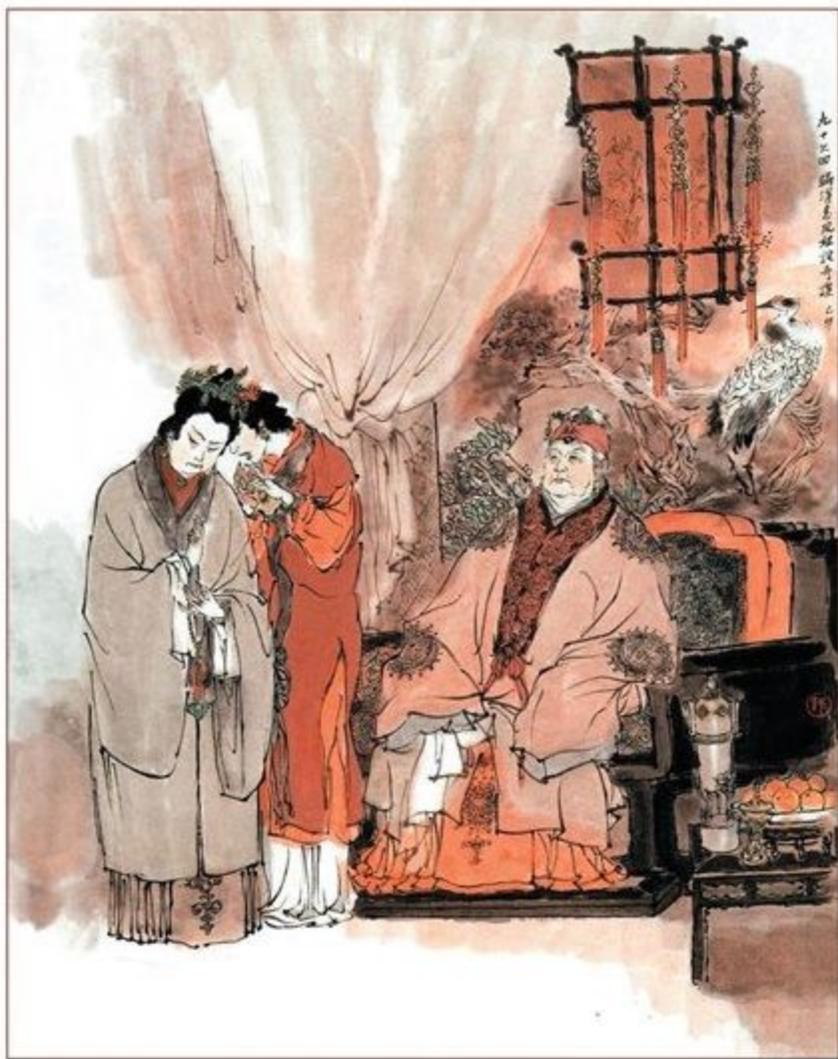
伊能静曾经憧憬过自己70岁时的样子：“造一座房子，养着一批文艺青年，笑着看年轻的孩子砸碎我最贵的茶杯。”

这说的不就是《红楼梦》里的贾母嘛！

贾母本系“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的世勋史侯家大小姐，强强联姻嫁给贾府荣国公之子，身家深不可测。贾府财务青黄不接时，贾琏就央求鸳鸯：“暂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的金银家伙偷着运出一箱子来，暂押千数两银子支腾过去。”窥此一斑，老太太有多少个人财产就可想而知了。

凤姐成天耀武扬威，因经常应付宫里的事，自觉很含糊，又很以自己的出身为荣，认为但凡是王家的东西都比贾家的强。可如此牛的一个人，一到老太太面前就成了“土鳖”。有一天开库房，她看见大板箱里还有好些她没见过的“蝉翼纱”，便打算拿它来做被子。不料贾母听了笑道：“呸，人人都说你没有不经过没见过，连这个纱还不认得呢，明儿还说嘴。”

且听老太太缓缓道来：“那个纱，比你们的年纪还大呢。”这句话，就像一口斑驳的樟木箱子被掀开，香气陈旧而醒神。众人禁不住肃然聆



从容笑看风景

◎百 合

听，仿佛在月光下围坐着听老祖母讲故事。

原来这纱的正经名字叫软烟罗，有四种颜色。但是老太太讲起来却带着沧桑华丽的年代感：“一样雨过天青，一样秋香色，一样松绿的，一样就是银红的……那银红的又叫作霞影纱。如今上用的府纱也没有这样软厚轻密的了。”然后就吩咐道：银红的给外孙女糊窗子，青色的找两匹送穷亲戚刘姥姥，剩下的给丫头们做工衣，因为“白收着霉坏了”。凤姐眼里那么好的东西，就被老太太口气清淡地处理了。

对待物质的态度就应当如

此——既不当败家子，也不做守财奴，不拘形式，物尽其用就是。凤姐不识软烟罗，也在暗示贾府“青山遮不住”的颓势，而贾母的做法正蕴含着顺天而行的智慧：面对必将逝去的辉煌，得放手时需放手。

物质上的丰饶会纵出骄奢之风，同样也会养出高雅之气，贾母属于后者。

在衣食住行的诸多生活细节上，贾母处处彰显着非同一般的品位。刘姥姥二进贾府时，众人随贾母畅游大观园，恍似上了一堂关于庭院家居艺术的课。贾母像一个渊博的老教授，一路走一路闲谈，句句

精辟，字字珠玑。

在林黛玉的潇湘馆，她看到绿窗纱旧了，也不满意院中花木与窗纱的配色，便提点王夫人换窗纱：这个院子里又没有个桃杏树，竹子已是绿的，再糊上这绿纱真是不配。没有桃杏树，意味着缺少粉红烂漫的花朵，换上银红霞影纱，正可弥补。这真是神来之笔，在满眼翠绿中，有几帧柔柔的粉色做点缀，于幽静中又多了柔美，很符合林黛玉的气质。

在探春房中，贾母隔着纱窗看后院，说后廊檐下的梧桐不错，就是细了点。如果把纱窗看作画框，后院的风景就是



一幅画，中国画构图讲究疏密与繁略，梧桐树太细，可能会留白太多，或者主宾不明，使整体观感受到影响。贾母对美的感知和鉴赏已经完全渗透在她的血液中，观景如赏画，完全是下意识地看出了美中不足。

到了宝钗的住处，众人惊诧于宝钗居室的寒素，一问方知是宝钗不喜陈设。贾母便送给宝钗四样大方素净的东西：石头盆景、纱桌屏、墨烟冻石鼎、水墨字画白绫帐子。全部以黑白色调为主，高雅而低调的风格与宝钗的脾性很搭。

贾母的艺术天分还远不止于此。

听戏。她会别出心裁地隔着水听，因为“借着水音更好听”，让乐声穿林渡水，缓冲过滤后，少了聒噪，多了纯净。

品茶。除了一早声明不喝六安茶，她还会特意询问用的是什么水，知是雨水才品了半盏，很是内行。

中秋赏月。她说：“赏月在山上最好。”便领全家到山脊上的大厅里去。的确，山顶视野开阔，无所遮挡地望月，最是阔朗明净。

月至中天，她又说：“如此好月，不可不闻笛。”“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她深谙笛声和月色本是标配的门道。

当乐工们前来时，贾母让他们远远地吹起来。明月清风，天空地净，笛声呜咽悠扬，从远处的桂花树下传来，众人万念俱消，忘我地沉浸其

中。大家都称跟着老太太玩儿长见识，老太太却说：“这还不大好，须得拣那曲谱越慢的吹来越好。”

她会倚老卖老地对客人们说：“恕我老了，骨头疼，放肆，容我歪着相陪罢。”自己歪在榻上，让琥珀拿着美人拳捶腿，一副傲娇相。却在下雪天玩兴大发，不顾年高，瞒着王熙凤私自跑出来赏雪，“围了大斗篷，带着灰鼠暖兜，坐着小竹轿，打着青绸油伞，鸳鸯、琥珀等五六个丫鬟，每人都是打着伞，拥轿而来”。如此出场，画面感十足，又气派又文艺。

大家都说老祖宗有福，她也时时在积福。她的积福方式是“施”：施财、施物、施爱心。

款待刘姥姥时，凤姐拿刘姥姥取笑，贾母一再制止，对刘姥姥的“小尾巴”板儿也是照顾有加。

元宵夜听戏，她会叫戏子们歇歇：“小孩子们可怜见的，也给他们些滚汤滚菜的吃了再唱。”

贫寒之家的喜鸾、四姐儿在贾府小住时，她专门吩咐手下婆子：“到园里各处女人们跟前嘱咐嘱咐，留下的喜姐儿和四姐儿虽然穷，也和家里的姑娘们是一样，大家照看经心些。我知道咱们家的男男女女都是‘一个富贵心，两只体面眼’，未必把他两个放在眼里。有人小看了他们，我听见可不依。”

在清虚观，一个小道士不小心撞了凤姐，被气焰嚣张的

凤姐一个耳刮子打得栽倒在地，在一片“打”声中连滚带爬。贾母听到了，说：“快带了那孩子来，别唬着他。小门小户的孩子，都是娇生惯养的，那里见的这个势派。倘或唬着他，倒怪可怜见的，他老子娘岂不疼的慌？”贾母叫他别怕，还吩咐给点钱让他买零食吃，千万别难为孩子。

如果不是家族发生变故，贾母会稳稳当当颐养天年直至寿终正寝，可惜贾家一朝败落。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贾府人人自危。这时，已过耄耋之年的贾母站了出来。

高鹗这一节续得十分出彩。被抄家后，她开箱倒笼，将自己一生的积蓄财产都拿了出来，让贾家渡过难关：你们别以为我是享得富贵受不得贫穷的人，家里外头好看内里虚，我早就知道。如今家里出事正好收敛整顿家风，大家要齐心协力重振家门。这让人觉得，只要有老祖宗这个定盘星在，这个家的气就不会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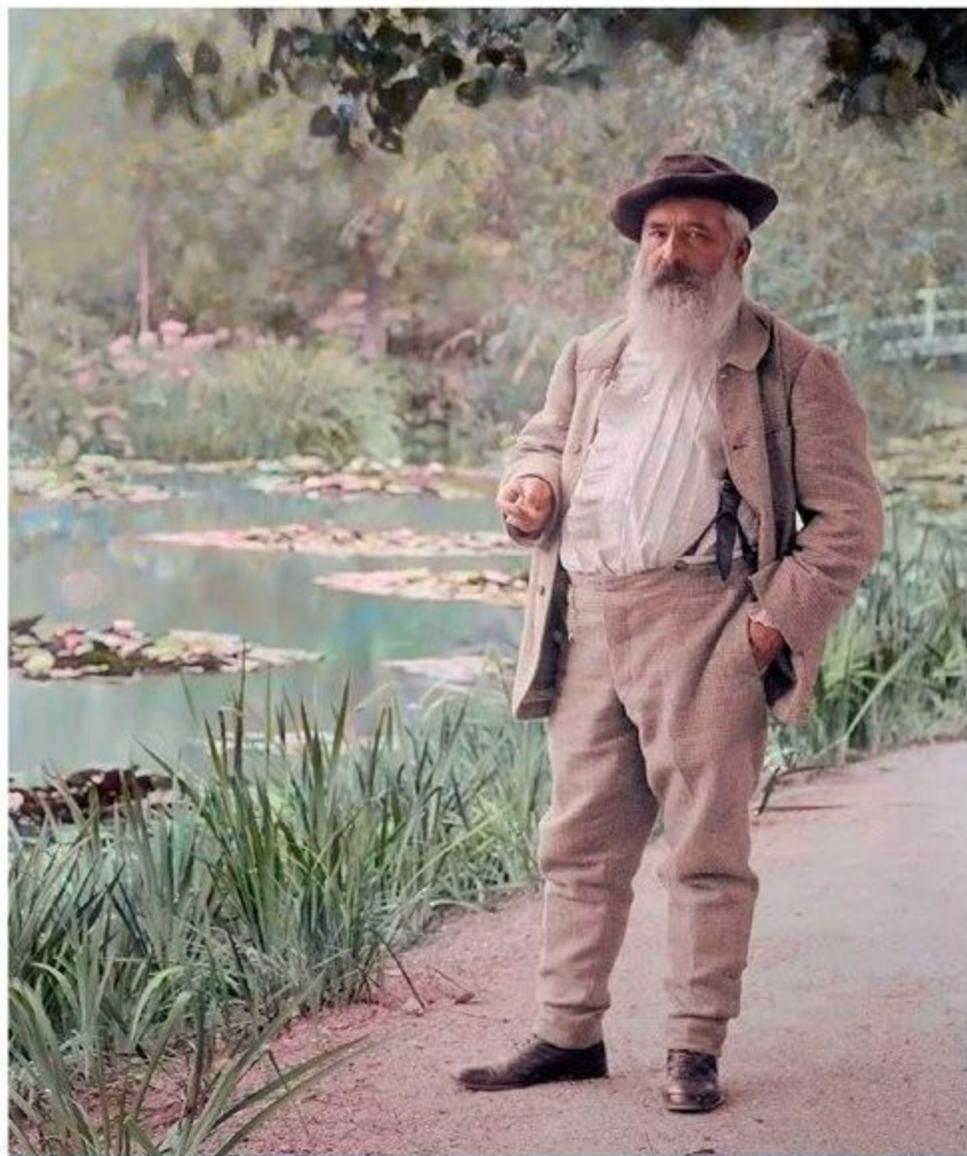
每一个年老的妇人昔日都是妙龄少女，在走向衰老的必经之路上，美貌、健康乃至财富都会被岁月一点点勒索殆尽。

有些东西终将逝去，不如和岁月做一场交易，用它们换取睿智、仁慈和勇于担当等宝贵的品质。这样，变老便不再可怕，而成为在人生的河流上从容笑看风景的一次航行。

（田龙华摘自北岳文艺出版社《梦里不知身是客：百看红楼梦》一书，戴敦邦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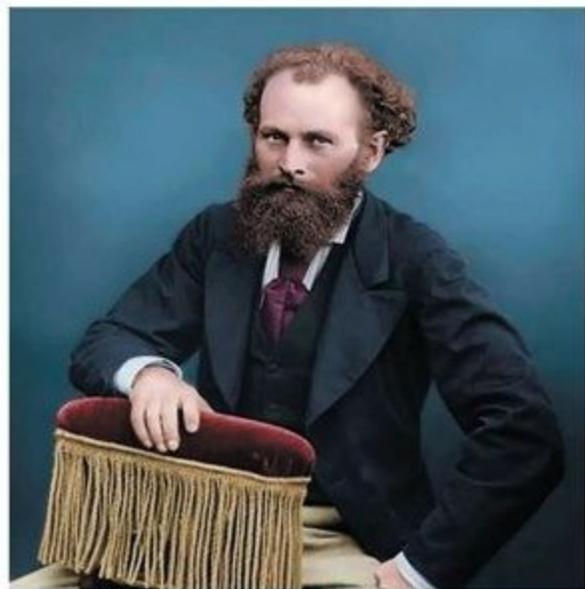
如果那时年轻



莫奈：“眼前的流水、光影占有了我，超乎我所能，但我仍想用画笔表达出我所感受到的。我画完，毁掉，再画……我希望这么努力，终能有些许呈现……”



萨金特：“要用语言讲清绘画的过程，很难。事实上，我感觉没有什么比这更难的了。”



马奈：“仅仅知道技巧是不够的——你必须要有感觉！科学的确很重要，但是对我们来说，想象力更有价值。”



雷诺阿：“痛苦会过去，美会留下。变老的优势在于，你会越来越快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保罗·高更：“我是野蛮人，也是小孩。我立于深渊旁，但不跌入其中。”



凡·高：“我不能指望从生活中得到我明明知道得不到的东西。生命只是一个播种的季节，收获不在这里。如果有位画家看到的色彩和别人不同，其他人就会说他是疯子。”



罗特列克：“我必须突破难关，为了艺术，哪怕装聋作哑，撞得头破血流。此刻我的痛苦，相信无人能理解。”



列宾：“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作品。灵感，只是顽强劳动而获得的奖赏。”



马格里特：“其实，真实指的并不是我们身边那些触手可得的模糊与简单的东西。真正的真实，只有在特定的时间才可以感知到。这就是我想通过我的绘画传递的。”



塞尚：“欠你的绘画真理，我将在画中告诉你。”



朗诵记

●北岛

诗歌的“革命读法”

在小学我是靠说相声出名的，后来改行朗诵，背的是高士其的诗《时间之歌》。只记得操场上尘土飞扬，前有全校学生，后有老师督阵。我站在砖台上，扯起嗓子：“时间啊——时间喇地过去了。”

“上山下乡”时，我当上建筑工人，在工地上干活，忍不住来一嗓子。晚上，我们几个同好爬到楼顶，对着星空和高音喇叭，唱的是毛主席诗词，背的是贺敬之的《雷锋之歌》。老师傅认为我们有病：“这帮小子，八成是找不着老婆，看给急的！”

1970年春，我和一凡、康成去颐和园后湖划船。康成站在船头背诗：

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

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

如果命运真是这样的话
我愿为野生的荆棘放声高歌

这是郭路生的诗。我被其中的迷惘打动了。9年后，我见到郭路生，都说他疯了，我一点儿看不出来。大概唯一的根据是，他往返于家与精神病院之间。朋友在一起时，他会突然冒出一句：“我能不能给大家念首诗？”没人反对，他起身，拉拉褪色的制服，“请提意见。”他用舌头把活动假牙安顿到位，清清嗓子。念完一首，他谦逊地笑笑：“不能再念一首？”声音虽抑扬顿挫，但相当克制，和我们当年的“革命读法”不同。

所谓“革命读法”，就是把杀鸡宰羊的声音与触电的感觉混在一起。那时代的标准发

音，赶上这会儿，准被认为精神有毛病。看来郭路生挺正常，是我们和时代疯了。

1979年4月8日，《今天》编辑部举办朗诵会，在玉渊潭公园。我们事先向公安局申请，没答复，就算是默许了。我和芒克、老鄂去考察地形。林中空地有个土坡，正是舞台。黄锐把床单画成抽象风格的幕布，绷在两树之间。老鄂忙着接蓄电池、扩音器和喇叭，那架势像土法爆破。那天风大，听众比预计的少，有四五百人。若从空中看，有三圈不同的颜色：以听众为中心，灰蓝土绿；然后是外国人，花里胡哨；最外圈是警察，刷白。陈凯歌参加了朗诵，他当时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那天他念的是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和我的《回答》，用“革命读法”。而雕塑家王克平正好相反，他念芒克的《十月的献诗》，平平淡淡，好像自言自语。

四川诗歌节的疯狂

1986年深秋，《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我领教了四川人的疯狂。诗歌节还没开始，2000张票被一抢而光。开幕那天，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没票的照样破窗而入，秩序大乱。听众冲上舞台，要求签名，钢笔戳在诗人身上，生疼。我和顾城夫妇躲进更衣室，关灯，缩在桌子下。脚步咚咚，人们冲来拥去。有人推门问：“顾城、北岛他们呢？”我们一指，说：“从后门溜了。”



写政治讽刺诗的叶文福，受到民族英雄式的欢迎。他用“革命读法”吼叫时，有人高呼：“叶文福万岁！”我琢磨，他若一声召唤，听众绝对会跟他上街，冲锋陷阵。回到旅馆后，几个姑娘围着他团团转，捶背按摩。可惜我没这个福分，只有个小伙子缠着我。他是大连人，辞掉工作去流浪，目光中有着道路纠葛在一起的狂乱。他跟了我好几天，向我倾诉内心的痛苦。我说：“我理解，但能不能让我一个人歌会儿？”他二话没说，拔出小刀，戳得手心溅血，转身就走。

那是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后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满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误会再也不会有了。

1985年夏天，我头一回出国。规模最大的荷兰鹿特丹诗歌节，绝无我在成都所见的狂热。听众手脚干净，没人带刀枪，挟诗人以自重。他们花钱买份节目单或诗集，安分守己，必要时鼓鼓掌。对诗人，则像测谎一样，先要试音，别想吓着观众，也别想占领舞台，朗诵时间受到严格限制。我估摸必要时他们会干脆关上喇叭，让有歇斯底里倾向的诗人变成哑巴。总之，其运作有着资本主义的精确性。

诗人多跟社会过不去，又无生存能力，免不了待业、受穷，有精神病嫌疑，被划入另

类。不管怎么着，朗诵给诗人提供了证明自己不聋不哑、免费旅行和被世界认知的机会。

国外诗歌节奇遇

其实这类活动也随民族性格而异。巴塞罗那诗歌节就开得不拘小节、热热闹闹，像个狂欢节，似乎主要是为了颂扬时光、美酒、爱情。对西班牙人来说，享受生活第一。晚上11点活动结束，正赶上当地人的晚饭时间。诗人们来了精神，挺胸叠肚，浩浩荡荡开到港口。侍者如云，杯光烛影，有吉卜赛人跳舞唱歌。几杯酒下肚，在现实世界做诗人的晦气一扫而光。

朗诵有时也得冒点儿风险。1993年春天，我参加英国文化委员会组织的文学之旅，来到贝尔法斯特。那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城市。爱尔兰共和军在爆炸前10分钟通知当局，以免误伤自己人。我们下榻的欧洲旅馆（一年后，我从电视里看到它被炸成废墟），进门一律搜查，客人也不例外。女主人带我们步行去饭馆。路上，她看看表说，再过几分钟，有颗炸弹将在附近爆炸。我刚要卧倒，见女主人谈笑风生，只好紧紧鞋带跟上。我和翻译汪涛路过电影院，那天上演《爱国者游戏》，电影院里面总共四五个人。一开场，我俩全傻眼了，竟是一部反爱尔兰共和军的片子。在人家大本营放这玩意儿，岂不找死？我们本能地向下出溜，像钻进战壕，只露眼睛，以防银幕内外的炸弹爆炸。那是我看

过的最惊险的一场电影。

朗诵会在一个小剧场举行，周围有手持机关枪的大兵巡逻。听众以年轻人为主，成分复杂，想必各种政治倾向的人都有。朗诵开始了，他们专心致志，似乎忘掉了身边的战争。我的声音有些异样，但绝不仅仅是因为恐惧。在这样的地方，诗歌才是最重要的。

比这更危险的是另一种情况。1992年夏天，我和安娜去参加哥本哈根诗歌节。那天大雨，我们赶到郊区，在泥泞中跋涉，终于找到那个大帐篷。这哪是什么诗歌节？在震耳欲聋的摇滚乐间歇，可怜的诗人一个个跳上台，耍猴般，姿势困难，模样绝望，被喧嚣所湮没。再细看，听众们喝啤酒，抽大麻，东倒西歪。我突然想起马雅可夫斯基的那句名言——“给大众审美趣味的一记耳光”。

诗人的第六感官灵敏，能否和听众交流，他最清楚。他的心像停车场，知道有多少辆车进来，停在什么位置，哪辆车撞伤了，是否漏油。有时空荡荡，车全绕着弯走。某些语言天生就是为了朗诵的。俄国诗人个个有如歌唱家，即使不解其意，你也会被那声音的魔力所慑服。要说我们也有吟诗唱词的传统，可惜早已中断，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谁能想象照此传统吟唱新诗呢？那山野间的呼啸，不但会吓走听众，还会招来警察或城里的豺狼虎豹。

（林冬冬摘自汕头大学出版社《失败之书》一书）



在石器时代，狩猎者和采集者并不会在洞穴入口处种草。参观雅典卫城、耶路撒冷圣殿，或是北京紫禁城，也都没有一片绿油油的草地欢迎着访客。这种在私人住宅和公共建筑前面设一片草坪的想法，诞生于中世纪晚期英法两国贵族的城堡。到了现代早期，这个习惯已经根深蒂固，成了贵族的标志。

想要有一片漂亮的草坪，除了有地，还得付出许多心力，特别是以前可没有自动洒水机和割草机。而到头来，草坪并不会产生任何价值，甚至还不能放牛羊吃草。贫穷的农民负担不起，绝不可能把宝贵的土地和时间浪费在草坪上。于是，城堡入口处那片完美的草地，就成了无人能造假的身份象征，威风地向经过的人宣告：“本人财粮满仓，权势显赫，领地、农奴无数，区区绿地岂在话下。”草坪愈广阔，修整得愈完美，就代表这个家族愈强盛。如果你拜访一位公爵，看到他家的草坪维护不佳，就知道他有麻烦了。

往往要到重要庆典和社交

活动时，才能用到这些珍贵的草坪，在其他时间则是严禁踏入的。就算到今天，无数的宫殿、政府建筑和公共场所前，还是会出现一则严厉的告示：禁止践踏草坪。

王室宫殿和贵族的城堡让草坪变成一种权力象征。就算到了现代晚期，总统和总理们

前提下。

于是，草坪在人们心中成了政治权力、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象征。难怪到了19世纪，新兴中产阶层对草坪也是热情欢迎的。一开始，只有银行家、律师和企业家能够负担起在自己的私人住所布置这样的奢侈品。工业革命使中产阶层壮大，割草机、自动洒水装置诞生，数百万家庭忽然也负担得起，能够在自家

家门口种上一片草坪。平整漂亮的草坪从富人阶层的奢侈品转为中产阶层的必需品。

只要沿着街道走一遭，就能从草坪的大小和维护情况，快速判断各个家庭的财富状况和地位。想知道隔壁那户有钱的邻居是不是家里出了问题，再也没有比草坪居然没人管更明显的证据了。除了玉米和小麦之外，草是美国时下最普遍的作物，草坪业（植物、肥料、割草机、洒水设备、园丁等）每年产值有数十亿美元。

对草坪的狂热不只是欧洲和美国的现象。就算是从未到过卢瓦尔河河谷的人，也会看

草坪是如何征服人类的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 ◎林俊宏 译

还是保留了建草坪的传统。从国会、最高法院、总统官邸到其他公共建筑，就这么用一片又一片平整的绿地宣告着自己的权力。

同时，草坪也征服了体育界。几千年来，从冰面到沙漠，人类的运动已经覆盖几乎所有能想象到的地方。但在过去这两个世纪，像足球或网球这种真正重要的比赛，用的多是草地。当然，这是在有钱的





汽车经销商经常使用一种“抛低球”的伎俩达成交易。

他们对某些客户提供十分优惠的价格，比如某款车的价格比竞争对手低400美元。不过，这笔看起来很划算的交易可不是真的，经销商根本无意将其兑现，唯一的目的是让潜在客户决定在本店买车。一旦客户做出这样的决定，经销商就会在签合同之前采取一系列手段，比如让客户填写一大堆购车表，给客户安排各方面的贷款，有时候还鼓励客户试驾一整天，开着它给邻居和同事看，这样，客户就有了自己拥有这辆车的感觉。经销商知道，在此期间，客户会找出大把新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选择，证明自己的选择很划算。之后，便会发生一些事情。有时，销售员会在计算中出现一个“错误”，比如忘了把空调价格算到成本里，倘若买家还是要空调，那就得加400美元。为了撇清自己的嫌疑，有些经销商会让银行审批贷款的工作人员来发现这个错误。还有一些时候，交易到最后关头突然被驳回了，比如销售员跟老板汇报工作时，老板



抛低球

● [美] 罗伯特·西奥迪尼

◎ 阎 佳译

唱黑脸：“这样子卖车会亏钱的！”买一辆车要好几千美元甚至上万美元，多花400美元似乎没那么了不得。再说了，销售员会强调最后的价格跟竞争对手是一样的，并且说：“这可是您选的车呀，对吧？”

还有更阴险的“抛低球”的方式。潜在客户开着旧车来买新车，销售员答应以旧换新，故意抬高旧车的估价。客户觉得这笔交易太划算了，立刻就想成交。之后，等快要签合同的时候，二手车经理说，销售员对旧车的估价高了400美元，并把换购补贴降到正常

水平。客户知道扣了钱之后的交易仍然是公平的，也就接受了，有时还会为自己想占销售员的便宜而感到愧疚。我亲眼看到一位妇女向对自己使用了“抛低球”伎俩的销售员道歉。那时，她正在签购车合同，销售员马上就能得到一大笔奖金，却做出有点受伤的样子，并努力挤出一个宽容的微笑。

不管卖方用的是哪种“抛低球”的手法，策略是一样的——先给一个甜头，诱使客户做出购买的决定，然后在交易最终拍板前，巧妙地取消最初的甜头。在这种情况下，客户通常还是会做出购买的决定。

汽车经销商意识到，买家一旦做出购买的决定，就会为这个决定找到能够自圆其说的理由。大多数时候，这些理由会像粗壮的柱子一样，牢牢地支撑起最初的决定，就算经销商把最初的那根柱子抽走，决定也不会坍塌。客户们从来没有想过，要不是最初做了那个选择，那些额外的理由根本就不会出现。

（张秋伟摘自浙江人民出版社《影响力》一书，王 原图）

过美国总统在白宫草坪上发表讲话，看过重要的足球赛在一片绿茵的足球场举行。

全球民众看到草坪，都会联想到权力、金钱和威望。于是，草坪传播得既远且广。卡塔尔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旁边

有大片草坪，更容易让人想起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这个博物馆因为在阿拉伯沙漠之中，所以每天需要惊人的淡水量，才能使草坪维持翠绿。同时，在多哈和迪拜的郊区，中产阶级家庭也以有自己的草坪而自

豪。

了解了草坪的简短历史，如果现在要设计梦想中的房子，你就要再想想究竟要不要草坪了。

（媛 媛摘自中信出版社《未来简史》一书，王 青图）



春游 李叔同曲 丰子恺词

(三部合唱)

5 5 1 5	3 4 5.	1 1 5 5	4 2 3.
3 3 3 3	1 2 3.	3 3 3 3	2 7 1.
春 风 吹 出	薄 如 纱	春 人 散 聚	淡 如 雪
1 1 1 1	1 1 1.	1 1 1 1	5 5 1.
5 5 1 5	3 4 5.	1 1 5 5	4 2 1.
3 3 3 3	1 2 3.	3 3 3 3	2 7 1.
游 春 人 在	堂 中 行	寓 花 蝶 舞	春 人 下
1 1 1 1	1 1 1.	1 1 1 1	5 5 1.
2 2 2 5	4 4 3.	5 5 7 6	5 4 5.
7 7 7 7	2 7 1.	3 3 2 1	7 6 7 4
梨 花 淡 白	菜 花 黄	柳 花 绿 嫩	芥 花 香
5 5 5 5	5 5 1.	1 1 2 2	2 2 5.
5 5 1 5	3 4 5.	1 1 5 5	4 2 1.
3 3 3 3	1 2 3.	3 3 3 3	2 7 1.
莺 啼 隔 上	人 脚 去	花 外 晚 烟	晚 夕 照
1 1 1 1	1 1 1.	1 1 1 1	5 5 1.

鸿蒙初开踏青时

◎邓康延

孩子未有四季心事，但能感知春暖花开。春游是人与大自然的一次破冰约会，万古山河，春心少年，一朝相逢，主客相继，不知丘壑，有耳得天籁，有目见芳华。那是年少的欢喜雀跃，也是自然的英姿勃发。

“逢春不游乐，但恐是痴人。”可见在古代，亲近原野，体味大地复苏，是普世的游览观。据说郑板桥有一年踏青，随口吟道：“春风、春暖、春日、春长，春山苍苍，春水漾漾。春荫荫，春浓浓，满园春花开放。门庭春柳碧翠，阶前春草芬芳，春鱼游遍春水，春鸟啼遍春堂……”一篇华章去了“春”字，还剩什么？

学堂乐歌《春游》，是李叔同1913年在浙江一师执教音美课程时创作的，后由丰子恺收入《中文名歌五十曲》，堪为中国第一首三部合唱经典。旋律属西方自然大调，音

乐高低起伏，似有春日弹性；而歌词以东方传统诗词为根系，起承转合，诗中有画。这般中西合璧，自是经久传唱，可供今日音乐老师辅教。

春游是打破寒冬囹圄的首次放风，令人豁然开朗。无论大雁之高，小草之微，已知天地密码，蛰伏结束，各自探头，通达浩荡。可叹今朝中小学学子，已难得远足踏青。独生子女的安全，书包功课的沉重，出行路上的拥堵，还有郊

外山水原体的不再，都造成少年远足的“行路难”。假如学子作画只能临摹，难得写生，这让李叔同、丰子恺师生徒唤奈何，徒唤奈何。

2017年大年初一，我在大雁塔旁乐游巷旧书市场淘选已不多见的民国老书。黄昏时分，街头熙熙攘攘，雾霾迷蒙蒙，我突然想到这本是李商隐1000多年前作《登乐游原》的咏叹之地：“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春游得趁早，莫到黄昏时。

新撰國文教科書 第四冊 三十二 郊行詩 三十一 商務印書館出版

芳草如碧玉，野花如黃金。
不用一錢買，採來衣上簪。
青天淨如洗，晚霞紅似烘。
始知天工巧，變化真無窮。

窮變化真無窮 始知天工巧 青天淨如洗 晚霞紅似烘 採來衣上簪 野花如黃金 芳草如碧玉

各郊的遊客

春郊繁華 天暖 和暖，到處遊客 多：
輕穿柳絲 燕飛 蝶舞，婉像花夢 鶯唱歌，
蜂蝶採蜜 雲山 坡，鶯鶯戲銀 波。

[晚] 傾斜的地



我是个出了名的不会配音的人。谁也没想到，长春电影制片厂要配一部翻译片——苏联喜剧片《我们好像见过面》，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蔡楚生向配音导演白景晟推荐，让我来完成这个配音的任务。我一听说这件事，脑袋就大了。

硬着头皮来到长影，和白景晟聊了聊，就赶紧要来翻译过来的《我们好像见过面》的剧本，看完以后，心里就更没底儿了。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是一位杂技团的演员，名字叫马克西莫夫。他在片子里随着剧情的发展和需要，不停地变换着自己的身份，先后扮演了不同年龄、性格、身份和职业的大小24个角色，里面有大学教授、作家、部队首长、摄影师、检察员……再一看原片，这位杂技团演员在扮演每一个角色的时候，语音的音色、语气的声调、讲话的节奏，千差万别。片子还没看完，我的汗就出来了。放映间的灯亮了以后，我就把自己的难处告诉了白景晟。他幽默地把手一摊，表示理解，但他的眼神又告诉我，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不干也得干。

没办法，我只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研究起剧本里的台词来。看完剧本我就挑几段我觉得简单一点的试着配了几遍，结果晕头转向，不但没有对上口形，连自己的本声都找不到了。干脆去找白景晟，说我实在是不行。可是白景晟不同意。我又建议他再找11个人来，每人配两个角色，效果应该不错，也能缩短工作



周期，按时出片。在我的再三劝说下，白景晟倒是勉强同意了，可向蔡楚生一请示，马上遭到这位副局长的反对：“你们丢不丢人？人家一个人演的戏，你们居然要找12个人给他配音！不行！谢添，我相信你一定能配好，就在配音上也创个纪录吧！”

我起早贪黑地练，练得我口干舌燥，嗓子都哑了。没人的时候急得我偷偷地掉过三回眼泪。我在演戏的时候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压力，着急上火，还病过一次。我对自己的声音没有自信，这样干下去非砸不可。我又开始打退堂鼓了，说：“我真的干不了，哪怕买车票的钱我自己出呢，我也得回去。”这一次，蔡楚生真的火了，他干脆就下了一道死命令：“谢添不配完音就甭想回北京。”人一到没有退路的时候反而轻松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反复地看片子，默记每个角色的口形和音色，就连演员的动作我都背下来了。就这样一个一个地练，练好一个配一个。为了配一段哑嗓子的词，我干脆先把自己的嗓子给喊哑了。就这样，总算是一点儿一点儿地把这个任务给啃下来了。这部电影上演以后，观众反映我配音配得挺好。有人说我是“千面人”，有人说我为这部电影的配音创下了奇迹。不管别人说什么，受了多少罪，只有我自己知道。

掉了三回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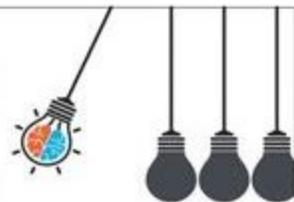
◎谢添口述 ◎谢钢整理

（檬男摘自当代中国出版社《谢添口述：我的悲喜人生》一书）



找金币

智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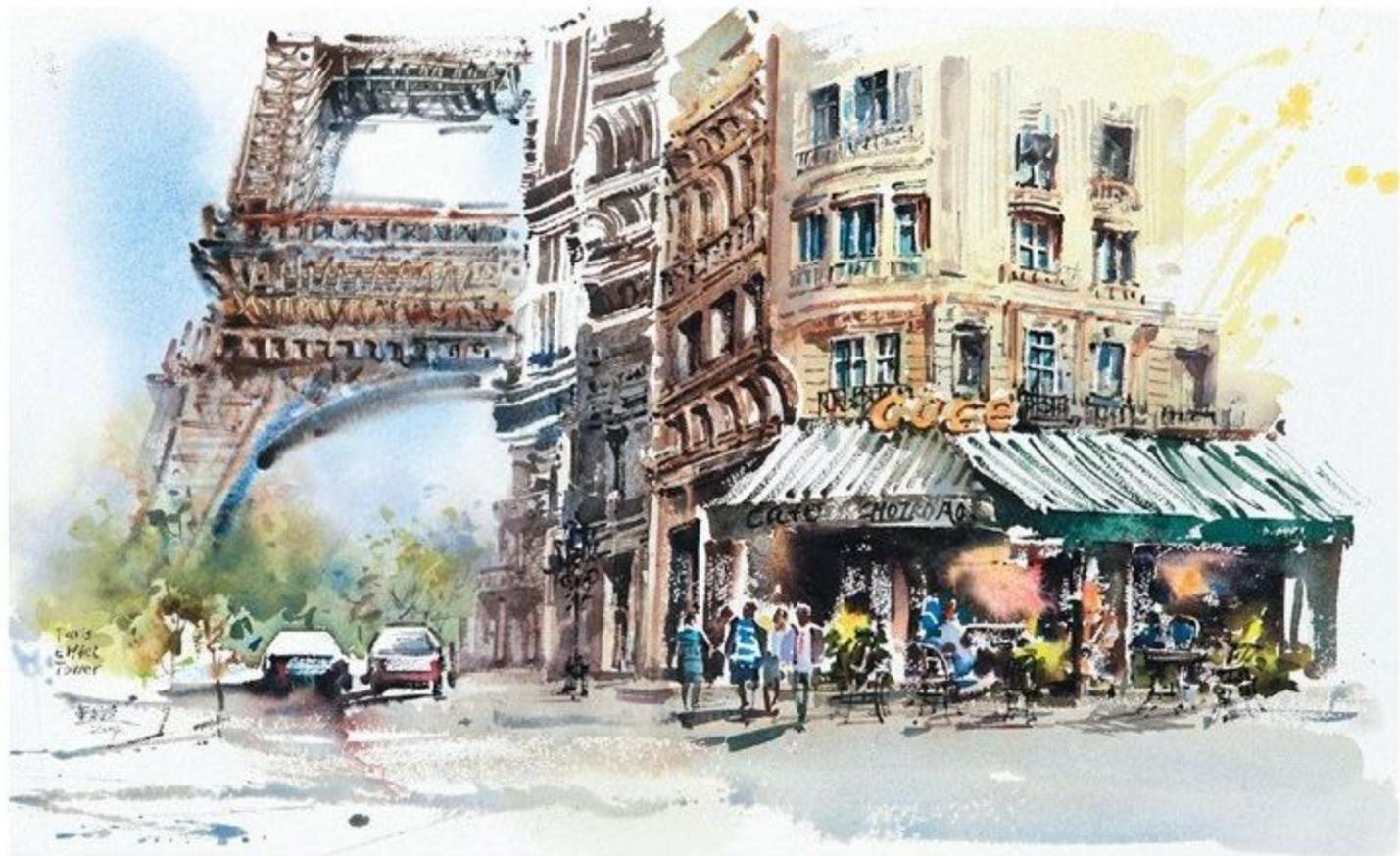


这是一幅三维立体画，画中除一排排的金币外，还巧妙地藏着几枚金币，你能看出来吗？



巴黎絮语

● 于 坚



人们选择巴黎，是因为巴黎适合生活——生活，而不是权宜之计，是巴黎最深刻的传统。

有一天，我的朋友F带我去她的同事雅克琳夫人家拜访，那时她正在与F一道翻译我的《尚义街6号》。“你写了生活，我喜欢。”她家住弗兰索瓦·米隆大街，这条街是林荫大道，街道上没有铺面，安静，森严。大门上镀金的扶手闪闪发光，门面泛黄，多年来被小心翼翼、暗怀敬畏地使用着，没有划痕，包浆深厚，显得贵重、豪华。这个街区住的都是富有的老巴黎，宽阔的楼梯仿佛通向歌剧院。这一家的门与街区同样古老，只有钉在门框右侧的小铜牌上刻着的屋主姓名换过。这是经历过生死的房间，曾经有人被抬出去，也有人在里面出生。门很重，徐徐打开，仿佛后面有一

处大厅。里面却不大，不是什么高宅大院，只是一些小房间而已。世界在这些房间里慢下来了，这里有无边无际的细节，仿佛海水退去，散落着各种物件的海滩。你必须慢慢地走，才能避免碰到什么。各种各样的玩意，壁画、挂毯、雕塑、油画、猩红色的沙发、瓷器、铜器、镶着镀金框子的镜子、路易时代风格的家具……地上、书架上，到处堆着书。都是旧书，好像已经陪伴了主人很多年，里面夹着小纸条。有一沓丝带束着的旧纸，是谢阁兰的手稿。每一间都是一个细节博物馆。就像《追忆逝水年华》中说的：“您如果还想看到一张跟这张同样好看的沙发，那我就劝您趁早打消这个念头。这种款式的沙发，他们从来就没有做过第二张。那些小椅子也都是珍品，您一会儿可以去看看。每一个青铜

铸件都是跟椅子上的图形相配的。如果您有意看一看，既能学到东西，又能得到享受，准能感到没有白费时光。请看看这椅子的镶边，那‘熊与葡萄’红底上的小葡萄藤，画得多好！您说呢？”轻微的灰。房间装修过，几根栗黄色的木柱故意露出木纹。这个家就像被巴尔扎克写过，在《邦斯舅舅》的某一段里，又仿佛是王世襄的家。

巴黎人普遍住在古董里面，巴黎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古董。收集古董是巴黎人普遍的生活方式，这种爱好令巴黎充满了发霉的历史感。不只是罗浮宫，历史在家家户户，通过无数被小心保存的日常生活的细节而存在。这不是国家或社会运动那种大历史，而是私人生活的小历史——父亲的，祖父的，外祖母的，外公的，曾祖母的……那些来自时间深



处的小玩意，永不消逝的微光，在一只18世纪的首饰盒的镀金盖子或者一个拿破仑时代制造的相框上安详地梳着头。“对于私人来说，居室的幻境就是整个世界。在居室里，他把遥远的和久远的东西聚合在一起，他的起居室就是世界大剧院的一个包厢。”“居室是艺术的避难所。收藏家是居室的真正居民，他以美化物品为己任。”（本雅明语）

时间将价值连城者和一文不值者都纳入美的宰治，在美面前万物平等。往往是那些廉价的收藏更具有动人心魄的魅力。人的斗争不再是对物的弱肉强食，而是审美境界的犀利。巴黎是一个左倾的城市，它繁华、时髦，然而暗地里却鄙夷珠光宝气而向往旧物，向往着波希米亚式的浪漫主义——那是一种穷人的时髦。巴黎的左倾气质正是通过这些储存着时间的居室暗示着。这是一个世界上跳蚤市场最发达的城市，成千上万的巴黎人一到星期六，就蜂拥向那些遍布在街头、地铁车站出口的臭气冲天的地摊，在那些逝者的旧物里翻啊，刨啊，拣啊，挑啊——那位住在香榭丽舍大道的女士的梦想是一条19世纪的蓝围巾。这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相当地精打细算，她知道，这样一条围巾可以通向那种深刻、持久而如胶似漆的爱情。

趁着前图书管理员雅克琳在厨房里烹调午餐，我跟着她丈夫在各个房间里转悠。这里真是时间的仓库——在这个小

玩意面前，时间显示为18世纪的某日；在那个座钟前，时间显示为今天下午3点；在另一个转角处，时间又回到20世纪早期……照相技术的发明使巴黎得以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保存着记忆。那么多旧相片，在这些发黄的纸片上，记录着私人生活最生动的历史。逝者并未逝去，他们的音容笑貌永存——瞧，多年前的夏天，他们站在马德里安的风景中。时间没有过去，如果雅克琳家的某扇门里走出来一个人，被介绍说是邦斯舅舅，我一点也不会吃惊。

雅克琳的丈夫以前在电视台工作，他皮肤白皙，皱纹优雅，天真而傲慢，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巴黎，就是外省都没有去过。“为什么要去呢？”他似乎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其实我外祖母也一样，一生都没有离开过昆明，她死在故乡那些黑暗的细节中。我都忘了曾经有那样的时代，人们老死于故乡。在中国，自五四以来，故乡已经不被信任，故乡在作家的笔下，只是进步的绊脚石、批判对象，拆迁势在必行……“面向未来”“故乡批判”的写作成为文学的主流，张爱玲那样的作家凤毛麟角。将故乡描述成一潭潭窒息生命的绝望死水的作品，非常普遍。网络上有普鲁斯特语录，其中一句是：“当一个人不能拥有的时候，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忘记。”一位中国读者在这句话后面评论道：“当一个人不能拥有的时候，他唯一能做的才是忘记。这样你才能

拥有现在，更多美好的东西才能进来。小孩都是玩具坏了就扔了，便拥有了新的玩具，因为小孩的接受性强；而成人不一样，总是用一些世俗和原则禁锢自己。”

故乡是一种对存在的信仰。荷尔德林说：“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这个乡就是语言之乡，语言是细节的守护者。历史、经验、时间，只在细节中存在。失去细节意味着语言的贫乏。写作就是回到故乡，故乡就是记忆、细节。

普鲁斯特是一位细节大师，他关注的不仅是现实的细节，更是意识深处的细节。

《追忆逝水年华》是一部时间之书，在西方书籍中是罕见的——西方小说总是充满空间占有的野心，时间只指向某个未来。在普鲁斯特这里，时间深植于细节中。这些细节，极大地扩展了意义的空间。时间不舍昼夜，但是时间不是抽象的，只有在细节中才能被感觉到。普鲁斯特的记忆保存并虚构了生活的各种细节，只有保存才能虚构，没有记忆的细节是欺骗。所以齐白石说：“不似则欺世，太似则媚俗。”《追忆逝水年华》是一部在充满细节的世界中诞生的细节之书。人们可以通过这些细节去学习生活。

雅克琳夫人的午餐做好了，那是一条沙滩般细腻的欧鲈，躺在一张锡纸上。她放了一点胡椒粉，几乎没放盐，非常可口。

（彭慧慧摘自凤凰读书，本刊有删节，董克诚图）



怎样看懂一张照片： 西装与照片

◎ [英] 约翰·伯格 ◎ 刘惠媛 译

到底摄影师奥古斯特·桑德在拍照之前跟他的模特儿说了些什么？他是如何说服这些人以同样的姿势来面对镜头的？他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曾借助历史来说服他们，使他们抛开虚荣心，不再害羞，能毫不做作地注视着镜头，并以一种历史性的方式来告诉自己“我那时看起来就是这个模样”？事实上，我们都不可能知道。我们只需要认识他作品的独特性。

我想分析一张桑德著名的作品。在这张照片中，有三个年轻的农夫，傍晚时分走在去参加舞会的路上。就其包含的描述性信息之丰富而言，这张照片足以媲美描写大师左拉笔下的篇章。然而，我只想分析一点：他们的服装。

时间是1914年。这三个年轻人充其量属于



参加舞会的路上



村里的乐队

欧洲乡间穿着这类服装的第二代人。在这之前二三十年，这样的衣服并非农夫的经济能力所能负担的。在今日的年轻人当中，至少在西欧，暗色的正式服装在村子里已鲜有人穿。但是，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大多数的农夫和工人会在星期日及喜宴等正式节庆中穿着三件式的套装。

让我们先来分析外在特征，或者更确切地说，当村子里的农夫穿上这样的服装时，所显现出来的特征。为了说明它，让我们先看第二张照片《村里的乐队》。现在，我们做个实验：用一张纸把乐队成员的脸遮起来，只看看那些穿着衣服的躯体。无论你的想象力如何丰富，也无法把这些躯体想象成中产阶层或领导阶层人物的躯体。这些躯体可能是工人的，而非农夫的。那为什么他们的阶级层次是如此明显呢？

原因是他们的衣服使他们变了形。穿着它们时，他们看起来好像身体结构有缺陷似的。这些乐手给人的印象是：不协调，罗圈腿，胸膛圆滚滚的，身体扭曲或不规整。右边那个小提琴手看起来最奇怪。他们的“畸形”并不极端，只是反常得足以破坏他们身体上的美感而已。我们看到的躯体是粗糙的、笨拙的、野蛮的，而且不雅得无药可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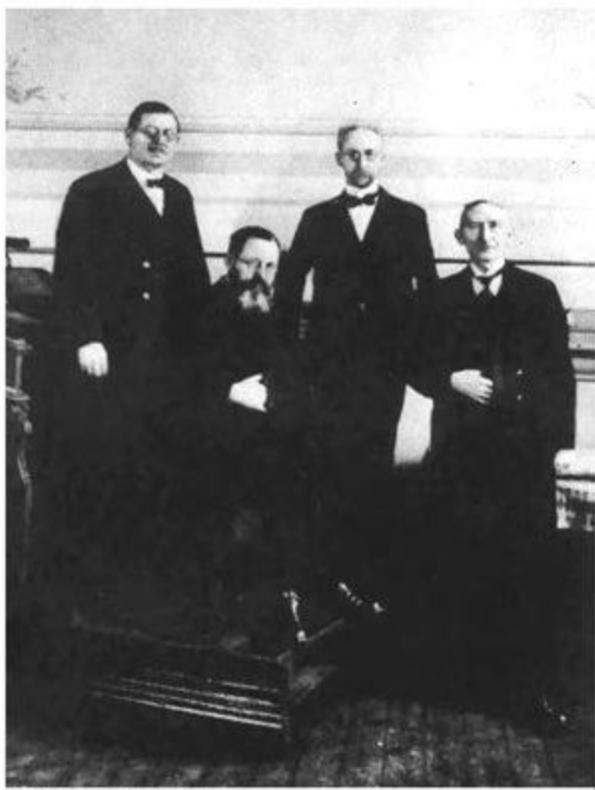
现在，我们从另一方面来做实验。遮住乐队成员的身体，只露出脸来。这些都是乡下人的脸，没有人会认为这些是律师或总经理的脸。只要看这些脸，我们就可想象出他们的躯体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而我们所想的和我们刚刚所看见的有相当程度的不同。在我们的想象中，他们的样子正如他们不在家时，他们的父母所记得的他们的形象。我们还原了他们本来的样貌和原有的尊严。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个观点，让我们来看另外一张照片——摄于1931年的《四个新教传教士》。在这里，西装维护了穿衣者的身份以及天生的威严，它的确提升了穿衣者的外表身份。衣服所传达的信息和脸部、躯体所传达的一样。衣服、履历、社会阶层和功能在此照片中全部吻合。

现在，让我们回头看那三个要去跳舞的人。他们的手看起来太大，身体太瘦，脚太短，他们执手杖的方式笨拙得有如在牵牛。我们可以用遮脸的方式来做实验，所得的结果和乐队那张一样。

这又表示什么呢？只是表示农夫不会买衣服，也不会穿衣吗？不是的，重点在于这张照片是显示葛兰西所谓的阶级霸权的一个生动例子。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其中的矛盾之处。

大部分的农夫，如果没有营养不良，都长得强壮，四肢发达。农夫的躯体有一种特殊的劳动尊严：这种尊严来自机能配合，一种卖力工作时的全然自在。西装是19世纪最后30年才出现在



四个新教传教士

欧洲的，是一种专属领导阶层穿着的服装，是第一种为纯粹坐着的权势领导阶层所设计的服装。西装象征着行政官员和议会的权势。这种服装是为演说或计算等活动所做的动作而设计的。这种服装不适合大幅度的动作，时常会因为穿衣者不恰当的动作而被弄乱、变丑。在20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装渐渐地被大量制作，用来回应城市和乡村的大众需求。

矛盾是明显可见的。我们可以注意到：传统农夫的工作服或正式服装是如何尊

重穿衣者的身体特性。这些服装通常是宽松的，该紧的地方才紧，好让他们能够比较自由地活动。它们和西装正好相反：西装是为坐着不动的那些人理想的身形而设计的。

然而，没有人逼农夫去买西装，而那三个要去跳舞的男人显然为自己身上所穿的西装感到骄傲。他们神气得很呢！这也正是为什么西装可以成为典型的、容易辨识的阶级霸权的象征。

（雯雯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看》一书，奥古斯特·桑德图）





尼克松保镖吃烤鸭

◎萨 苏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改变了当时的世界格局，而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他同时改变了北京烤鸭的世界地位。

尼克松访华是一件跨越太平洋的重要外交活动，他也依例带着自己的保镖团队。这批保镖，在“大王”（当时人民大会堂的王牌服务员）等服务员看来，装扮十分特别。

“他们戴着墨镜，还别着耳麦——那时候我们哪知道什么是耳麦啊，看他们就跟看外星人一样。”

这批人十分尽职，只要尼克松出现，他们便一律全神贯注，毫不懈怠。尽管在中国人眼里这种紧张显得毫无必要，但认真做事的人总是容易赢得尊重。

随后，“大王”便发现他们这份差事干得很不容易。比如，中美两国首脑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聊得十分投机，竟然谈了几个小时。这期间，美国保镖就待在会谈大厅外的过厅里，一直是一副枕戈待旦的架势，连个座位都没有。

“大王”有时也得在这儿待命，于是，和美国保镖也就咫尺之遥了。

忽然，“大王”听到一串“咕噜噜噜”的声音。开始没反应过来，瞬间之后，她才明白过来——原来“外星人”也会饿呀！

“大王”便出来和负责接待的陈主任说了这件事。陈主任想了想，说给他们弄点儿吃的吧，就给他们上烤鸭，外国人都爱吃这个。

香喷喷的烤鸭果然引起了美国人的注意。给总统当保镖的肯定没有傻子，马上就明白了中国人的善意，几个“外星人”顿时垂涎欲滴。

不过，他们没有吃，而是冲着“大王”一通比画。

原来美国人看着这一盘子烤鸭，旁边又是荷叶饼，又是葱丝，又是甜面酱的，不知道该怎么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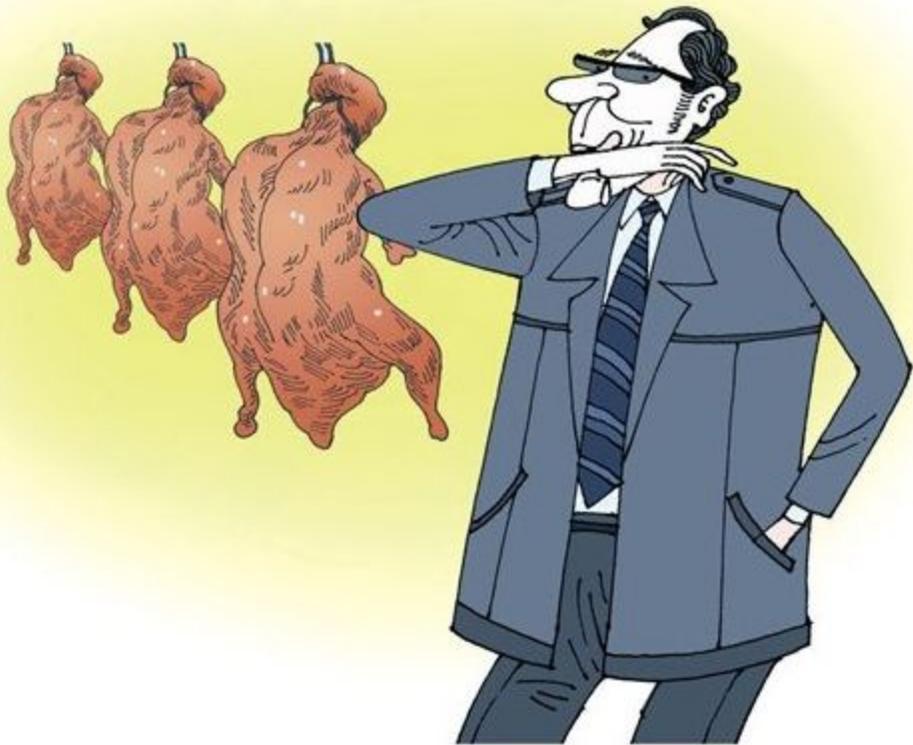
“大王”爽利地拿起一块荷叶饼，夹上烤鸭、葱丝，抹好甜面酱，灵巧地一卷，便做好了个烤鸭卷，递给靠得最近的一个“外星人”，自己再去卷第二个。别的保镖纷纷伸过手来，“大王”和其他的服务员顿时忙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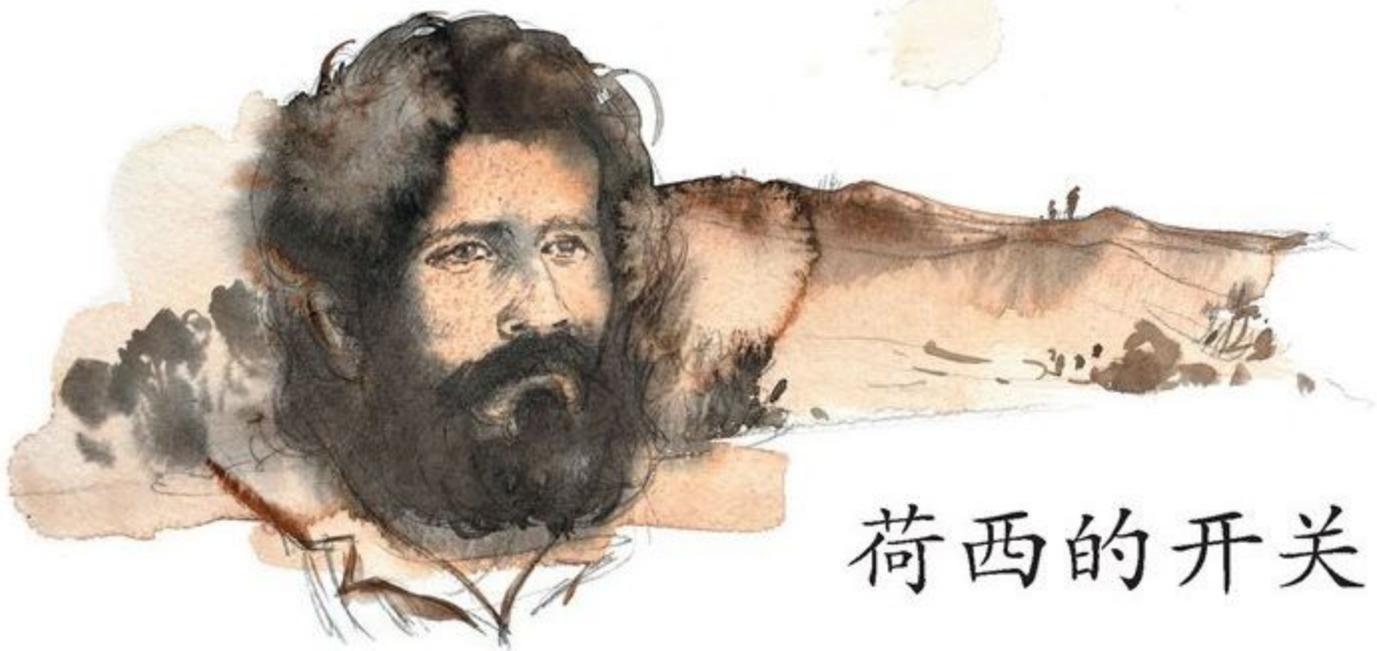
此前彼此全无了解的两群人，一下子好像拉近了距离。

然而，就在这时，忽然有人发现里面的两国领导已经站起身来，看来是要走了。这一下美国保镖们急了——尼克松如果离开，他们必须马上跟上。一个“外星人”急忙把烤鸭卷往嘴里塞，他忘记了这里面有甜面酱，一口咬下去，甜面酱喷溅出来，顿时顺着他的手腕流淌下来。

到底是给总统当保镖的，脑筋转得就是快。只见这个“外星人”把手臂往上一抬，凑到嘴边吸了两下，已经舔了个干干净净。他戴着墨镜冲“大王”露出一个阳光灿烂的笑容，掉头追着同伴和他们的总统，一转眼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内容摘自微信公众号“老萨有发现”，黎青图）





荷西的开关 ●三 毛

婚后的荷西，经常对我说的话，都是比世界上任何一本对话录还要简单百倍的。

我们甚而不常说话，只做做是非选择题，日子就圆满地过下来了。

“今天去银行了吗？”“是。”

“保险费付了吗？”“还没。”

“那件蓝衬衫是不是再穿一天？”“是。”

“明天你约了人回来吃饭？”“没有。”

“汽车的机油换了吗？”“换了。”

乍一听上去，这对夫妇一定是发生婚姻危机了——没有情趣的对话怎不令渴望爱情的心就此枯死掉？事实上，我们跟这世界上任何一对夫妇的生活没有两样，日子亦是在平凡中过下去，没有什么不幸福的事，也谈不上什么特别幸福的事。

其实上面说的完全是废话。

在这个家里，要使我的先生荷西说话或不说话，开关完全被我悄悄地握在手里。他有两个不能触到的秘密，亦是使他激动喜乐的源泉，说穿了这事还是十分普通的。

“荷西，你们服兵役时，也是一天吃三顿吗？”

只要用这么奇怪的一句问话，那人就上钩了。“姜太公”笑眯眯地坐在床边，看这条上当的“鱼”，突然眉飞色舞，口若悬河，立正，稍息，敬礼，吹号，神情恍惚，眼睛发绿。军营中的回忆使一个普通的丈夫在太太面前突然成了英雄好汉，这光辉的时刻永远不会逝去，除非做太太的听得太辛苦了，大喝一声“好啦”，这才算完。

如果下次又想逗他，使他忘形地说话，只要平平常常地再问一次：“荷西，你们服兵役时，是不是吃三顿饭？”这人又会不知不觉地跌进这个陷阱里去，一说到天亮。

军营中的生活并不算长得不能忍受，毕竟荷西只服了两年的兵役。

我对我手里的荷西的另外一个开关不敢去碰，情愿天天做是非题式的对话，也不去做“姜太公”——那条“鱼”一开口，可是三天三夜不给人安宁了。

“荷西，窗外一大群麻雀飞过。”我这话一说出口，抓锅铲的手一软，便知自己无意间触动了那个人的话匣子，要关已经来不及了。

“麻雀，有什么稀奇！我小的时候，上学路上的麦田里，成群的……我哥哥拿了弹弓去打……你不知道，其实野兔才是……那种草，发炎的伤口只要……”

“荷西，我不要再听你小时候的事情了，拜托啊！”我捂住耳朵，那人张大了嘴，笑哈哈地望着远方，根本听不见我在说话。

“后来，我爸爸说，再晚回家就要挨打了。你知道我怎么办……哈哈！我哥哥跟我……”

荷西只要跌入童年的回忆里去，就很难爬出来。只见他忽而仰天大笑，忽而手舞足蹈，忽而作势，忽而长啸。这样的儿童剧要比兵役剧还长，最后他才“啪”一下把自己丢在床上，满意地叹一口气，沉醉在那甜蜜而又带着几分怅然的情绪里。

（昂 然摘，李小光图）



生活家地板杯

全国中学生原创征文比赛

我们正处于快速变化的时代，各种神奇的事情正在发生，未来充满无限可能。生活家地板联合读者杂志社举办本次征文比赛，期待你的奇思妙想。

主办单位：读者杂志社、生活家地板
协办单位：全国大学生村官论坛执委会

一、活动对象

全国各地中学、职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及各类青少年文学社团

二、征集时间

2017年4月18日—2017年5月15日

三、作品要求

主题一：神奇的……

(请将题目补充完整后创作)

主题二：未来的家

(围绕主题创作，标题可自拟)

基本要求：

1. 从上述主题中挑选一个创作，立意自定。
2. 字数不少于800字(诗歌除外)，文体不限。
3. 不得抄袭、套作。
4. 在文末注明学校、班级、姓名、联系方式、指导老师、指导老师联系方式。

四、参赛办法

1. 组队。由学校、学生社团组织参赛。

2. 投稿。参赛单位筛选出符合要求的优秀作品，填写登记表(表格请于大赛官方网站<http://www.elegantliving.cn/2017dushu>下载)，将登记表和作品投递给组委会。

(1) 电子投稿

使用Word文档，稿件发送至：lzyz_dz@sina.com；邮件主题请以“生活家地板杯征文—高中组/初中组—学校名称”命名。

(2) 纸质稿件

使用常规学生作文纸，寄往：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读者》888信箱，负责人(收)，邮编：730030。请于邮件封面注明“生活家地板杯征文—高中组/初中组—学校名称”。

3. 投稿咨询：朱女士，0931-8410920；活动咨询：田女士，0760-88482388转8822。

五、奖项设置

大赛设有优秀作品奖、教师指导奖、团队组织奖等上百个奖项。获奖者有机会获得千元奖金，部分获奖作品还将被刊登在《读者》杂志上。添加生活家地板官方微信公众号(ID: [Elegant_living](https://www.elegantliving.cn/2017dushu))或登录大赛官方平台(<http://www.elegantliving.cn/2017dushu>)了解详情。

《读者》30年精装合订本 岁月沉淀下的传奇

读者杂志社在创刊30周年之际，隆重推出30周年《读者》合订本，为30年《读者》所有已出版杂志的合集。合订本包含了从1981年到2010年的杂志共40册，精装豪华印刷，设计典雅美观，全套定价2000元。特贴心附赠收藏证书，有专用编

号，具备超强的升值空间。是犒赏自己的不二选择，也是走访亲友的绝好礼品。

邮购发行联系：020-85614309/85614308

汇款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府路237号华建大厦C栋601室

联系人：钟洁纯
邮政编码：510630
户名：广州天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公司账号：4400 1580 5190 5250 0359
开户行：建设银行广州天府路支行



“《读者》光明行动”(47)

——用心看世界，用爱传光明

春暖花开，万物欣欣向荣。“《读者》光明行动”三方代表——北京光彩明天儿童眼科医院董事长冯丹葵、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理事长王林、读者杂志社社长富康年齐聚北京，就2017年度项目行动计划进行商议，达成共识：新的一年，“《读者》光明行动”将继续在全国老少边穷地区展开义诊工作，加大对贫困家庭弱视儿童的救助力度；进一步规范运作流程，加强项目执行透明度；开拓公益新形式，加强与NGO组织、志愿者平台的合作；拓展宣传渠道，在全社会普及爱眼护目知识，让更多的人了解弱视、关心弱视儿童。

11岁的尼玛多杰来自青海玉树，是个身板结实、活泼好动的藏族男孩儿。小多杰很喜欢踢足球，但因为患有弱视（双眼矫正视力仅为0.4），看不清足球的具体位置，害怕影响队友，所以他大多数时候都

只能蹲在场边羡慕地看着其他小朋友踢球。小多杰家有4口人，妹妹年纪还小，需要妈妈专门照料，全家每月靠着爸爸



申请书

中华儿慈会：
我叫尼玛多杰，我在西藏小上五年级（11岁），由于本人患有眼疾，需要手术治疗，手术费用极其昂贵，因家庭的经济状况很差，家有四口人，妹妹还小需要一人专门照顾，全家的经济来源全靠爸爸一起得空就打工挣钱，由于爸爸没有上过学，没有文化，打工的工资也特别少，每月只有1000多元，现在又患了眼疾。
家里人已经尽了很大的希望在学业上，令我既骄傲又惭愧的只有成绩不好，辜负家人的期望。年纪小小的我，为的想为家人减轻负担，但眼睛不好使眼力越来越差，看不清东西，学习成绩也越来越差，眼疾的烦恼，困扰着我的生活。因此知道我们国家经济不好，家里人很不得把一分钱都反哺回来。
现在中华儿慈会，对我发起了救助申请，所以我想求助中华儿慈会领导，帮助我早日治好眼疾，少给家里添一块钱的负担，我心里也好受些。为此，我恳求领导能给我一个孩子的帮助。

尼玛多杰

尼玛多杰和他的求助信

打工挣来的1000多元钱生活。懂事的小多杰知道家里拮据，除了学习，在吃穿用度上从不和同学比。2016年9月，得知一位同样患有弱视的同学因为“《读者》光明行动”的救助而视力康复后，小多杰给项目组写来一封求助信，希望得到帮助。信中的字句让人心疼：“真的想为家人做些什么……哪怕是少让我从家里要一块钱，少给家里添一块钱的负担，我心里也好受些……”项目组向当地民政部门核实情况后，小多杰被纳入免费救助范围，并被及时安排入院接受治疗。新学期开始，双眼矫正视力达到0.9的小多杰回到了家乡，和小伙伴一起奔跑、踢球已不再是遥远的梦想。祝愿站在新起点的小多杰天天开心，快乐成长！

微信“扫一扫”，参与公益，帮助弱视患儿靠近光明。



银行汇款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西翠路支行
户名：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账号：320756027856

邮局汇款

单位名称：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彰化路9号中扶国际4层
邮政编码：100097

在线捐款

请登录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官网 www.ccafc.org.cn，进入“捐赠通道”，选择“《读者》光明行动”项目进行捐款。

- (1) 使用网上银行在线捐赠
- (2) 使用支付宝在线捐赠
- (3) 使用财付通在线捐赠

（捐款时请务必于附言栏内注明“《读者》光明行动”；如需捐款发票，请留下详细通信地址）



黎明

海子

我把天空和大地打扫乾..淨..
歸還給一個陌不相識的人
我寂寞地等，我陰沉地等
二月的雪，二月的雨

泉水白..流淌
花朵為誰開放
永遠是這樣美麗負傷的麥子
吐著芳香，站在山岡上

荒涼大地承受著荒涼天空的雷霆
聖書上卷是示的翅膀，無比明亮
有時像一個陰沉..的今天
聖書下卷肮臟而歡樂
當然也是我受傷的翅膀
荒涼大地承受著更加荒涼的天空

我空蕩..的大地和天空
是上卷和下卷合成一本
的聖書，是我重又劈開的肢體
流著雨雪，淚水在二月

富康年 抄



诗帖

【编者按】诗，可诵可唱可读，抄诗也是许多人的爱好。从2017年第一期开始，我们推出这档新设的栏目「诗帖」，每期精选一至二首佳作由作家、文化名人、读者或编者手抄刊载，这栏目不是书法展览，但字须能看得过去。你知道的，最重要的是参与和互动。如果你有兴趣并乐意参与，我们将非常欢迎。将抄诗样照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即可（具体办法参见《读者》微信）。本期由我刊总编辑富康年抄写。